

MAY 2 1941



鋪 仁 文 元

集 士 著

贈 閱

第 七 輯



中 華 民 國 三 十 三 年 四 月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輔仁文苑編輯委員會

民國三十年春學期

趙宗濂（主席）

王金聲（秘書）

朱瑾章（文學理論及批評編輯）

李景慈（詩歌散文戲劇編

張秀亞（小說編輯）

徐荷卿（翻譯編輯）

英孟昭（翻譯編輯）

一九四一年輔仁文苑叢書

查顯琳詩集

上元月

現已出版

精裝三元五角 平裝二元

本書因為裝訂排版力求精美，所以到現在才出版。這集子是用一百二十磅厚白書圖紙洋裝而成，封面燙金，並加有瑰麗圖案書皮。茲為便於讀者收藏遞寄起見，另外附帶封套一個。雖處於印刷紙張昂貴的今日，作者本諸不想賺錢之宗旨；使得這集，「上元月」，質和量的方面皆盡美盡善，至於其中的「詩」若何，也無需乎來虛誇，讀過的人是自然可以給他一個更公正的批評的。

印書無多，購者從速！



輔仁文苑第七輯內容

中華民國三十年四月

論

託爾斯泰及其作品 (A. Jandele 作) 李霽野譯 (一)

戲劇藝術漫談 郭麟閣 (五)

「不應該那麼寫」 蕭人 (一五)

文

「雜牌子曲」的研究 王虹 (四五)

歌德在意大利 (Herman Grimm 作) 張麗錦譯 (三四)

小

雨的燈 李道靜 (八)

小琪安 舒申 (二〇)

父親的太息 劉德毅 (五四)

北國之春 甯懿莊 (六六)

煉 李弢 (七二)

聖灰日 唐貴珍 (九六)

尋母記 (中篇續載) 白峯 (八三)

戲言 (契霍夫作) 施岑譯 (六三)

說

念亡兒長佑 楊善荃 (七)

深院 石雨 (三一)

街頭人 張介人 (一四)

戶晝 沈寶基 (九三)

初雪 張之潤 (五三)

火與光 管士濱 (七一)

塔 聞青 (九五)

歸來 江楠 (六〇)

詩

「椰子集」序 凌叔華 (四)

花環 張秀亞 (一二)

陵及其他 秦佩珩 (四三)

追逐時光的老人 公孫熾 (六一)

春之安琪的尋覓 貝淳 (七〇)

記一個人 陸人 (九〇)

塞北春 張弓 (九四)

殘酷的年紀 (林達作) 何漫譯 (一七)

(散)

(文)

輔仁文苑第三輯要目

二十九年三月二十日出版 每册定價四角

論	寫為都德誕生百年紀念	羅麟閣
文	小說中人物表現的問題	楊丙辰
	赫貝爾文藝日記摘譯(二)	郭麟閣
	關於文學批評	郭麟閣
	彌格安琪樂	孫承祿
	詞譜(二)	葉德祿
	宋刊本魏了翁周易集義跋	
戲劇特輯	現階段的中國劇運	試小
	戲劇之現實性問題	林禹
	古城之冬(三幕劇)	林禹
	末路(獨幕劇)	張真
小說	「原野」的故事和人物(劇評)	阿英
	夢之花	張秀亞
	河蘭	趙宗濂
	懺悔	白啓運
	四絃琴(柴霍夫作)	何漫
	孫百戶先生的宮殿(續完)	白啓運
詩	野行及其它	李顯
	與老樹語	石顯
	遐想	張介人
	狼之死(維尼作)	王蘭馥
散文·隨筆	俄	蕭佩
	水陰小記	李道靜
	春機(露加斯作)	吳興華
	危險看相(續完)	袁問樸

輔仁文苑第四輯要目

二十九年六月出版 每册定價四角

詩境與禪機	劉佩章	
幾則有關吳梅村詩的補說	莫問	
赫貝爾文藝日記摘譯(三)	楊丙辰	
悲劇與喜劇的精神	郭麟閣	
小說	夫妻倆	張真
	瘋姑娘	趙宗濂
	三天的風(美國海敏威作)	吳奎齡
	關入者(比·梅特林克作)	吳興華
散文	山鬼	石雨
	鄉戀的追錄	公孫燕
	由吃穿說到住	蕭人
	散文詩	張秀亞
	落雨篇	林榕
	論門(美國莫萊作)	何漫
詩	自壽詩(英M.S. Lander作)	李露野
	果樹園	黃雨
	大學生的房間	沈寶基
	青青	查顯琳
	林中(長詩)	李韻如

輔仁文苑第五輯內容

二十九年十一月 每册三角五分

亞里士多德論悲劇	范傳章
文學發生的多元論	郭麟閣
赫貝爾文藝日記摘譯	楊丙辰
「戰爭與和平」英譯註爾	李露野
斯泰誕生百年紀念本引言	蕭人
由「重振雜文」說起	左金
路	白峯
母與子	張秀亞
白鳥的歸來	王蘭馥
老夫妻(法國都德作)	林榕
他怎樣對她的丈夫說謊的(蕭伯納作)	李曼茵
故土集	張介人
夜行	趙宗濂
古宮	趙宗濂
鏡	查顯琳
九十日自擇二章	吳興華
而在那高懸的園中(Conrad Aiken作)	秦佩珩
山中雜記	聞國新
一雁	南星
不許穿行(美國格累生作)	何漫
旅伴(A.G. Gardner作)	陳彤
「主婦集」裏的「貴生」和「王謝子弟」	衛甯
讀「在草原上」	

輔仁文苑第六輯要目

三十年一月出版 每册三角五分

論	從詩境的領會說到船山詩譯及其他	劉麟閣
文	文藝中的理想與寫實	郭麟閣
	詞藻(續)	孫承祿
	詩與自然	李露野
	由柴霍甫誕生八十年代年終說起	趙宗濂
	又是敘事詩的問題	蕭人
小說	恢復自由的囚犯	大果
	二酒店	法國都德作
	冬青樹	王蘭馥
	尋蹤日記(中篇連載)	白峯
	施診日記	劉植
	山洪	張華
詩	瑞的故事	張華
歌	失落	李星
	罪惡	張秀亞
	水上琴聲	張介人
	晚步	藍沙
	秋雨篇(外一章)	張潤
	電影院中	沈寶基
	落桃花	查顯琳
	煙捲和爆竹	管士
散文	談睡眠	何漫
	草原之夜	曹原

託爾斯泰及其作品

Aylmer Maude 著
李霽野 譯

他是一個這樣多方面的人：

他似乎不是一個人，却是全人類的精華。

——德萊登 (Dryden)。

第一章 綠棒

託爾斯泰伯爵于一八二八年八月二十八日，在莫斯科南一百三十英里，祖傳的田莊亞斯那波里亞那降生。他一歲半的時候喪母，不滿九歲時父親也去世了。他在早年生活中，從一位遠門的親戚得到主要的指導，他稱這位遠親達提安那「姑姑」。她對於他的愛很影響他的品格，託爾斯泰也是極愛她的。在四兄弟中他最年青，他的長兄尼古拉對於他的影響是又深又久。關於這位哥哥，託爾斯泰告訴我們說：「他是一個了不得的孩子，以後是一個了不得的人。他有這樣的想像力：他能一連幾點鐘不斷，敘述拉得克里福夫人作品那類的開心的故事，鬼的故事，或童話，說時一停不停，而且十分活現，使人都忘去這全是空想出來的了。……在他不敘述故事或讀書的時候（他讀得很多），他常常畫畫。他所畫的差不多總是長着角，扯着胡鬚的魔鬼，用各種最有變化姿態彼此糾纏在一起，並作着種種頂不相同的事。這些畫也是充滿想像的。」

「也就是他，在我五歲，我的哥哥得米特里六歲，塞爾該七歲的時候，向我們聲稱他有一個秘訣，若是發表出來，

可以使一切人幸福：不會再有疾病，苦惱，沒有人會生別人的氣，一切人都會彼此相愛，都會變成「蟻兄弟」。（註一）……我們甚至還組織了一種「蟻兄弟」的遊戲：我們坐在椅子下面，用盒子作屏障，用手帕遮掩起自己來，這樣蹲伏在黑暗中的時候，我們彼此緊緊擠在一塊。……蟻兄弟的事顯示給我們了，但是主要的秘訣——使一切人不再遭受任何不幸，不再爭吵生氣，並變成永遠幸福的方法——他却並沒有洩露。他說他將這秘訣寫在一個綠棒上面，埋在山谷邊的道路旁了，因為我的屍身總要埋葬，為紀念尼古蘭加（註二），我請求死時就將我埋在這個地方。在這個綠棒旁邊，還有一座凡發羅諾夫山，他說若是我們履行一切言定的條件，他可以領我們上去。這些條件是：第一，站在一個角落，不要想到白熊，我記得我常常到一個角落去，極力不想到一隻白熊。可是怎麼樣也辦不到。第二個條件是順着地板之間的一條裂縫行走，不要搖動；第三個條件是整年不要見到一隻野兔，無論是活的，死的，或烹調過的；並且還要立誓不將這些秘密向任何人洩露。實行了這些條件，和尼古蘭加以後要說的更難的條件的人，無論他有一種什麼願望，都可以實現。」

「我現在猜想，尼古蘭加大概讀到過，或聽人說過互濟會——他們求人類幸福的志望，和入會時的神秘儀式；關於莫拉文會（註一）的事，他大概也聽說過。」

七十七年後託爾斯泰逝世的時候，他果真就被葬在假設埋藏着「綠棒」的地方，而且這個綠棒的紀念，可以作爲了解他的全部事業，全部著作，他的一切希望，志願，和努力的最好線索。

這個綠棒還沒有被發現；託爾斯泰要發現這個偉大祕訣的努力雖然熱烈，真誠，堅決，他並沒有完全成功，而且我們從他的著作中所以學得的東西雖然很多，也還需要許多受同樣精神鼓勵的繼起者努力，然後我們纔能够「不再遭受任何不幸，不再爭吵生氣，並變成永遠幸福。」

第二章 從軍生活。——最初的故事。

薩瓦斯甸坡。——和平的原則。

託爾斯泰和他的哥哥們到加然大學去，但是他沒有得學位便離開了。回到亞斯那波里亞那，他努力要改良他的農奴的情況，不過沒有什麼成功——因爲像當時一切俄國的地主一樣，他直到一八六一年都是農奴的主人。可是他結交了壞朋友，並因要紙牌負了債，使他受了好幾年經濟的窘迫。要擺脫他的這些相識和毀壞着他的生活，他便于一八五一年四月隨長兄尼古拉到高加索去，尼古拉正在那里的駐軍中作軍官。在那里託爾斯泰也被勸入了伍，但是因爲他沒有預備種種必要的公事文件，他不得不先作二年學兵，在一八五三年才作了砲隊的軍官——這也就是克里米戰爭發生的一年。他於是請求調到前線去，先參加西里斯特里之圍，以後又參加薩瓦斯甸坡之防守，在這裡他有一時駐紮在第四砲堡，在全防線中這是最南和最危險的地方。

我們的砲隊若是比當時稍精，那便不僅危及他的生命，

並且在他更大的著作寫成之前，一定會將他打死了。不過他已經發表了「童年」，「少年」和一篇描寫高加索戰事的很好的速寫「侵掠」。「童年，少年，青年時代」顯示出他的天才，並引起先進的作家屠格涅夫和朶斯爲夫司基很加賞識的注意。一部小說的興趣不在所發生的事實，却在其中的人物爲什麼那樣作，在當時是一件出常的事。我們現在已經習以爲常的心理的小說，幾乎可以說是從「童年，少年，青年時代」開始——託爾斯泰在書中應用他自己和朋友遊伴的早年經驗及印象，他活現的描寫出來他自己和他們的心是怎樣的活動。「童年，少年，青年時代」彷彿是新舊兩派小說之間的分水界。我們現在還有偵探小說，聾人聽聞的小說，和冒險小說，其中的人物都是刻板的，興趣全在所發生的事情；但是現今就連閱讀這樣小說的人，也有許多覺得所讀的書人物既不生長，也無法從內心去窺看他們，有些不好意思。對於鄭重其事的讀者，心理的小說現在佔小說的最高地位，所以有這種情形，大半是託爾斯泰的影響。

不過明明確確使他被人承認爲當時俄國大作家之一的，却是他在圍攻時所寫的幾篇「薩瓦斯甸坡」速寫。拋開文學的特色不說，這些故事也是值得注意的。和一向的情形一樣，託爾斯泰在這些小說中顯明出他關切農民和普通的兵士——受踢最多，受酬最少的人。他銳敏的意識到他自己和他那個

註一：在俄文「蟻」爲muravey，音與Moravia相近

，因此託爾斯泰推想幼時長兄所謂的「蟻兄弟」和莫哈文會（Moravian Brothers）有關係。莫拉文會爲約翰拉斯（John Huss）的信徒所創的一個基督教派別。（譯者）

註二：尼古蘭加爲尼古拉之親暱稱呼。（譯者）

階級的人所享受的特權和優越，這和作着報酬很少的粗工，供給他和同輩們舒服的人所受的艱苦，正成反照。我們都熟悉一種人，他們無論生產與否，總過着舒適的生活，却覺得沒有得到適當的酬報。要找到一個著名的人，覺得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比自己得報酬少的人供給，他的工作却比這些人所要作的工作輕鬆，是不公平的事，可以說是充分的例外。

有一個故事說到在忒拉發加的一個水兵，他在戰事剛要開始之前跪下了。他的軍官叫道：「到你的礮跟前去罷！我們就要開始作戰了！」「是，是，是，長官，」水兵回答說，「我只是在向上帝祈禱，將礮彈像獎金一樣，十分之一送給兵士，其餘的送給軍官。」在普通兵士容易這樣覺得，但在軍官却是例外。

在圍攻開始，託爾斯泰寫「十二月的薩瓦斯甸坡」時（時爲一八五三年），他是一個二十五歲，滿腔愛國熱忱，熱望祖國勝利的軍官，但是就在這一篇速寫中，他也將事情照實描寫。他的觀察的銳敏和描寫的忠實是驚人的，即使在他的同情有偏私的時候，他的觀察和描寫也使他的寫照近乎實情。

這篇速寫引起了剛登位的亞歷山大第二注意。他歡喜這篇文章，叫給翻成法文，並且傳說還下了命令，「留心那個青年人的生命」，這或者是託爾斯泰被從危險的第四碉堡，調到一個比較安全的地點的原因。（註一）

對於一個昇級很慢，被債務所累，懷着野心的青年軍官，沙皇的讚許是很關重要的事。只消維持沙皇的寵悅，便可得到保護和提拔；但是「綠棒」却證明出是一種阻礙：使

託爾斯泰不能在軍隊中高陞。在他寫第二篇速寫，「五月的薩瓦斯甸坡」時，他已經明白了戰爭的恐怖，並有勇氣用空前的方式說出來，這爲以後描寫戰爭的書開闢一條道路，指示戰爭不是英雄的，美麗的冒險，却是人類所憎惡的野蠻行爲。作這件事費託爾斯泰很大的努力。他親自告訴我，他當時沒有能將心裏的話完全說出。可是他已經努力將隱藏戰爭恐怖的幕從人們的眼前扯下，並且促進了戰爭將要停止的時間。「綠棒」的幻想鼓起他的勇氣作這樣的工作。

他用這樣的話結束他的「五月的薩瓦斯甸坡」：「我的故事中的英雄是真理——我用全靈魂的力量愛他，我盡力描寫他的全部美麗，他在過去，現在，和將來，都是美麗的。」三十五年後，他更明確，更直接的責難戰爭，和醞釀戰爭的政府，在他爲別人的「薩瓦斯甸坡回憶」所寫的序文中，他特別如此。……託爾斯泰在這篇序中說：

「戰爭！有受傷，流血，和死亡，戰爭是多麼可怕呀，一般人常說。「我們必須組織一個紅十字會，減輕受傷，苦楚，和死亡的痛苦。」但是戰爭中真正可怕的並不是受傷，苦楚，和死亡。一向總是受苦死亡的人類，這時應該慣于苦楚和死亡，不應爲牠們恐懼了。沒有戰爭，人們也因為荒年，水災，和瘟疫而死亡。可怕的並不是苦楚和死亡，却是那允許人將苦楚和死亡加到人身上的東西。」

「我們最急于要減少的，不是人身體的死亡，殘傷，和苦楚，却是他的靈魂的死亡和殘傷。不需要紅十字，却需要簡單的基督的十字來摧毀虛謊和欺騙。……」

「在我正要寫完這篇序的時候，一個陸軍大學的學生來看我。他告訴我，他被宗教的懷疑所苦惱。他讀過朶斯妥

夫司基的「宗教裁判者」，苦于不知道耶穌爲什麼宣傳一種那樣難以實行之學說。他沒有讀過我的著作。我謹慎的向他說到怎樣去讀「福音」，以便在其中找到對於人生問題的回答。他聽着，並且表示同意了。在我們談話要終了的時候，我提起酒來，並勸他莫要喝。他回答說：「但是在軍中有時是必需的。」我以爲他的意思是說對於健康和力量必需，便想用從經驗和科學得來的證明，勝利的將他說倒，但是他繼續說：「例如在角克特泊，斯科必列夫必須要屠殺居民的時候，兵士們不願意作，但是他却給他們酒喝，以後……」戰爭的恐怖便全在這里了——在這個臉面年青，眼睛天真，穿着擦得乾乾淨淨的皮靴，懷着這樣背謬的人生觀念的少年身上，具有全部戰爭的恐怖。

「這是真正的戰爭的恐怖！」

「他說的話裏所充滿的創傷——這是整個教育制度的結果——有多少紅十字會的工作人員纔能醫治呢？」

在最後二十年的生活中，託爾斯泰仍然堅持着反戰的努力，並對這問題寫了很多的文章。「基督教與愛國思想」是他最好的和平論文之一。……

註：原作者在所著「託爾斯泰傳」中，關於這件事有點更正。他說託爾斯泰被調動到別處是在五月十五日，那篇速寫却在「現代」六月號才登出來，所以調動是否出于亞歷山大第二的意思，是可疑的。不過亞歷山大第二受這篇文章感動，叫人譯成法文，却是事實。（譯者）

椰子集序

凌叔華

去年秋天，由一個朋友的介紹，我第一次遇到秦佩珩君。我記得我第一句同他說的話：「我總覺得我新近看到的文章都顯得不大吉利，好像家裏死了親人一樣喪氣。」

他也許明白我是指的誰的作品，苦笑一下，問我看的那一篇。我說例如「哀思樹」之類。他又苦笑一下。

以後我與佩珩君曾深談過幾次，每當談話時，我就覺出他仍舊保持山東人可愛的率直與坦白性氣，同時却也驚訝他文章深深透了晦澀與黯淡的色澤。讀椰子集中最美的描寫，往往令人聯想到杜甫使人悽惻的詩句。

在椰子集中，我記得讀到「秋谷笛韻」中亡靈一段我忍不住下淚了：「唉，那是一個夢呵，光陰帶來了悲哀。換來了那一堆堆用紙紮成的金山銀山。天氣像火山噴着熱焰，但孝子却要打扮得齊整跪在靈傍。穿着麻衣接待往來的客人。」

這描寫是一面多麼悽慘的鏡子！鏡子背後，有多少人嗚咽着，憤恨着，咒詛着這不可抵抗的命運！唉，這年月有多少人沒有扮過這可憐可哀的孝子呢？

擦乾淚眼之後，我忽然想起哥德的四行名詩來，意思是誰要是不會和眼淚吞咽過他的飯食，誰要是不會在半夜裏起坐無端的啜泣，他便不會知道過上帝無上的權威。佩珩君想也念過這幾行詩句吧？你知道這一本薄薄的集子，該是你生活中最重要的一段痕跡這也就是你認識上帝無上權威的一些記錄呵。

末了我要借書中東普伯伯的話來安慰佩珩君：「真理是不會死去的。夢終有相逢的一日。」我們有時看見生命與自然會和解下去，但是真理是不會與任何東西和解的。因爲真理是不會死的，不是嗎？

三十年三月。
編者按：「椰子集」爲秦佩珩君所作散文集，即將由作者出版。

戲劇藝術漫談

郭麟閣

戲劇是文藝中最後發生的形式。人類先有抒情詩，後敘事詩，最後才有戲劇，所以戲劇是最進步而最難的藝術，戲劇最重要的是表現衝突；無衝突便無戲劇，次要的是要表現滑稽；無滑稽，則全劇必索然乏味，「說文」戲字下云：「三軍之偏也。一曰兵也。」譚字下云「戲也。」「太平御覽」引說文云：「戲相弄也。」案三軍之偏猶為偏軍，大概就是後世所說的奇兵，蓋所以弄敵，引中有相弄之意。劇字說文所無，「玉篇」云「甚也。」則字宜作康說文康字下云：「鬥相執不解也，相執不解故為甚矣。」所以戲劇按字源所示，就含有戲謔衝突的意思，法國批評家布呂乃基耶(Brunetiere)也主張戲劇的本質是表示人間意志的活動；與鬥爭，是人對命運，禍福，環境，自己，同類，因了障礙而起的鬥爭，美國現代批評家韓美爾敦(Hamilton)根據布氏的意思更具體地說道：「戲劇由是演員在舞台上，以客觀的動作，以情感而非理智的力量，當着觀眾，來表現一段人與人間的意志衝突。」所以一個劇本表現衝突愈多，愈能引起觀眾的興趣，劇本也愈成功，法國古典主義戲劇到今日尚受人熱烈歡迎者，就是這個原因。

現在再談談劇本的結構，一個劇本的結構和其它文藝作品一樣，在抽象方面，不消說它難免不表現一點思想。不論是積極的，或消極的，巴萊斯(Barris)說得好：「在文學與思想最高生活中是沒有隔壁的，一個有力的作家，常是不

有覺的與某種主義合作，幫助建設一種人生觀，總之，他在作哲學家的工作」是的，一個作家總有他的人生觀，和宇宙觀，雖然當他寫作的時候，並不存心給某種思想作宣傳，但是不知不覺地它們總會在作者筆尖下流露出來，這不僅無害於作品，並且有時因為內容充實，它的價值反而更高，也是數見不鮮的。

在具體方面，一個劇本應該有整個的統一性，開場，敘述，風波，頂點，收場，彼此間的關係須得自然而緊嚴，這是外在的統一。人物個性的演變，劇情的進展，應當如行雲流水，這是內在的統一。要曉得一個劇本所演的故事是人生的斷片；所有人物不是像「跛鬼」(Diable Boiteux)中的人物，事情是應當有首有尾，源源地寫來；人物是當提及及歷履出處的；因為當我們觀劇時，對於一個突如其來的人物，不會發生興趣的。

開場敘述，應當把所有的角色詳細地介紹：舉凡他們的身世，性格，地方，時間，都不應該疏忽的。然後，再將他們彼此間相互的關係，說出來，或暗示出來，使觀眾明了你下邊要說些什麼。觀眾明了之後，自然會發生興趣，迫不及待地往下去看個究竟。因此一個劇本的開端貴在明晰清楚，拉辛的「阿達麗」(Athalie)是最完善的代表，在第一場裏，作者介紹全劇事件開展所在地方：「是的，我來到他的教堂裏來崇拜上帝。」時間：「黎明之光已經照白了教堂之頂。

「跟着拉辛介紹人物的性格：若娃德(Joad)是信仰堅強的教徒：『親愛的阿布乃，我認識上帝，我是沒有恐懼的——不積極的信心，能算得誠懇的信心嗎？』阿布乃(Abner)人倒是誠實，對宗教尚熱心，惟性格懦弱，優柔寡斷，美麗的喇達麗心懷叵測，兩日以來『好像沉浸在苦悶中』馬當(Mathari)婀娜的心腹，慫恿她為非的惡人：『比婀娜麗更壞，時刻地包圍她，』由這樣的開場介紹，以下要發生的事變，便會在意想中不致使我們驚訝了。

中間描寫事蹟之開展，要波瀾壯闊，變化無窮，重要事件之外，穿插若干小事件，來烘托重要事件，幫助它開展，一直達於最高點。這些小事件好像大海中碎銀般的浪花，分開看，閃爍發光，並無何等力量；可是這些浪花，漸漸結合起來，剎那間就會變成驚濤駭浪，洶湧澎湃，力量可以沉巨舟。因此劇本中小事件的描寫是非常重要的。

結局是全劇人物最後的歸宿，是劇情演化最終的階段。結局要自然，要很合邏輯地從事件或人物本身推演而來，萬不可假藉新的事件和新的人物來完成收場。中國舊劇往往在結局時，引進神仙來，實在是很不自然的。上面引過的拉辛對結局也說過有名的話：『悲劇是完整事件之模擬，這事件是由許多人物來助成的。如果我們不曉得這些人物最後的情況，那末這事件就不能算完結。』萬散教士(Abbé Vince)也有相似的主張：『結局應當從劇本裏引出來，不是由那些與劇情無關的人物或事件引出來的。』

大仲馬有一天同他兒子小仲馬談論寫劇，說過下列的話：『第一幕長一點，清楚一點；第二幕發展第一幕所說的；第三幕結束起來，但是處處要有聯絡，處處要有趣味與餘味

。』這話可以說道破戲劇結構之秘訣，若非對此種藝術有豐富經驗者，曷克臻此！

幕：是用來劃分一個劇本的，它對於觀眾，非常方便而需要的。普通戲劇分獨幕，兩幕，三幕，和五幕數種；尤以五幕劇普遍流行。往上追溯，在希臘亞歷山大時代，就有五幕劇；到了拉丁詩人荷拉斯(Horace)時代，用五幕寫劇，差不多視為定律。這個傳統到了法國古典派戲劇時代越發視為金科玉律了。浪漫派代興這個傳統勢力漸漸陵替。到了現代，寫劇更不必拘泥於舊法了。

開幕：是指一幕演畢，台幕落下，讓人休息的時間。古代希臘劇裏，在休息的時間，由歌隊奏樂。今日除了在電影場偶爾還保持此習慣外，在戲院裏是不易看到的，開幕的用在休息觀眾疲倦的腦筋和身體；可是在法國古典劇裏，有些劇本却利用此時，繼續劇情煩瑣的表演，譬如「昂來馬格」(Andromaque)在第三幕完結休息時間，女主人翁昂來馬格，在幕後仍繼續演着。她到丈夫的墳上哭奠，回來便答應卑呂斯之請求，允許嫁給他。這兩場：上墳，婚約，都是在台後抽象地作了，等到第四幕開場，却由人物撮要的向觀眾交代明白，這個方法可以免除許多瑣碎枝節表演，不致浪費許多有用時間。中國舊劇採用這暗示象徵的表演地方甚多。

對話要鋒利流暢，恰合人物身分和知識。關於這一點，我不願再說什麼，我要說的是獨白。本來獨白它自身是不大戲劇的；而且一個人高聲自言自語，似乎不大近情理，所以寫劇時最好少用。不過，有時當人物處在緊急關頭。發現內心有兩個不同的情感相衝突，自己遲疑不決，進退維谷的時候，最好利用自白把內心赤裸裸的描摹出來，使觀眾明白人

物內在的變化，這是最好的心理分析。法國古典劇作家描寫人物心理衝突時最喜歡用這個方法，例如郭乃依（Cornille）的「熙德」（Cid）便是最好的例子。熙德是西班牙一青年武士，英勇多情，愛少女施曼娜，施乃伯爵高爾瑪的女兒，豐姿娟秀聰慧知禮。二人行將結婚，忽然一個意外事件，使他們的愛情起了風波，熙德老父傑克君被王封為太子少保，高甚為嫉妬。二人下朝相遇，言語失和，高盛怒之下，給老傑克一嘴巴。這個凌辱太大了，除了用血洗刷外，是沒有法子的。但傑年邁蒼蒼，徒喚奈何。遇熙德後，遂把此事告知他並激勵他立刻復仇。熙德聞此言，魂魄欲裂，遂失聲自言道：「直刺我的心底，這意外的致人死命的打擊……眼看着我的愛情就要得報償了，上帝呀！異常的苦痛！在這侮辱裏，我的父親是受侮辱的，而侮辱者偏又是施曼娜的父親……我復仇引起她的怒同恨；我不復仇便引起她的輕視。」他內心感到嚴重的衝突：一方面榮譽，迫使他去報仇，他方面愛情却來阻止他；他又深知復仇傷了施，不復仇，又引起她的輕視，他們的愛終難成功，他也決活不了。這樣還不如堂堂去復仇：「算了罷，我的靈魂哪！既然該死，至少死得不要侮辱了施曼娜。」因此他才去復仇。

以上是我讀法國古典派戲劇時所得的一點體驗，拉雜地寫出來，無以名之，姑名之曰戲劇藝術。實在說來有點不倫，難免誇大的嫌疑。不過我並沒敢存什末奢望：我不希望作劇者去注意，更不希望作劇者去效法。我之所以把它寫出來，不過滿足我內心需要而已。

念亡兒長佑

楊善荃

我怎能忘記呢！

河套汨汨的水溜常在心上嗚咽。

我怎能忘記呢？

眼前常飄浮着大青山上的寒雲。

記得最後一天你我在黃河岸上留連。

「累了歇歇吧，乖！」

「不，我要跟你多走會兒。」你凝望着落莫的天邊，

低微的語聲掩不住童稚的辛酸。

事隔七年

我常在街頭上淺巡，

躲那渺渺漂來的嗚咽，

我的心，遠峰上的寂寂孤雲。

雨的燈

李道靜

船靠西門大塘時，天剛發曉，灰空下已經淅淅瀝瀝地落起冷雨來。從大塘起，緊接襄柳長堤一直向城門洞那邊伸展去的大街上，除了幾家專賣消夜早點的飲食店外，全都還把鋪板關得緊緊的。由船上望去，就只見到兩排烏黝黝的屋簷，和屋簷下一串迷蒙斷續的滴溜。近大塘小河港灣裏蟻聚著的烏蓬船上已經有炊烟從一些蓬裏冒出，冷雨敲烟，眼前山水乃愈顯沉悶了。有包藍布頭穿藍布棉襖的年輕姑娘在船頭澆米，雨點灑到身上來，一點都不在乎的樣子，一直到把米淘完，才慢慢鑽回艙裏去。更有那些勤快些的撐船大姐，看米已經放在鍋裏，便讓它慢慢煮着，把船撐向桃花巷林家屯那邊去作趕早的生意了。船划走後，水面乃頓顯寬闊，雨點落在明亮的河心裏，組織成一簇簇美麗的小珠璣。

剛才靠塘的那隻大烏蓬船，昨天傍晚時從晉陽拔錨，整整在湖裏走了一個黑夜。船上滿載高糧穀子和晉陽一帶特產的寶珠梨蘋果甘蔗，搭客亦皆是這些糧行買賣人，因為自交通發達以後，由晉陽動身往寧河有兩個半鐘頭火車就可到達，力量勉強可以坐得上火車的人，皆不願再受這種舊式民船的罪了。來往船上搭客既皆常年是這些糧行販子，所以客人和老板水手間混得非常熟，作老板的又慣會迎合顧客心理，常常是早早地就把大鍋肉大瓶酒預備下來，等到燈亮時大船出了河口，且乘好風張上了風帆，客人老板和閑散下來的水手便像一家子熱烘烘地在船艙裏開懷暢飲。昨天晚上這些人按規

矩喝到三更多天，天亮酒醒時又聽外面落起冷雨，所以除了幾個必須爬起照料事務的水手，全都不願離開溫暖的被窩了。自然的，那些糧行客人更可以毫無顧慮地放頭大睡，他們的意思傍晚天晴卸貨是最便當的事。

這母寧是一種夢想，在那些買賣人的夢裏也許真的見到一派淒清的明朗，那是傍晚喜晴時的光景，但在蓋著他們夢的烏蓬上，却仍然有冷雨敲打着，並且那憂鬱的灰空似乎越發把臉繃得緊了。

就在這個時候，從船艙一角有嬰孩的哭聲在死寂裏響起來，那嬰孩躺在一個中年婦人懷裏，直到那婦人把奶頭塞到他嘴裏去，那刺激人神經的哭聲方漸漸低沉為譫語似模糊的嗚咽。呆坐在婦人對面那個中年漢子，抬起頭來看看爬在船口看雨景的大孩子，和婦人身旁的老婆婆，又把頭低下去了。那老婆婆好像想起了什麼？

「小榮，還不給我進來，待會着了涼誰管你！」這小榮似乎沒有聽見老婆婆的話，也許聽見了心裏有一陣酸痛，更不有願轉過頭了。眼前他還不忘却昨日傍晚時大船出晉陽河口的情景，在西斜的夕陽下，在兩岸疎柳環抱的長河裏，在那些小船上發出的喝彩聲裏，大船上一字兒兩排長槳如飛地划動着，他會感染到一種不可言說的快樂。到燈亮時，搖槳的聲音沒有了，一個船靜下來，只聽到船底下水聲呼嘩呼嘩地響着，大人們在那邊談起到寧河後的安排，他

才想起這船原來是向着一個「不好意思」的地方划去的。從那些陳舊故事的一知半解裏，他會懂得這原來並不是一件體面的事，是一件羞恥的事。

他不懂得母親爲什麼會歡喜上在麗溪那邊幫同他大叔作事的那位趙先生，爲什麼要等他們都到了晉陽，要等他的「弟弟」，他母親的第二個孩子，都快要臨盆的時候祖母才當着母親把這件事的始末悄悄地告訴他！他不懂得爲什麼趙先生的太太沒了就應當把母親嫁給人家！

在祖母跟他說話的那天，到後來三個人都哭了，他有點恨母親，可是又說不出恨她的理由。果然就在那麼一天，當他從學校裏回來，就看到家裏亂哄哄的，有一陣嬰孩的哭聲從母親屋裏傳出。這聲音對於他是陌生的，他好像掉在一種奇異的境界裏，覺得家裏的人個個都在看着他，却都不好意思向他笑。後來他跑到大叔書房裏，那正是三伏天，見到滿窗都是火似的亮，西曬的陽光烤得他頭昏。他忘了那一天是怎麼過去的，就是後來坐在棹上吃晚飯時候，他也忘了自己是怎麼走出書房來了。

過幾天後，那個人也趕到了晉陽，他對小榮還是從前那個樣子，小榮仍然管他叫趙先生。這使小榮心裏覺得少了好些蹩扭。母親很喜歡這個樣子，並且還叫小榮多跟趙先生念點書，又說小榮人倒是聰明的，就是不肯用心。說着，母親的眼圈兒竟自紅了。小榮不懂得母親這點悲傷，他出了一會神，便拉着趙先生的手叫他裝狗熊給母親看，母親忍不住笑了，又罵小榮不知高低和趙先生鬧。趙先生好像滿不在乎，自己還笑了好一陣，母親覺得很有意思。

就在這樣情形下，趙先生又才很放心地回到麗溪作事的

那個地方去。

母親的身體恢復了常態，漸漸半年過後，那個叫作祖佑的小孩子已經會學着舞動他的小手腳了，看見人總是那麼眨着眼睛笑。小榮常愛從母親懷裏把他搶過來抱着，親他玫瑰色的面頰和白胖的小手，搖晃着他，直叫他管他叫哥哥！

這時候祖母常常有些閑言閑語給母親受，母親聽了這些話，就只好暗自垂淚。小榮有點不高興祖母，就是現在爬在艙口上聽到祖母那句話，也不由有一種憤怒從心底升起。在小榮的意思，他家裏的祖母和大叔都可以不要，只要是同母親和小祖佑在一塊，到什麼地方去都使得，就是不願回寧河。因爲寧河有他外祖母的家，他知道不可避免地要往那邊走走，這個在他看來就是不好意思。

雨仍自浙瀝浙瀝地落着，全沒有停住的樣子，小榮小小心靈上也未免添了厭煩，並且天氣原來是冷的，在艙口上爬了一會，便也就自動地下來了。艙裏還是那麼陰闇，靠了兀自亮着的那枝搖搖欲墜的臘燭，才只見到每個人模糊的面影。現在快到一歲的小祖佑已經開始靜下來，大人們正在纏着眉，在思索着當前應當解決的事情。第一，僅僅是第一，就是住的問題。大叔未動身半個多月前，就已經寫了信給姑丈，請姑丈代爲找幾間閑房，一直到動身時還沒有信息。大叔懂得這小縣城中人大都有祖房可住，有閑房也不願輕易租讓給人，怕惹人笑話，自己家道末中落時也曾爲這個意思拒絕過人。母親想說要是我同小祖佑上麗溪去找他爸爸就好了，這樣你們可以去投奔姑丈家，也不致因爲我你們不願委屈到我娘家去。可是她沒有說出來，因爲他懂得這實質是使大家皆難堪的事。娘捨不得小榮，祖母和大叔捨不得小榮，小榮

也捨不得娘，這樣那樣皆不成，有什麼辦法！

雨小了一點，向窗外望去，通到城門洞那條大街上已經有幾個孤單人影撐着油紙傘在雨中躡行，道旁的舖子皆陸續地開了門，得見那些人抱着手在看檻外的雨景了。大叔自言自語地說：

「我想起還有他外婆家那些傢具，我們得去通知一聲取了來。」

母親本來低垂着的眼皮現在微微抬起了一點來望了大叔一眼，那眼光是憂鬱而且遲疑的，她並沒有說話，可是那眼光却彷彿把她的意思都表現出來了。

「你忙什麼，」那老婆婆說。「現在，第一，你應當就到他姑丈家去，看看房子找好了沒有，沒有房子什麼都不成，我們難道今晚還在船裏過一夜！」

「可是傢具也很要緊的，——我現在就到他姑丈家去，誰去他外婆家呢？」

「那自然是他媽帶着小榮去。」

母親看了老婆婆一眼，生怕大叔就走了，她忙着說：「我就就叫小榮去罷，大雨天，老的小的我怎麼去，大叔你聽是不是？」

大叔剛回過頭來，祖母便瞅了小榮的媽一眼：

「真個的，大雨天，他小孩子家一個人又怎麼去呢？」

「大叔，勞你駕好不好，你先送小榮到他外婆家，看他進去了，你再去找他姑爹？」

「我不去，我不去，媽，我不去！」小榮覺得有說不出來的委屈，幾乎哭起來。

「你不去誰去呢，」母親瞪了小榮一眼，一點無聲的淚

滴在自己心上。「也不見這麼大孩子，還一點事都不懂！」

小榮看到母親那對憂鬱的眼，他覺得自己的心突然軟弱起來，他會想到他要保留着自己這點心情一直走到外婆家去，任何羞澀難堪他好像皆不懂得，他的心仍然是酸酸澀澀的，他懂得自己該到了落淚的時候了。

「我看還是我先去罷，房子看好了再去搬東西，東西搬了來往什麼地方放！」

一家人聽了這話只好默然。大叔拜托了船家幾句，便冒雨上岸了。

中飯時雨暫停，天色還是陰沉沉的，一片炊烟搖落在冷落的河面上。祖母，母親和小榮都覺得這日子怪長怪使人起膩的，不知道這個清冷的午後什麼時候才可以捱過。一會，天上却又浙瀝浙瀝地落起雨來，好像突然有什麼沉重的珠子一顆一顆地溜落在烏蓬上，那聲音，那手法，又如一個年邁碩果僅存的伶工在古舊的鼓上播擊一樣。半盞茶後，那聲音越來越大，最後乃緩和為一闕極諧和的音樂，原來剛才不過是雨的序曲，現在才真正是雨的聲音了。人們的思想沉入雨聲裏。

大叔又冒雨回來了，時候正正兩點多。總算感謝姑丈的好意為租下三間房子，一准明天雨晴就搬進去，現在應該重提的就是到外婆家去搬傢具那件事了。大家商量結果，仍以小榮前去為宜，並且為免大叔雨中相送奔波，叫船家到岸上雇來一乘小轎，把小榮送到柳樹巷去。

小榮是懷着適才那種心情坐到轎上去的，但坐到轎上以後，看到越來越近的那些熟悉的道路，思想却又不免勾到過去的回憶裏去。進了柳樹巷，遠遠見到外婆家門口古老參天

柳樹下那口井，他會想到外婆家那不出門的大丫頭，他應該叫她大嬢嬢的那好心腸的老婆婆，會不會硬朗如昔日一樣到井邊來汲水？但這想像僅僅是一瞬間的事，因為轎子馬上就停在外婆家門口了。

走出來開門的是一個留着雙辮的小丫頭，那女孩子端詳了小榮好一會，最後只好問來客貴姓，找我們家那一位。這是小榮第一個受到的刺激，要不是外面落着雨，又是坐了轎子來，他真想扭身跑了。好半天，他才吞吞吐吐地說：

「我姓朱，我是從晉陽來的，我找我外婆！」

女孩子不懂得小客人這串話的意思，只好楞楞地把他領進去了。小榮的心開始跳動起來，果然在轉過了屏風後，就見到那位白髮蒼蒼的老婆婆，他的外婆，由兩個小女孩子攙着從走廊那邊巍巍顛顛地走過來。外婆往這邊看了一眼，在彼此眼光的接觸中，小榮就嚶起來了：

「外婆，外婆，我來了。」

「小榮，你嗎，你的母親好嗎？」

外婆把跑過來這個人攬在懷裏，往他臉上細細看去，一面又用手去擦自己乾癟的眼皮。小榮哇地一聲哭起來，他彷彿覺得今天一肚子委屈現在才腫到宣洩的機會了。真個的，好像在一個夢裏，他模模糊糊就被擁到堂屋裏去，他看見堂屋裏全站滿了他可親可熟的人，並且連那比他大不了幾歲的五嬢嬢和那上年紀的大嬢嬢都在他身邊。這些人臉上皆好像充滿了憂傷，站在旁邊一點聲氣都不敢出，都在靜靜地聽外婆說話——

「也不知道你們家是怎麼過的，你父親去後，家境更顯冷落，你大叔又鬧着去收什麼釐金，現在鬧得大雨天連房子都沒有住，鬧得連你……」

外婆說到這里，又掏出手絹去擦那乾癟的眼皮。

「小榮去見見你大舅罷，大舅很想你的，」大舅母在一旁勸解着。

「去罷，去見見你大舅，正應該去見見的。」他起來沒有，今天落雨，不是正好過陰天嗎！」

「起來好半天了，」大舅母笑着，一面牽了小榮。「你跟我來罷，去見你大舅，回頭找人給你清理那些東西。」

小榮只好答應着。大舅成天躺在床上抽大烟他是記得的，並且他素來也極不喜歡這位大舅，因為大舅總是時常拿話給他受，不像二舅一樣愛跟他玩。但今天的情形却全然兩樣，在他未來時，他覺得外婆家的人都會笑他，拿話恥辱他，剛才見到那些人不免出乎他的意外，現在更是意外中的意外了。因為大舅躺在床上抽烟，一見他進來就忙着起來招呼，叫他在對面椅子上坐下，慢慢地問小榮你祖母，母親，大舅都好，問完了就說別的話。絕口不提到他母親另外的事情。小榮今年正十三歲，看到大舅這樣對待他，自己也居然以大人自居，還抱過他剛誕生不到一年的小表弟來逗了好一會。回到外婆房裏二舅母正和幾位嬢嬢在陪外婆玩骨牌，他也幫着五嬢嬢玩了好一會，不知怎麼，一個下午就這樣很快過去了。晚飯時外婆還爲他預備了不少可口的菜，並且二舅已經回到家裏來，說說笑笑，這頓晚餐吃得非常快樂。看天時不早，外婆才另外叫了人跟着轎子送他回去。在歸途裏，小榮的思想已經不跟來時一樣，他覺得他身邊一切都是美好的，一切都跟他好。但他突然想到祖母不高興到外婆家玩的事，又不覺黯然，不知道此後自己還能不能常到外婆家玩了。

雨仍兀自落着。在雨聲裏，在風聲裏，在嘩嘩的水聲裏，船上的燈亮了。

二十八十一月十四日傍晚成。
附言：此文曾由作者自印，分贈諸友好，外間知者甚少。茲由作者寄交本刊，特載於此。

花環

張秀亞

花環

青草不生的平原上，荊棘刺破了靜美的藍空。爲了要恢復大自然的美貌，她伸手想折斷那縱橫的棘根。柔指却爲那針刺所傷。滴滴的血點，凝成了花朵。她綴成了美麗的花環。這該是寶貴的獻物，給那深秋裏忘了春日的園。

火

寂靜的雪後冬夜，清冷的月光下，閃爍着銀色的冰山。旅人迷途在一律白衣的森林裏，冰寒凝結了故園夢。

忽然，遙遙的，閃着一盞希望的紅色圓燈。走到前面，才知是一扇光明的圓窗——那是一間小木屋，一個圓臉的孩童，燃着青松枝，散着淡淡的芳香，閃着星星的微光。孩子的小手，像是夜鶯的翅翼，拍扇着那微弱的火苗。

旅人輕輕的嘆息着：

「孩子，這細枝，這微小的火，一時不會溫暖了你的屋子。」他自己覺得比這小孩聰明。

天真的孩子，仰起了圓臉，像升起來的明月：

「先生，但這終究是深冬的火，黑夜的光。看呵，這希望的火花，在我手掌的煽動下，活潑的跳舞了。它們不像快活的，紅藍衣裙的小仙人嗎？我的手和它們一同飛舞着，寒冷已無力來征服我了。」

旅人點點頭，默默的走到火的近邊，開始和孩子一同擺動那舞蹈的火——希望之火。

蟲蛾

在一片黃葉上，我撲到了一隻小小的蟲蛾。它也許是昆蟲中的公主，有虹彩的翅子，和星星的眼睛，在沉酣中，却落到一個不仁的手掌內。

我用銀針將它釘在壁上，以飾美我的小房。我倨傲的，微笑的凝望着這美麗俘虜。——它死在那銀針之下。——忽然，那同一根銀針，刺疼了我的神經。我的將窒息的靈魂發抖了：「孩子，如果在失去了一半生命的海棠葉上，你微弱無力之生活着，這蟲蛾，即是你自己的影子！」

燭塔

無星無月的晚上，他們拿燃過的小臘燭（它們的紅衣，只燃剩了短短的一半。）——疊成了一座輝煌的燭塔。一層層的，發着光燄，燃燒下去。這幾個女孩的故事，也在暗影中閃着光，繼續下去。

伊利莎白的言語，像久違了的月光，遍洒在小女伴們的心上。

她說到珊瑚島，湖上的蘆葉船，水上的鷗鳥翅翼，成了指引心靈的使者。

故事閃着虹霓的光，人魚的髮辮，繫住了小船的白帆。愛神的髮，在風浪中飄起來，散成奇美的雲。

「海有永遠波動的心，燈塔有着不眠的眼睛……」
「妳海的故事太美了，妳什麼時候到海上去過呢？」

伊利莎白心裏想說：「我沒有見過大海，然而，對於海的思念，却使我願意述說海。只有未見過的，對我才是有魅力的。幻想標了題目的故事，會格外出色。」

爲了可以多聽到更奇美的海上故事，女孩子們，都勸她，最好先不要去看海。

問號的海

言語裏一觸到理想與平凡，一片無邊的問題的海展開了。尋不到一隻渡到海岸的小船。

寂寞

她又走過前天到過的園子。行過的小徑，都長了青草。履痕上生了葦子。

世界真好像寂寞得很。

風

搖落了一片葉，又放逐了一片葉，風又輕輕的哀唱着，把記憶的黃葉帶遠。

火燒的城

在典麗的美術館裏，有一張名畫，畫的是紅色的火燒的城。阿加默姆南的憤怒，在特洛伊人的宮堡頂上，冒出了飛動的火燄，如同揮招的旗幟。有人看到這幅畫，流了淚，又笑了。他沿着記憶的河流，回溯到以往的歲月。他很想再變成一個頑童。他記得，小時候，他很愛玩火。

水草

黃昏，黃昏的海，海邊的水草，水草有美麗的名字。有個女孩要問這水草的花樣。有人說：

像星星，

像孔雀的翎羽。

最好還是說：像——片片的碎雲般的幻想。

行星

不要說，行星有它的軌道，爲了奔赴遙遙一個理想，它可以拼着生命，像殞星，曳出了它的光，熱，劃一道耀目的金線，來一次悲劇式的迸落。

火柴

愛真理的人，像是一根火柴，自己的火燄，燃亮了自己的理想。但隨卽是美麗的夭亡。也許有人譏這爲痴呆，但那輝煌的自焚，是對真理的獻祭，是死，却也是生命的勝利。

誰

有人問過：「妳是誰？」「我是大地的女兒，青山藍湖的姊妹。」

妳

妳有無根的憂愁，和無根的歡笑。你有美麗純潔如月的心。月有晴陰，晴陰的是你如月的，如月的純美的心。

給石像——（仿羅丹刻石像——思想。）

我有無限的言語，向妳告訴，無盡的歌，向妳輕唱，然而，我終於靜立在妳的面前，悄悄，悄悄，像一枝無聲的笙簫。默無聲息。生命中純真的愛，即是這沈默的合諧。

船

這一隻美麗的船，停泊在人生的海岸，拋錨於自己的純真思想，笑睨着瘋狂的世間風浪。

快樂，憂愁

她有無來由的歡笑，自生自滅的小小憂愁。憂愁的微雲，滴下了一點清淚，心靈，却像雨過後的天空，格外的蔚藍，格外的清明。

愛

那是一個淡藍的早晨，憂鬱都溶化在快活的小風中，緩舞的草葉，歌唱的雲雀，使得人都想作詩。

一個女孩子走了來，她的眉宇間，有着自幽思中透出的光芒，唇邊有無聲的歌唱。她走得那樣快活，美。不是晨光映照着她，倒好像是草，樹的鮮美，太陽的明亮，都是自她的靈魂借來的。一切自她出發，一切以她為中心，好像羣星環繞月明。這也使牠成為美景的一部，以及全部。每個人都想認識她，却呼不出她的名字。——超然的愛。

希望

希望。我第一次看見妳，在夢裏的湖濱，妳綠色的希望，綠色的衣裙。像一片三葉草，當人間的秋深。

紫薇花

朵朵的紫薇花，是黎明時候，羣星飛落到地上，化成了呼喚春天的小鈴。——也飛落上了我的心。在心田裏微笑，在想像的風中輕搖。

一九四一，三月。於輔仁女院。

街頭人

張介人

陰關日子常是踏步街頭，

願從路人想望陽光的神色裏

獲取溫暖。

風霜下的老屋已不堪住，

幾隻狼狽的書箱

令人腸斷。

現代化的綜合刊物

輔仁生活

它是中英女練習的地圖

學校家長同學間的橋樑

它有

學術研究 青年問題 文藝小品 科學講座 戲劇電影 中學 學校活動 社會服務

〈歡迎投稿〉 〈歡迎訂閱〉

社址：輔仁大學第四宿舍

「不應該那麼寫」

蕭人

寫文章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到底應該怎樣寫？這是一個極難回答的問題。坊間出版的「文章作法」、「小說法程」，「文學指南」，雖然告訴我們文章怎樣寫的寫法，其實多半像市上出售的耗子藥，是不靈的，不過作者和書店老板大做其生意經而已。青年的腰包，不知被這一般無賴掏去幾許「多數」也。

青年的求知慾是很旺盛的，由那些什麼「作法」，「綱要」，以至「原理」，「概論」的寶庫中垂頭喪氣而歸，經過他人的一番勸告之後，於是重鼓精神，而走入選本之門，什麼「散文選」啦，「最精近代小品文選」啦，「現代最精戲劇選」啦，應有盡有，洋洋大觀，不讀則已，一讀反而更糊塗，如墮入五里霧中，不能自拔。

「作法」和「選本」一類的文學書籍，當然很重要，即謂為人類「精神上的食糧」，身體上「必需的維他命」也不為過，不過那須專家來「寫」和「選」，而一般書店中書架上所陳列的，十分之七八不啻資格。

社會的整體，簡言之，可分作兩面：一光明面，一黑暗面。一般人教育其子弟，僅以光明面示之，對於黑暗面，莫如深。如荀子勸學篇上說：「問楛者，勿告也。告楛者，勿問也。說楛者，勿聽也。」所以後來又說：「目好之五色，耳好之五聲，口好之五味，心利之有天下。」這頗可以代表一部分人的道德觀。在文學上也有這種傾向。就寫作方面

來說，有的作者根本反對取材於社會黑暗面的資料，而詞句也絕對不讓髒和「醜的字句」入選。就欣賞方面來說，好的作品可以讀，壞的作品絕對禁止讀，而那好壞的標準，復以處世的道德觀為原則。因此一個人由少而青而壯，只盲從的認識了社會的一面，——光明，至於另一面——黑暗，則始終無緣拜見，但一步入社會階層，則又被黑暗的勢力所引誘，威脇，而終歸墮落，墮落的程度，較之平素所謂浪子之流者又高似一層也。

由此我們聯想到文章的作法，平時一般學者先生替學生選許多文章軌範，模範文，讓他們去讀，僅僅說「這是好的文章，應該這樣寫」，為什麼「應該」？多半也不說；「不應該那麼寫」，輕易是不說的，即令說，也絕不去加以證明的。至於將一個大作家的原稿的比較，如第一次原稿和第三次修正稿的比較研究——如：「你看——哪，這是應該刪去的。這要縮短，這要改作，因為不自然了。在這裏，還得加些渲染，使形象更加顯豁些。」惠列賽耶夫：「果戈理研究」這在中國簡直是不可得見。一則缺乏這種教材——歷來不重視手稿；二則中國天才作家太多，不是「腹稿」，便是「一揮而就」，那裏還有所謂初稿，二稿，與夫三稿，四稿也。魯迅先生說：「這確是極有益處的學習法，而我們中國卻偏偏缺少那樣的教材。近幾年來，石印的手稿是有些了，但大抵是學者的著述或日記。也許是因為向來崇尚「一揮而就」，

「文不加點」的緣故罷，又大抵是全本乾乾淨淨，看不出刪改的痕跡來。取材於外國呢，則即使精通文字，也無法搜羅名作的初版以至改定版的各種本子的。」

研究文學的道路很多，「鑑賞」也是一條道路，用一種嚴正的態度來分別文學的好壞，思想是否正確，在最初是沒有這種把握的，好的壞的分辨不清，不知上了多少回當，由於多少次的失敗，被騙，然後才能認識那是壞的，認識了壞的，好的自然就顯露出來了。譬如買墨買硯，最初只就其裝潢，以評定其品質之優劣，時常上當，後來多看多買，從許多次的經驗中，而增加了自己的鑑賞力，一塊墨或硯，只消拿到手裏一看顏色如何，就可以斷定牠的品質的好壞。據知堂先生對於學文的意見，我們讀文章，不僅要讀好的，並且要讀壞的，從許多龐雜的作品中，漸漸地自己能指出那是壞的那是好的，壞在什麼地方？好在什麼地方？不僅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這樣或可謂知選文和學文之的三昧了。清朝周濟的選文的態度，足為後世楷模，他曾編選一部書，叫做「詞辨」，內中除去選了一些好的作品外，並且還選了一些壞的，告訴讀者這些詞為什麼是壞的，我們為什麼不應當那麼寫，這意見是頗有價值的，不幸在他坐船過黃河的時候，竟把那一部尚未問世的「佳選」遺落水中了。

「多看大作家作品」，底確是需要的，尤其是在初學寫作的過程中。不過進一步，我們希望讀者把胸襟擴大一些，把眼光放遠一些，也讀一些壞的作品。知道文章應該怎樣寫，固然重要，知道文章不應該那麼寫，尤為重要。從自己閱讀的經驗中，而養成分辨文章優劣的鑑賞力，那簡直是難能可貴。這，卻不是幾本「文章作法」，「文學精選」，「文

學教程」所能擔負起來的責任。這在讀者須多讀，多寫，多用功夫，還必須得有一副好頭腦！

文學革命運動以後，一般新文學家，口口聲聲，罵「桐城」為謬種，罵「選學」為妖孽。批評的文字，偶爾也能看見，不過多半就其思想和駢儷方面說，很少有人能告訴我們：他們的文章為什麼「不應該那麼寫」的。而一般冬烘先生的批評新文學的態度，更入於蠻橫狂妄——軍閥式的。讓後起之秀，徬徨歧途，無所適能，反而不如躲在書房中，讀一兩冊「門外文談」，和「創作的經驗」為有意義了。

「歡喜冤家」著作之年代

歡喜冤家二十四回，題西湖靈隱主人編，山水鄰原刊本已不可多見。鄭振鐸先生撰「明清二代的平話集系統表」，列之於順治康熙間，云作者與李漁輩為同時人，而不能確定其著作年代。今按是書敘言，有「庚辰春王遇閏，端雪連朝」等語，查明末庚辰年以正月遇閏者，為崇禎十三年。此書成於是年，當可無疑。

——戴望舒：蟻廬瑣記

殘酷的年紀

林達(R. Lynd)作
何漫譯

近來關於老的悲劇已有許多文章，我們既然連最年幼的也在日漸成長，這就是個永不會失掉興趣的題目。當我（我，這以往的我的殘骸）寫此文時，正逢我的生日，却無任何感覺覺得這是個悲劇的際會。這是真的，我不會再跑得像從前那樣快了，而我並不十分關心此事。我再不能在午夜喝了咖啡而不冒失眠之險，但這我也不在乎，即便最好的戲，我也不能站在兩廊後去欣賞了，但我並不嫉妬那般能這樣做的人，我失去了對新書的貪婪的欲望，這不過由於舊的更好些。我放棄了在我活着時看到世界變得更完滿的願望，不過，對人類的完整無缺的信仰或者只是個幻想，還是不去關心的好些。總之，一個人在四十八歲時並不像他在十八歲時所預料的那麼老，這時已沒有了智慧的加增，沒有對恐懼，放縱，自私的克服，四十八歲時的生活顯然與十八歲的生活不同了。或許這才是「老」的真正悲劇——一個人只在年歲上老了。然而，實在的是，人總保留着他一向的樣子，而愧於以僅僅活着為滿意。

那般寫了以老的悲劇為題的人常在上年紀男子與上年紀女人間加以區別，認為後者在二者中更含悲劇的意味。大多數女人也似乎常比男子更痛恨年老。有一種習俗，女人天生來愛虛言她們的歲數，好像歲月可以置之於生存之外。在名人錄中隱瞞生辰年月的女人要比男人多得多，顯然許多女人是以覺得她們年輕的快樂僅次於她們真正年輕的快樂。理由

很容易找，正如駝鳥把頭藏在沙中時就不難找出理由來，但我很知道，女人謊言歲數，如她們並不以此為意的話，也會更高興些。據我看來，女人上了歲數至少和男人一樣吸引人。世上可愛的居民中有許多是老婦人，對於那般沒有其他天賦而只有可隨年紀消滅掉的漂亮的女人，「老」無疑是一悲劇。但這僅有漂亮的女人之悲劇並不在漂亮的消失，更在她們的別無所有，僅有漂亮而無其他即在年輕時也會失去快樂，我很懷疑在那般漂亮的人快樂的成分是否要比已逃脫了是美是醜的命運的人更多些。

我們大多數人都需要景仰，如需要陽光一樣，是不可否認的。女人比男子更靠着漂亮來獲得景仰。但一年年，更多獲得景仰的路是向着女人開放了。在運動上，職業上，藝術和公衆生活上，可以贏得整火車崇拜者，如今男子可以滿足虛榮的方法沒有一椿不開放給女人。我想像她們是得到可以在其中老起來的更好的世界了。……

同時，我關於這事知道得很少。我甚至不知快樂寓於什麼。我只知它並不存於年輕，並且，雖然疾病，才能喪失，和失去朋友是悲慘事，「老」並非絕對的悲慘。我承認我在四十八歲時的並不完滿的快樂，在十八歲時也不兩樣。我若能回到十八歲我會高興，然並非因它本身是一快樂時期，只因我自此又可多活三十年，普通總想人在十八歲時是充滿希望，向前瞻望的快樂要比回顧的快樂大；但我想，即便在十

八歲時我也更願回顧，在二十歲時對前途的期望使我驚異，意思是說，不知其然的我將去為生活奔走，而我對怎樣獲得職業尚毫無觀念。不錯，我或許是個樂觀主義者，容易相信某種機會之到來，但若這機會沒有來，我也不會很吃驚，我看不出有很好理由世界為何必須對我所供獻的服務報與一份生活，我察覺世界是很大方的，它給各類人一份生活，並沒有十分清楚的理由，但他們中大多數至少選定某種行業或職務，因此使世界相信他們是在做着有用的事，我在孩提時想，我到時候能以寫詩獲得生活。我知道了田尼生（Lord Tennyson）龐大的收入，於此事更增加了勇氣，但到十八歲，我知道我決不能由寫詩獲得收入了。我賣詩的那種打算是失敗了，甚至我把詩給他們看的那僅少的幾個朋友也覺得可能性太小，我遂知詩人這職業和教堂，醫藥，法律一樣對我閉上了門，「希望」或許是少年們的普通心境，但這不是我十八歲時的情形，我也會滿意於那年紀，如果時間能停止不動，使我從須費心思去獲得生活的必要中解脫開來。

我不會希望能活到四十八歲。我感得三十六歲是可以死的最好年紀，能活到和拜倫或伯恩斯（Burns）的壽數也可以滿意了。我若能預見到到了現在的年紀我是如此，我的確會沮喪的。我會驚訝着發現我能够（以掙扎）付一所房屋的租金；但我也會失望的發覺在別方面我的進步是如此少，少年人熱烈的希望是時間本身能帶來意志力和一長串的美德，甚至如今我尚未完全放棄那種希望，我不禁相信倘如我能再活三十年，到終了時會為某種道德的奇蹟所代替。的確，如若熱望可為快樂之助，人五十歲時會與二十歲一樣快樂。

我想，主要的對「老」的反對，不在於一個人自身老起

來，倒在世界變得更老了；並且世界之日漸其老也不如這世界（會為我們所知的）之毀壞那麼利害。這情形往常如是，但現今越發如此了，新的發明把會有過和平的世界毀壞。喧囂和速度到處代替了我們所知的綠色寧靜。我並不願來說發明家的壞話，但他們發明了超乎生存之外的馬匹，於是很少有海邊的小鎮看來像從前那樣在數千哩外就顯得非常遠的了，這些地方，海的氣味已為長形車子（註一）的烟味所掩蔽。這樣，還能够舉出幾個美麗的地方現在是比從前更美了昵？我們盡力假裝說，田野，海洋，和失去了的村落為實際上受的苦要比我們想像中的少，但這只是謊言而已，你如果要乘長形車去盧渥茲灣（Lulworth Cove），你並不是去盧渥茲灣，而是去長形車城（Charabancville），盧渥茲灣已不復有了。

除了長形車，另外一些發明比較無害，有些甚至有好處。但他們中最好的也不能使我們相信世界自身已變得更好些。它仍是好世界，但已不如以往之好，我懷疑將來還未必能如現在這麼好，現在這些年輕人們三十年後再回顧，他們想到少年時的電影。能有我們現在想到已消失的音樂會時那種樂趣麼？他們談到真空管，和街車能如我們談舊式公共馬車麼？他們對新端金街（Regent Street）的動情能如我們之對舊時的端金街麼？除非世界在這期間變得更壞，是不能相信的。更喧囂，更充滿了男女秘聞，更多惡臭，更醜。不，我們已近四十的人，並不僅僅是過去的讚美者，自私地想像着我們少年時的世界要比如今少年們的世界好；我們是現實者，說的是事實。

同時，也得承認，即便往日那些音樂會仍存在，我們或

許早就去不了，如若那些舊建築仍存在，我們也很少會去看它。假若仍有公共馬車，我們無疑要費更多時候去咀咒它的耽誤時間比去讚賞它如畫之美了。假如今日我們看到一輛漂亮的馬車（如我們在畢加底來 Peccadilly 偶或看到的）我不會立刻坐上去，倒會跳上一部街車，我們只在想像中忠於三十年前的世界，而很少對於一種發明——汽車，留聲機，無線電——我們忠實的禁制着不去用它，實在的是，那些東西我們那樣也不會反對，如果只要別人禁制得住，是別的人們的汽車，別的人們的留聲機，別的人們的擴音喇叭毀壞了為我們所會知的世界，至於「別的人們」，我想，就是我們自己，不幸得很，從我是個孩子，「別的人們」在數量上就大為增加了。

即便有這樣大群別的人們，仍然很少有男人或女人，到了四十歲、因覺得生活之不愉快而去自殺。由此我們可知道，不論在何年紀，活着好夕比死強。我自己呢，如能保有幾個友人，能不喪失智慧和活動能力的生存着，很願意活到百歲以上。我切望着生存的僅有的快樂，很高興沒有生在更早時期，因為那樣，我現在便已不活着了。四十八歲時活在一個長形車正衰敗下去的世界要比活在倍拉克（註二）時代的雅典而到今已成了塵土的好些。我承認這是一個卑微不足道的信條，但這就是在我生日時所感到的……太陽正在照耀着。

（註一）Charabanc 是一種長形車，專供旅行之用法文 Char-a-banc。

（註二）Pericle 雅典軍政領袖，因其野心而發生 peloponnesian 戰爭。

清平山堂所刊話本

明嘉靖間洪楩清平山堂所刊話本，今流傳者有「清平山堂話本」，存十五種；「雨窗」「欵枕」二集，存十二種；合長樂鄭氏所藏二種，共得話本二十九種。「雨窗」「欵枕」二集殘本，馬廉氏得之寧波大酉山房，為天一閣舊藏，玉簡齋叢書無名氏「天一閣藏書目錄」著錄。馬氏以為洪氏刻話本隨刻隨出，每五篇為一冊；至「雨窗」「欵枕」等集名，則以為或係天一閣主人所親題，非洪氏所原定。此說恐不足據，今按嘉慶己未顧修「彙刻書目初編」載「六家小說」有「雨窗」，「長燈」，「隨航」，「欵枕」，「解開」，「醒夢」等六集，集各十卷。「雨窗」「欵枕」二集具在其中；而明嘉靖間晁氏「寶文堂分類書目」中卷中子雜目，亦載「隨航集」十種。據此可知：各集題名，為刊書者所擬，每集包涵話本十篇，分為二冊，此其一。清平山堂所刊話本至少有六集六十種，此其二。各話本最初刊行時，當係單篇，但現各篇版式參差不一，而寶文堂及也是園目亦載各篇之名，皆可為各篇非刻於一時之明証；合印分集，乃後來為之耳。

戴望舒：蟻廬瑣記

小琪安

舒申

我認識一個朋友；她是學西洋畫的，還彈得一手好鋼琴。

聖誕節的晚上，她找我來，商量着如何消磨度過這一通宵。我們的住所離得很近，況且又都是離家遠遠的遊子，志趣脾性又很相近，于是就互相往來得十分親密。

『看影戲去吧』。她似乎除了看影戲便再也找不出別的娛樂來。我不同意，她沉吟了一息猛然想起似的說：

『到公理會聽聖歌去。走！』

她倒很有興致，替我匆匆的把大衣帽子從壁間牽在手中催促着我。

我懶洋洋的躺在火旁的長沙發上，對於這溫暖舒適的環境我確實是戀戀不捨。我哀求般的說道：

『不。這樣冷的天氣講故事例也新鮮有趣，我們輪流的說；但是不要那些太俗了的。』

她一點主張也沒有，聽見了說故事，便孩子般的跳起來。

『好，好；依着你。』

我們把火撥得旺些，糖果花生米瓜子一碟碟的擺在小几上。她又施展絕技，煮上那最使我喜歡的咖啡。

我們半臥半坐的緊靠着火，熱騰騰的咖啡的香味鑽進鼻孔裏；我們呷了一口，又一口，然後細細的品着滋味。

我首先講了個鬼的故事，這還是孩童時從祖母那裏聽來

的。她害怕得把座位緊緊的靠近我，睜着一雙大眼睛，神情十分緊張，時而向門窗那方面看上一眼。她或許以為鬼祇是會走門窗的。我心裏不禁好笑。

我故意把這個可怕的故事拉長一點，為的使她這種好笑的神態多停留一會兒。隨後我們又談到男女結合的問題上來。

『男女的結合是需要有愛情去維繫着。但是我總懷疑他們是否能够在愛情上永不發生一些糾紛，一直到老呢。』她叮視着火，一面很安靜的說道。火光把她的面孔照得通紅。

『爲什麼不能夠呢。祇要他們知道這愛情與結婚是一件事。因爲往往有人把愛情和結婚分而爲二，以爲一結了婚便使得愛情爬進墳墓去了。』我又接着說下去：

『記得那年在大學英文課裏讀到這樣的一句：Marriage is a partnership, not merely between a man and a woman, but between a man and a woman and God。你以爲怎樣？』

她儘管默默的看着火，彷彿像是要在熊熊的火舌中窺探得這個問題的真諦似的。忽然她的眼光移到我的臉上來：

『剛好今天提到這個問題，就又引起了我的回憶。我們且都撇開各人的意見，來聽聽這個我始終能記得清楚的故事。不是嗎，該輪到我講了。』

我快意的給她斟上咖啡，抓了把糖果放在嘴裏咀嚼，靜靜的聽着她。

那一年，我一步跨上了人生地疏的巴黎，便拿着齊教師的介紹信按着地址去拜訪麥爾教授；因為他能替我安插一個住處。

馬車得得的把我帶到鄉間去，在一所精緻的別墅似的樓房前面停住了。我按了鈴，不久就有一個洪亮的嗓音和沉重的脚步走來。門開了，挺立着一位老紳士，鬚髮鬚髯都已斑白，精神卻極矍鑠。我把信遞過去，他在領我走進客廳的當兒，已看完了信。伸手向我表示歡迎：

「想不到吳小姐來得這樣快；我們早已收到齊君的信，預備在廿三左右去車站迎接你。」他和藹的握着我的手，不過很有力。

他又把我介紹給那位和他年紀彷彿的老夫人。她看見了我就顯出極度高興的樣子，放下了正在織着的毛線，拉住我的兩手來端相我。

麥爾夫人輕輕的笑着，嘴角的縐紋就更明顯起來。她拉我坐在她的旁邊：

「請坐，請坐；快不要客氣。」

寒暄過去，麥爾教授對我說道：

「現在正是暑假的期間裏，如果吳小姐不嫌棄這裏簡慢，就請暫時住下，開學的時候，我再送你到城裏去。」

他不等我推讓，又接着說：

「既是我們一見如故，最好不要分出彼此。吳小姐下榻的地方已經收拾好了，請來看看罷。」

他的語音是那樣的誠懇，使得我祇好一口答應了。

「先生這樣的厚待，真是使我不安呢。」

我的臥室是一間十分精緻的小書房，在二層樓上。前後都有爽人的大玻璃窗，那絳紫色的帘幔，垂在一旁。窗台上擺着三四盆葱綠淺黃的花草，正受着夕陽的斜照。靠窗的一張玲巧的書桌和一把舒適的小轉椅，看來着實合我的意；在牠的上面讀書寫字，倦乏了便仰靠在椅背上，遙望那隔窗可見的碧空景色，該要多末的寫意呢。我的小牀安安靜靜的停放在後窗的左邊，整潔柔軟的被褥鋪在上面，幾乎要引起我的睡意來。屋的兩壁是兩列書廚，齊齊整整的擺滿了書籍。我想：那裏一定都是些引人入勝的書罷，看那樣子怪可愛的！

壁上參差的掛着幾張美的畫和像片。床傍的几上有個白色小巧的收音機，我禁不住像撫愛羔羊似的摸摸牠那光滑的漆面。

萬也沒有想到在異國裏會得到如此殷勤熱誠的待遇；我一面感謝着他們，一面自己暗暗高興。

晚餐是特別爲了款待我；預備得分外的豐美。席間這一對老夫婦不斷的詰問着我學業和中國文化習俗的種種。他們和藹可親，微笑總掛在嘴邊；使得像我這樣陌生的上賓，竟會沒有一點拘束，絲毫不感到踉蹌。我們隨隨便便的談着，吃着。

飯後飲了杯茶水，老教授對我說道：

「吳小姐今天可乏够了，請早安歇罷。」

我也的確覺得勞頓，道了晚安就退了出來。一頭倒在枕上便昏沉沉的睡着了。

一覺醒來，已是第二天的清曉了。屋中尚有一層薄薄的灰暗，桌椅的輪廓像是一張淡淡的素描。我穿好衣服扯開了

帘幔，立刻望見一道淺淡的金色光輝在遙遙的天際裏閃動。樹叢的頂梢染上了野色的光，漸漸色彩越來越濃。從天和樹林的分界處裏緩緩的昇上一輪金紅的日頭，陽光四射，鮮艷奪目。頃息間那一幢幢灰屋的紅頂，蔥鬱的羅木叢，帶着露水珠的青草，甚至連那窗台上的幾盆花草，都通身浴在溫和美麗的陽光裏面。微風掠過我的鼻孔，有一種輕輕的涼爽清香的感覺。

我癡呆的望着窗外：這所樓房是建築在樹木青草的當中；右邊有一塊小小的田園，種着許多種類的菜蔬，園的外邊圍着低的欄柵，野草蔓延着他的底下。靠着柵門的一角，有一個矮小的木屋，從那小小的屋門裏探出一隻雄壯的狗的頭頸，黑油光亮的毛，舌頭吐在嘴外，咻咻作喘。牠同牠的主人——麥爾教授剛剛作完了馳騁的早課。

麥爾教授的舉動很使我奇怪：我看見他騎在馬上，馳過黃色的土路，消失在林叢中去了、過了一會兒，他又跑回來，對着那小小的田園凝視不動，猛然的又抬起頭來仰望着天空，隨後低垂着頭踱進了門廳裏。

早餐時我走下樓去，麥爾老夫婦接待着我，我們互道了早安。他們更慰問我：昨夜有否感到不適。

雖然他們聲音很是親切，似乎並不是不快樂的樣子。可是那瞞不住我的眼睛：他們的額上都堆有一層陰鬱的影子。

我彷彿得到靈感似的，覺得這一對老夫婦額上的陰影和麥爾教授晨間離奇的舉動中或許會有些情節。于是我的一顆好奇心便昇了起來。

早餐以後，我癡奇似的把兩列書櫃來了個大檢查：他們的上二層都是些關於音樂美術等等的理論著作，下一格裏全

擺滿着左拉，莫伯桑，魯俄，迭更司，史考德等名家的小說巨製。我是了不起的高興。這差不多有一個月的暑期裏，我決意用全部時間去盡力讀牠們。

一道陽光從大開的窗間射進來，鋪在地上；照着我的書桌，溫和的拂着我的面部。我抱着一本尊俄的「孤星淚」讀了一個午前，覺得這真是幾生修來的福氣！

日子過得很快，我住在這個小樓間裏已經有十天半個月了。每天埋頭書中，成了個蛀書虫。麥爾夫婦待我真好，彷彿我竟是他們的小女兒一般。不過他們的舉動有時會使我暗自奇怪，而那佈在他們額上臉上的鬱鬱的陰影，也似乎是越來面積越加大。

因為晝裏老教授忙于著作，我也埋頭讀書，所以除了吃飯的時間見見面以外，我們差不多誰也看不見誰。麥爾夫人偶得了小感冒，成天歇息在臥房裏。我爲了那些美妙的書也忘了疲倦，也忘記了那時時在包圍着我的寂寞。

一到晚間，這一所終日沉寂的樓房裏面便像是復活了，立時充斥着生氣。老教授和我都要在這一晚間休息了一日裏的疲乏；談談天，喝些茶，或隨便做着各種小娛樂。連那麥爾夫人也抱着病坐在我們的中間，靜聽着談話，偶爾也插一兩句話，或笑一笑。

好像祇有夜間才有快活，才有生氣；實在是這樣，沒有忙碌那裏能夠覺得這休息的安息的安樂和舒適呢。

這一夜我們談起神鬼來；大家說得津津有味。在我放下茶杯將要道了晚安去歇覺的時候，麥爾教授忽然舉起眼光看着我：

「你相信那些神鬼嗎？」

他全身彷彿是癱在沙發椅上似的坐着，臉上的陰鬱更深起來。我沉吟了一刻回答他道：

「我不深信這些。」

「那麼對於天主呢？」

「這問題，我還沒深思過。」

我說着臉上泛起微紅，輕輕的有一些燒熱。老教授對我的話似是首肯但又似乎不屑于去聽。他打斷了我的話：

「你的真實的信仰是什麼呢？說得確切一些，好嗎？」

我一陣緋紅，彷彿被他問窘住了一般。停了一會兒我預備出答案來：

「我站在世界上，可以看見天，望見地，還有人和大自然。凡是在我心目中的「真實」，我都相信。「真實」，這不是非常簡單而明白的嗎！」我越說越起勁，便臉紅氣促起來。

「好了，孩子。話說得太多了。」老教授十分親切的說着。

麥爾夫人眼睛凝視着我無力的說道：

「吳小姐真像我們的小琪安，簡直是一樣一樣的。」

她忽然又仰起頭，望着天花板，彷彿像是她的小女兒琪安真的在那裏面對着她微笑似的。一個神往的微笑慢慢爬到她的癯皺唇邊，停了許久的時候。

我們都默默的坐着，屋裏的空氣立刻就覺得是異樣的靜穆。當我看到了這一對老夫婦的面孔：一個在神往的微笑，一個在癡呆的沈思時，便又鼓動了我的好奇和那許多言講不出的心情。我記起了老教授在那「天晨間離奇的舉動和他們額頭上的陰影。其實這些並不是多末了不起的明顯的事情，

可是却逃不脫我的眼光。

我想要詰問探聽出一些藏在心中的疑點的端倪來。雖然他們不見得會告訴我，不過姑且一試罷。

「你們的小琪安我怎末會沒有看到呢。難道是出外未回或是死……」我覺得措詞方面太莽撞了些，于是便收了口。

「是的，她死了好久了。」麥爾夫人顯然的很悲傷，那語音具有一個動人的力量，淒淒清清的。我後悔多此一間，竟使得這位可憐的老夫人傷感。

老教授這時抬起頭來，眼裏閃着淚光。他很嚴肅的說道：

「趁着今夜我還有興致，我要說一說我們的小琪安。吳小姐，你會覺得被打攪嗎？」

「哪裏，我很願意聽哩。」

「我二十七歲上和蘇（他說到這裏手指着老夫人）結婚，我們的愛情很好，過得十分甜美的日子。直到我們四十歲的時候，膝下還沒有一個兒女；我們既不感着無子女之苦，又覺得反倒可以安安靜靜的過日子，沒有一絲喧鬧和操心。」

「但是漸漸的我們年歲越來越老，就漸漸的感到了生活的空寂和暮沉沉的乏味。那一年的聖誕節日我在街中閑踱，看見一群群天使般的活潑的孩子們搶着他們分得的禮物，狂了似的唱着跳着。我無意間也就隨便買了幾樣玩具禮物回來。我一進屋門似乎覺得應該會有一個可愛的孩子搶出來，投到我的懷裏親愛的喚着：「呵，爸爸，爸爸」，奪着我手裏的玩具呵！可是，我把眼睛睜得大大的，屋裏面除了我的太

太以外，就祇有沉寂得不可忍耐的空氣了。蘇吻着我的時候，我木然了。我感到這一個家庭裏面有着快要變成墳墓裏似的那末可怕的陰寂，沒有一點點的生氣。

「我掙脫了她的擁抱，木然的走回街頭，把玩具都散給了那些孩子們，回到家裏來的時候，我捧着頭不自主的哭起來了。從那個時候，我方才知道我們的家裏是缺少了一樣東西了。這是我們忽略了多少年而到老才發現的一件事。」

「不是嗎？蘇。你是不是也從那時候才覺得我們的生活裏是需要一個孩子呢？」他突然停止下來望着他的太太。

「是呀，格倫特。」這位可憐的老夫人二目向前望着，她是屈伏于悲哀的悲痛之下了。

「我們苦苦望着孩子，孩子，縱然年歲的限制，我們是沒有希望的了。可是，我們的盼子之情卻一天濃似一天。我們每天真誠的祈求着上帝頒賜一個孩兒給我們。這樣無分日夜的祈求着，我一度幾陷于狂癡：每天「孩子，孩子」的念頭在苦痛的絞着我的心。」老教授接續着說。「果然過了不久的時候，在一天夢中，我望見了天國。我大着膽的走了進去，那個國境裏的美麗，實在是我們這人間世上所無有的。美麗的宮室，美麗的樹木，道路，花草和池塘；美麗的魚兒鳥兒，溫馴的小動物兒；清香醉人的氣氛，震人心弦的樂聲，我四顧的向前走，走在一片綠的海的邊緣上。這時天樂響着，一望青碧的天空裏有許多潔白得非常可愛的孩子們，簡直和一群小天使一樣的在那裏舞蹈歌唱。我快樂得眼中流着淚，伸手去抱他們：

「可愛的孩子，來到我這裏來吧！」但他們是離我離得太高了，我的手觸不到他們。這時候一道霞光照耀海面，我

漸漸由朦朧看到清楚：渾身白衣的神站在我的面前，和藹的問着我：

「你希望從這裏得到什麼呢？」

「一個孩子。」我指着那碧天空中的孩子們。

「你會當真的愛護他嗎？」

「一定。」我說。

「好，那麼叫我的小孩安跟你去吧。」他舉手招呼，一個具有人間所無的美麗的光彩的女孩子飄然的落在他的懷裏。長長的金色髮披在雪白玉般的肩膀上。眼睛，嘴唇，都閃着難以描繪的色彩。我高興得差不多都要瘋狂起來。當我伸手要去抱住她的時候，那素衣的神用手將我攔住：

「不，你首先要回去給她預備她所喜愛的東西。」

「那麼，是什麼呢？小琪安喜歡的。」我的聲音都快樂得顫抖了。

「一個小小的田園，裏面種着各種蔬菜，外邊圍着矮矮的柵欄，再要野草蔓延着牠的底下。」

「好的，我立刻照辦！」

「田園裏的菜蔬生長出綠油油的葉子的時候，便是小琪安到你懷裏去的時候了。」

我真誠的謝了神，就循着原路而歸。當我回過頭去再看我的小孩琪安的時候，她和她素衣的神都消失不見了，祇剩下那一片綠汪汪的海，時而漾起幾簇白浪花。

「我的誠心的祈求得到了靈驗，一面使我們得到那將要達到願望的快樂，一面就越發的信仰上帝。覺得上帝到底是慈悲不過的，我們立刻毫不遲延的在屋子外面設起一個小田園，一切都照着上帝的吩咐去做。」

「天氣漸暖，那園中的菜種從泥土裏伸出一個淺綠色的嫩芽來。我知道小琪安快要降臨到我們這死沉沉的家裏來了，於是我們像兩隻母燕替小燕築巢般的忙着給她預備小床，小桌，小椅，衣飾玩具，把她的一間小屋佈置得盡善盡美。每當我踱到這間簇新的屋子裏去，便彷彿聽到一條美麗嬌囀的小嗓音在喊着我：「爸爸，呵，爸爸，我來了！」我的快樂我真不知該用什麼樣的字眼去形容牠。

「太陽射着慈祥溫暖的光熱，雨水也常常的從雲間淋下來。可喜這園中的小嫩芽慢慢的競長着，競長着；直到變成葉子綠油油的迎風挺立了。我們心頭下的願望的火焰燃燒得更加厲害，幾幾乎一刻也不能再等待了。

「我們瘋狂了似的常常跑到樹林的邊緣上去遙望雲天，或是屹立在那小田園的旁邊去凝望。希望着能夠看見小琪安從雲天裏緩緩降下或者從那綠油油的蔬菜堆裏一聲嬌笑的鑽出來。但是蔬菜變黃，變成枯敗，倒在泥土上了；寒霜也一陣陣的老實不客氣的落下來；小琪安却還是沒有露面。我盡力的想去作夢，再遇見神或是小琪安。這一次一定硬要把她抱回來。我向她說：田園預備好了，菜蔬也綠油油的茂盛過了，你爲什麼要失信呢？我似乎又是夢到了那天國，可是隨我怎樣喊，那上帝和小琪安是再也遇不見了。甚而在那綠濤碧天的分界的地方也尋不到他們的一絲痕跡。

「的確，像是失了一件珍寶似的惆悵。我們一面失望一面却仍然着希冀在盼着她，等着她。我們空寂的心靈中更增加了一重悲哀，屋裏的空氣也愈發的顯得淒靜，不過我們却努力的使她的那間小屋裏始終維持着溫馨可愛，小心的愛護着那小田園使牠欣欣向榮。我們這樣作一半是爲了盼她來，

一半却盡盡我們的一份愛的心意，聊以自慰着愁懷罷了。

「坐在屋子裏，無論是在用飯，飲茗，工作，或休息的時候，我們都會像是有靈感似的常常擡起頭來凝望着門窗，我們用眼睛去等待她。想像着：不久小琪安就會從門或窗子外邊跳進來；那撩人的可愛的小面孔，該要如何使我們高興哩！往往一聲孩子的哭泣，憨笑，或嬌嫩的語音都會使我放棄了工作跳起來跑到外面去尋找，是不是琪安已經來了，正走在半途。然而她是太令人失望了。那一年又到了聖誕夕，恰巧落着大雪。我把買給小琪安的禮物平穩的擺放在茶几上。我同蘇坐在火旁。我們把門和窗子完全打開，眼睛牢牢的盯住了門窗的外面：那裏是一片白，反映得黑夜倒都發起亮來。我們可以把外面的一切看得十分清楚。風時時溜進了門窗，不時的挾着一羣雪花吹來。雪地上一片潔白，沒有一隻腳印，遠遠的四周祇是空空的也沒有小琪安的影子。我們直坐到夜幕撤去，換上更明亮的天色時，琪安還是沒有離開她那天國的境界。我們不久便因了失望而昏昏睡去。

「一年一年的過去了，那小田園裏的菜蔬的綠油油的葉子經過了六七度的春光，每次都是那般可人心意的豐茂。我們還是不斷的去遙望雲天，不斷的打開門窗去凝望；每逢聖誕節日還是把買給她的禮物放在茶几上等她來接受。我們對她沒有一點改變，可是這時我們似乎已經知道小琪安是再也等不來的，我們是無望了。

「我對她的記憶永久是一片明鏡般的那樣清楚。我記得她的一顰一笑，我把她活生生的畫在布上。牠便算是我們的小琪安，我的愛女。牠享受着那小屋，那些聖誕禮品。

「雖然琪安沒有來，我們却像是已經有過她這樣的一個

女兒似的，不過她像是天亡了。我們時常感覺到失去了愛女似的悲哀。」

老教授把話說完，身子向後一仰，頭靠在椅背上。這時他臉上的陰鬱彷彿是一朵灰花，因為重提起這件隱痛便立刻開放了。

麥爾夫人眼裏的淚光一閃一閃的，她傷感的說道：

「小琪安如果活着，現在也有快二十歲了。」

小琪安根本沒有來，始終是一種幻想，然而他們毫不遲疑的覺得她是實實在在的來過，並且已經死掉了。我心頭不禁油然而生出一點苦味的感覺來。

這位可憐的老夫人望着我說道：

「吳小姐，你初來到這裏的時候，我竟以為是小琪安真的來了。你們是多末的相像呵，後來我才覺出你的頭髮是漆黑平滑的呢。」

老教授領我走進小琪安的那間小屋去。我一眼就看到了那張畫像是端正的擺在那台小神龕的上面。油彩雖有些褪舊，但卻一點都不能遮掩去牠的美麗。小琪安真是美麗呵！那神采，那淺笑的天真；如果牠是一個真實的小女兒，該要如何的惹人憐愛呢。

她的形貌正如老教授夢中所見的一般。像的旁邊堆放着無數的各種玩具禮物，這就是二十年來小琪安應得的聖誕禮品。

小床，小桌，小椅都擺得那麼的均稱，收拾得那樣的整潔妥貼，壁間懸着的一幀幀的畫片也都拂拭得一新。連我走到那間小屋裏去時，都幾乎會覺得小琪安或許是真的來過的吧？因為那裏實在是太恬美太溫馨了，真好像是被那樣美麗

的一個小姑娘住過似的。

我們互道着晚安的時候，麥爾教授說道：

「打攪了吳小姐的睡覺，我們實在覺得很抱歉呢。」

「哪裏，我也非常愛小琪安呢！」

退到房裏，倒在床上。我睡不着覺，睡意完全被千萬條思想縛住了。我想起小琪安，老教授的話似乎猶在耳邊。

單單祇憑依着一個偶然的夢境，便使得這一對老夫婦如此的顛倒起來，真是了不起的愚妄。不過他們的心情却誠得感人。

我們想着麥爾夫婦的心理：他們自始至終是相信着小琪安曾作過他們的女兒，不過死去了。他們祇是自己歎惋着沒有使愛女長侍膝下的那般福氣而已。

儘在想着這個問題，夜已深了。

我也開始猶疑着小琪安是否真實：琪安祇是由幻夢間得來，那裏能够是真實的呢？

正在這個時候，突然間我聽見了老教授的聲音，但又似乎不像是他的；因為那聲音含着一種怒意的响亮，這簡直不是屬於麥爾教授所有的。

我骨碌的一下就爬起來，翹起腳踵輕輕的開了房門，走下樓梯。當我走在樓梯的中段時，我停住了。

麥爾夫人坐在古老式的沙發椅上，一動也不動。她的臉我看不是很清楚，不過那兩隻含着眼淚一閃一閃的眼睛和那被陰鬱愁苦所佈滿着的額上，卻是最能引人注目。老教授背我站立着，我祇望得見他那壯偉的背部和飄洒在後腦上面的銀髮。

「你何苦要這樣的掩飾自己呢。」老教授含怒的大聲說

着。
可憐的老夫人！她望着丈夫，淚珠在燈光中閃爍着落下來了。

「我那裏會用巧言去掩飾自己呢？我所說的不都是實情嗎？雖然我不生育，却不是我自己情願的事呵。這是天賦與我的病症，你叫我用什麼力量去和天相爭呢。況且在二十年以前，我們也並沒有感覺到需要孩子。我們求過上帝，但小琪安也沒有活在我們的膝下。我的不能生育，我們的沒有兒女，都是命裏註定了的。這能够單單的怪我一個人嗎？」她說到這裏，扶着頭輕輕的啜泣起來。

「不怪你，難道應該來怪我！」

「這能够怪誰呢，不都是命運在作弄我們嗎！」老夫人哽噎着。

「好，詛咒我自己吧，誰教我娶了一個不會生育的女人！」

「格倫特，爲什麼這樣苦苦的逼着我。」

老教授轉過身來，滿面愁怒交織着，一聲不响的向着樓梯大踏步走來。

我怕被他撞見，急忙躡足跑回屋裏去。我還隱約的聽見那可憐的老夫人的愁慘柔弱的聲音歎道：

「唉，格倫特呀。」

第二天早餐的時候，麥爾夫人和往常一樣的同老教授談話，關切的問着他：咖啡是否適口？面包烤得够火不够？但他祇淡淡的回答幾個字。我對於這種僵局不知道該怎樣去緩

和才好。當我放下杯子和食巾的時候，老教授對我說道：

「吳小姐是學畫的人，不應該總藏在屋子裏看書，也時常要到外邊去走走，下一番觀察的功夫；尤其是對於自然景象應當靜默觀察，使牠們爛熟于心，以後下筆時就可以隨手應心了。」

我唯唯的應着。

「今天我要到外面去散散心，你願意同我一道嗎？」

「當然願意。」

整理整理衣靴，老教授抓了手杖，我們一同走出來。這時我看見老夫人木然的坐在餐桌那裏，眼睛望着我們，充滿了憂鬱，悲傷，還有一種道不出的使人一見便心軟下來的神情。

走過那小田園，我們停了一刻。那裏正滋長着一叢叢的菜蔬，綠油油的葉子，偶爾還有些月黃色的小野花。老教授注視着牠們，我心裏暗暗的說：小琪安是永遠不會從這園裏鑽出來的了。

那條土路慢慢的在我們腳下過去，樹林裏的樹木也慢慢的，一株株的退在我們的身後去。空氣是異樣的清新，陽光一道一道好像虹氣似的從樹木枝葉的隙縫裏射進來。鳥兒不怕人的飛來飛去，嘴裏嬌聲嬌聲的鳴着。那浮沉的牧牛者的號角聲，不時的被曉風傳到耳鼓裏。

老教授靜默的走着，他常常用眼望望我，彷彿在說：

「這樣美麗的晨景，可以不可以入畫呢？」

我一壁吸着空氣，欣賞着美景；一壁却念念不忘的想着老夫人的可憐的神情，她是多末的不幸呵！那老教授似乎也過于無情了。男人總是這末的硬心腸，感情總是這末的冷酷。我不禁暗暗的歎着了。

到了樹林的邊緣上，遠望是一片曠大的牧地，遍長着青

草，成群的牛羊都俯下了頭去啃草。幾個年青的小伙子，騎在馬上在那裏往來的馳騁。

牧地的四周零落的有些大小的房屋和幾株葱鬱的樹。溫暖的陽光，清爽的空氣和美的景色，能使一個人脫去了雜想，覺得自己已經超然物外了。

我們不約而同的遙望了一會兒雲天。無論如何，小琪安總不會從那一碧如洗的天際裏緩緩的走下來罷！除非在睡夢中或者還有可能。

老教授始終是默默的，我們走在歸來的途上時，太陽已經有些炙人了。走到離那間小樓房差不多還有十分鐘的路程的光景，我們在樹蔭下的大石凳上坐了下來。他突然問我道：

「你也很愛小琪安嗎？」

「是的。」我答着，不過這種離奇的詰問使我略略驚訝。

「吳小姐到我們這裏來雖說是客，可是我們對待你是和小琪安一樣。我的冒昧要請你原諒，因為我們是出于至誠的。」

「實在我也感覺到這樣，你們待我是太厚了。」

「昨天蘇同我又提到你和琪安相像的事情，蘇要把你認作女兒。可是我總以為你是中國人，與我們不同國籍，並且你以後是要回國的。」

我紅了臉，不知道說些什麼才好把這個問題揭過去。于是我站了起來，許久才說出一句話：

「我們回去吧。」

他們待我縱然是難得的恩厚，可是我再來一個英國爸爸

英國媽媽總不會是使我甘心願意的。

晚間老教授打破了習慣，出門去訪友。祇有我和麥爾夫人坐在客廳裏用茶。我低下頭，怕去碰到她的眼光。牠陰鬱得真像是要把我的心戳一下似的。她斟茶的時候說道：

「你看今天格倫特的舉止有一些反常吧。」

「是有一些，我也恰恰覺得。」我說。

「昨夜他更反常得厲害，咄咄的逼着我。他以前從沒有如此過，我真害怕他會因為沒有兒女而狂癩起來。」

不善詞令的我祇好採取着傾聽的方法。

「我本要把你當作女兒，不過格倫特反對。後來我想了想：你以後是要回國的，並且你也不見得願意來接受我們這樣冒昧的請求吧。」

「倒不是我不情願，實在是因為在敵國像這一類的事情是要徵求家中同意的。」我囁囁着這樣婉拒了她。

「我也曉得這是勉強不得的事情，所以就打消了這個念頭。不過我的命運也真够苦呀！」她又傷感着。立時一顆同情心從我的心田昇了上來。

「格倫特是愛我的，我很清楚的知道。然而近來他的反常却着實可怕。」她接着說下去。「我們年青的時候，熱誠的愛着，戀着。那些花前月下的甜吻，那些撩人情緒的情語，還有那些使人感動流淚的可愛的情書啊！我真羨慕着我們那一段戀愛中的黃金時代，我的回憶是那樣的清楚，我全記得。現在，現在那些全消失了，都變成回想中的雲烟了。吳小姐，你可願意聽我讀一些我們以往的情書嗎？」

我十分感動，不自主的說道：

「我滿心願意！」

她走進臥室，沒而多久捧着一個精緻的漆匣出來。匣蓋一張開，便立刻噴出一般輕淡的香味。裏面有許多多的不同顏色的信箋，被一根紅紅的絲帶繫着。紙箋像是有些老舊，但好似仍能夠從牠們的面貌上看出當年熱戀的情形來似的。

她十分謹慎的抽出一封淡綠色的信箋，把牠打開，用一種顫抖的聲音讀道：

「蘇——我最親愛的：

經過了昨夜的時光，現在我是更要愛着你了。

想想吧，蘇。我們在巴巴加拉酒肆中狂舞，一隻隻香檳酒的瓶塞在我們的桌子上啪啪的一聲聲的響了。「喝呵，蘇，我的寶貝！」你斜睨着我，笑着把一杯杯澄黃的酒精喝下去了。

那坐在圓桌上的秀麗的吉卜賽姑娘，擊着一只六弦琴，和許多酒鬼們在吵鬧，在拼酒。屋角裏的俄國樂師的提琴永不斷奏着小夜曲之類的調子。我們望着這些覺得實在有趣，你不是還對我說過：「看，那吉卜賽寶貝的一雙眸子要多末的引人呵！」

我於是帶着酒意走過去，用手撥着她的下巴：「寶貝，你的眸子要勾人魂呢！」她身子往後一仰，躲開我說：「你要作什麼？」我端起一杯酒遞在她的唇邊道：「乾了這一杯吧，我敬你的。美人兒，你是天之驕子，爲我們歌一曲吧。」我把手指撥弄了一下琴弦，隨着就投了一個銀幣在他的懷裏。

她乾了杯，把弦彈了起來；忽然眼裏滿滿的閃着淚水，用着那深湛而又凄切的音調唱道：

美人兒，天之驕子！

你們說得真是好聽。

「過去」在流浪，

「現在」漂泊，

「將來」還是這樣！

你們却說：

美人兒，天之驕子！

鳥兒有巢，兔兒有穴！

而我們的家在何方？

像一葉浮萍，

一雙斷梗……

突然一個可惡的酒鬼嚷道：「喂，寶貝，我們可不要聽這樣的調兒，和敲喪鐘似的！」立刻就有人附和着：「來一個好的！」

她望望我們，拭去那掛在眼角上的淚，又唱了下去：

相愛着的人們，

吻着吧，擁抱起來吧！

春風是和煦的，含着熱情的；

花兒在春天是香的，含着熱情的；

鳥兒在春光裏是悅耳的，含着熱情的；

陽光在春天是溫暖的，含着熱情的；

雨露在春光裏是活躍的，含着熱情的；

來吧，相愛着的人們，

擁抱起來，吻着吧！

春光一瞬間會跑掉，

深院

石雨

一
多霧的鄉野黃昏，
灰色的弓形做天地之分界。
高高低低的林樹靜默，
田地帶着它的徑路
和雪畫成的圖形靜默，
羣鴉靜默，
一個眺望人靜默，
寒冷聚集在他的周圍，
而遠處的小房屋之間
有一扇窗子變得微紅了。
甚麼時候燒起來熊熊的火焰呢？
眺望人看見七百里外的小庭院，
沒有主人也沒有客人
在那兒守着燈和火爐，
寒冷的等待從南方到北方。
月半快要過了，
「那時候我們就可以在一起玩了。」
這十三個稚弱的音符中
發散出春天草木的暖意，
微紅的窗子閃爍在遠處。

二

等我走得更慢一點，
不要害怕，
溫柔的小庭院，
深深的在彩色窗格的房屋後面，
在刺柏和丁香後面。
這脚步是一個曾經相識的朋友的，
他知道你的裸露小樹
幾十天後會生出桃葉來，
花壇裏的細枝會開蜻蜓花。
我來得早了，晚了？
我來得適當其時呢，
正是有好風的和暖的一月天。
我做開窗人和掃地人，
讓我們殷勤約定從此互相依守，
讓陽光作證。
記住，溫柔的小庭院，
帶着小桃樹和花枝，
無數的祝禱。

三

寒暑表隨天色而伸展了，
爐火低聲頌歌。
燈罩下有美好的燦光，

臘梅在花瓶裏，
蘋果在牀邊。

我已經從市場回來，
將圓的月亮送我回來，
爲甚麼我開始心跳呢？

那是病的聲音麼，
你的聲音說，「病了。」

我也在電話機旁病了，
「你病了，你來。」

我振作自己，強健自己，
因爲我要做一個醫生，
一個沒有助手的醫生，
我必須整理我的小醫院。

我們的語聲輕，脚步也輕，
你是一個病的孩子。

這兒有小病房和小病牀，
有最會預言的醫生。

你對我做了健康的笑，
而我的預言有更多的真確性了。

「大海在浪間說着『安寧』，
『靜默吧，』風呼叫在喧語的山頭。」

四

異樣的早晨，

我的醒如薄紗帳幕之急啓。

喧嘩的車輪來了，

隨着紛亂的叫賣，

沈重的脚步從窗外過去，

於是在牀中被煩擾了。

我應在嘈雜的車中隨你遠行，

我的心思交織着車和牀，

深深的小庭院和郊外的大路。

我醒了，

爲甚麼仍然停留在大城裏呢？

這地方有了鄉野的沈寂，

因爲你走了，

大城中的一切都走了，

大城走了。

我懶惰地停留着

從朝到晚。

美好的燭光熄滅了，

門扇如鳥翹合在一起，

而我失去鎮靜地傾聽着，

我的歌唱家像約定了一樣

悄悄地聚集在屋頂上

開始歡樂的合奏，

無間歇的狂放的合奏，

那些聲音鼓盪着，傾瀉着，

侵入而且佔據了我的小庭院。

但不久只剩下單一的聲音了：
被遺棄的歌唱家
帶着煩憂的曲調
一步一步地走過這鄉野。

五

認識你的鄰人麼，
我的安靜的深巷中的孩子？
我們的胡同是狹窄而多泥的，
而我從小庭院裏走出來了。
外面的風陰溼，
小販的車上有可喜的貨物，
風箏低低地飄在天上。
你爲甚麼給我一個背影呢？
我認識你的頭髮，
你的身材和服裝，
於是一個愉快的小聲音在我心中說
我的遠行的孩子回來了，
而且敏捷地遷居了。
「爲甚麼不早一點告訴我呢？」
在這十一個字未吐露之前
我用那美麗的名字呼叫了你；
原諒你的鄰人吧，
他正在嘗受一個長久的離別。

六

深深的小庭院
幸福地守護着我們的夜之隱秘。
貓睡了，風也睡了，
車馬在它們的家裏停歇。
蠟燭有喜悅的薄光，
「我們也睡，孩子。」
在我們的溫暖和安寧中
細雨絲絲地來了，
樹枝上開滿叢花，
水滴發散香氣，
輕細的鳥聲做了雨的伴奏。
我們有小林園，這是二月。
我們是人類所不能了解的
兩條從溼泥下面爬出來的小蛇。
永遠：柔和的土地。

文藝筆花

我愛看蟹不講理的浪濤，咬着崖腳，也愛仰首用眼睛追
蹤着桅竿啾啾叫着的海鷗，銀白的翅膀，透出良善和飄
逸的性格。

蕭乾：「吉期」

我那時寂寞的心情正需要一點人間的記憶來溫暖。

蕭乾：「屠手」

我爲一腔愧恨僵成了一塊木頭。

蕭乾：「殤」

歌德在意大利

Herman Griuan 作
張麗錦 譯

沒有一國人回顧本國的精神活動史能够像我們德國人那麼滿足。

現代國家中，沒有一國會產生過像路德，萊辛 (Lessing) 席勒和歌德那樣的人們，他們內心的美，那麼值得我們深愛。

四人同具有一個光榮德國的特點，即他們雖然彼此不同，對民衆來說却是完全一致的，不是由於此或彼的天才爲祖國增光榮與福利，而是由於他們全體的存在，才使祖國高貴。因有這樣的人們，德國才得挺然獨立於衆新興民族中，並居第一位。

但這個榮譽也是最近的事，爲這四人的名字，時空爲我們劃出一道光榮圈，路德是其中最老的一位，十六世紀以前，路特影響的開始，德人尙歸他國統治，我們的建築，仰賴外力。那時擔當此任的一個國家就是：意大利。

但意大利也不是自賴其力的，她拾起數千年來已成爲精神文化之純粹泉源的希臘思想，才得凌駕他國之上，她全受希臘的影響，德人大半跟他學習。希臘，意大利，德國相繼爲保護，增進人類寶藏的特任者，按人類史的至高意義說，這三個民族是不可分開的，我們不能想到其一而不想到其他。

十五世紀的意大利在古代民族的遺產上面建立起來，德國亦奮起追隨，造成一個強大的運動。

一種新的藝術，一個新學說，一個新興宗教都是這次運動的收穫，那時好像已給以後千代萬代長奠下一個勝利的基礎，可是一切尙險些一旦俱失，當一切皆趨向至美而發展的時候，有一件意外之事（假如在此類非常事件上准用這字的話），把大半個歐洲的王座突然帶到一隻手中來了，這是一幕驚人的喜劇，劇中演過那麼多困難婚姻與死人，獨獨幸運地留下查理第五一人。查理第五的皇族，因許多不同國家隸屬他，不能稱之爲國朝（二百年來盡力壓制國內民族鬥爭，阻止反對派北德意志 (Protestantischenordliche Deutschland) 之自由發展，結果徒促各民族日趨瓦解，是時在法國，德國的舊敵，政治文學方面都得莫大影響。征服，打倒法國以後德國才復興起來，德國回顧古代民族與以往世紀的意大利人，終於新放出花葩來，這件最新的工作我們該用一個人的名字標記地表現出來，所以我們說到歌德，并提出在他生命中決定他的事業的一段時期，因此特別提出歌德在意大利的旅行。

法國的精神之花也是從消化了意大利文化從古代草稿中得來的。「空間藝術」雖無何進展，文學却已踏上一個高的階段，法人的政治宗教的獨立當時遭受極大蹂躪，但這枝花仍在掙扎中不停地生長；法人理解事物的鎮靜態度與容易，語言的明晰，雖至纖細的思想亦能用新的字句表達出來，在影響德國的文壇而引起一個革命，猶如在戰爭添入新的武器一樣。好像法語就是歐洲知識羣衆惟一的工具。但是沒有

一國人像德國人那麼樂於接受外來因素。

這個影響貫入當代的精神生活中，尤其歌德的初期發展。

他的初次戲劇印象係童年自法國演員得來，他早年的戲劇作品，風格與思想都合乎法國喜劇，維特是盧騷新哀絲的反響，哥拉維哥（Javigo）與鮑瑪晒（Baumehais）的作品對應，騎士哥茨（Goltz von Berlichingen）一方面應感謝沙比亞，同樣也應感謝法國的文藝思潮。若是十七世紀從法國出來的法語是生硬的，裝飾的，那麼十八世紀的中葉則是帶着自來而目的狂飈從巴黎捲土重來。萊辛首先被牠擒住；他把這個新動向的第一個代表，笛德羅（Diderot）引入德國。歌德欣然附和。這個思潮伏在戲劇時代空氣裏，而與強烈的偏狹的愛國熱調和在一起。直到十九世紀在歌德與席勒的文章裏，我們還可隨處碰見許多法國生字，自然現在每個德國作家還時常用牠們。

歌德由弗蘭克堡（Frankfurt）到維瑪（Weimar）旅行仍是自由的，不自覺的。維瑪的文藝全然是按照巴黎的意匠鏤刻的，維瑪公爵憧憬着古典的悲劇，而以高乃伊（Cornelle）和拉辛（Racine）為其模範，服爾太（Voltaire）和盧騷並立為二文學巨星，德國的作家與他們的光輝數相較不過是微末的小星體；這時在柏林，菲德大帝仍堅持着德語不可用的舊見解。

歌德對此從來未加反對，反之他也和同代人，一樣盡力流利地使用法語，像萊辛，他的確并不喜歡法文，却也先用法文寫他的羅空（Laokoon）。歌德或許有同樣的經驗，即對莎士比亞與德國民歌的愛也不能和從法國出來的一切對比，

主要的原因還在歌德的天性，他總是不能夠鋒利地抗拒一個潮流。他多半是本能地機會地尋找他所熟悉來寫作。他的特性又常常在黑暗的路途上引他走向真理。（他自稱此種特質為沉悶（Dumphetit））。德國的文壇越來越使他不能忍耐，他的工作不得完成，他感到心靈上有一種渴望即不能滿足的缺陷。他真願一旦甩開一切抑制他的外物，他甚至於不知道該怎樣稱呼牠；而一個日益加強的渴望向着意大利拖他，彷彿在那兒可以找到他所需要的，那片國土在他童年時代便已成為引惑他的遠方了。

在古屋的牆壁上懸掛着 Piranesi 的銅版雕刻，牠們就是浪漫派建築的莊嚴而巨大的特徵。其中一部已毀壞，或放在熱鬧的街市上，供人觀賞。

他的父親青年時嘗遊過意大利，并頗讀過些當地刊物。歌德在赴意大利很久以前寫的幾首詩裏，他曾吐露過自己的渴望與深慕，并且在幻想中描寫意大利的自然，寫得那變生動，人都以為他會親眼見過一切。

一年之障礙絆阻地，使他難達所望。歌德一生常看重親友關係，所以要去另一個地方，必以大力方能把自己與周圍分開，他越深入生活，這個維繫越緊，他在維瑪職務很繁重，與一個願得幫助的地主公爵過從甚密，後來他甚至不能想到離開。漸漸步進一個更高層的友誼中，他愛一個貌美多才的夫人，很感幸福，同時譽滿宇內，又無產業羈身，且行止自由，起初他在維瑪真是度着公子的生活呢，所以不再希望到遠地去。

在十二年的過程中這個誘力終歸弛緩了。自由的快感漸漸變成了鐵鍊，他對石地因（Stein）夫人的鍾情漸漸變得難

以容忍，與公爵的往來日見狹隘，自從發現公爵對他失歡以後，甚感公務的壓迫。他的本性急促着，離開羅馬，他打算逃到另一空氣中以拯救自己，再得自由呼吸。意大利橫光中，在他前面好像一個拯救他的鳥嶼，比以前更強烈地吸引着；如此，在一七八六秋天同公爵到卡爾斯巴 (Carlsbad) 去後，未通知他的朋友爲什麼原故，便突然隱遁了，趕忙啓程，經巴耶爾 (Bayern) 梯羅 (Tyrol) 到維尼斯去。

現在我們如果去意大利旅行，很是方便，到特利斯特 (Triest) 僅兩日夜，再乘幾小時汽船便抵威尼斯。我們讀歌德的信，但覺德國南方風味逐漸濃厚，然後我們隨他爬山嶺。意大利的一切漸漸在眼前展開，人們顯得新奇生疏，他們在他們看來也是。慢慢地挨近了城，他的考據的目光投到每個觸動他的石子上面。當最後跨進城門的時候，他才覺得已遠離德國，現在是在一個完全生疏的異地了。

那時離開現在已經七十年，那時的威尼斯還是一個老共和國，在防備高加索人及保障地中海航線方面尚執牛耳。歌德抵岸時，有裝甲具櫓的大船 (Galley) 划出來，預備防範阿爾及的敵人，城內的市集和運河尚充滿着生氣，宮殿，仍由舊家族佔據着，也未殘頹，由城至海各處都是各色的意大利東方人羣，中間並無德國人，他們環繞在威尼斯人的周圍如一個奇特的世界。

熙熙攘攘中，每一刻尚在啓示着他們古代藝術與現代生活的關係。歌德在威尼斯時代的畫家們還都泥守他們先人的舊法。那時由水道而達的威尼斯和現在的威尼斯也大不相同。現在乘火車入城，陰森的宮殿同死的窗戶迎立於運河的對

面，河內現着奇異的遊艇 (Gondol)。以往的家庭或已遷徙，或已未落，他們的樓閣則已變賣，荒蕪或漠然地消滅了；政府大殿，除兜引四方好奇者賺一點小費外，別無用途，以往本國人處處講述帝王的勝利，現在那些參與事變的人都成了街市的公衆——威尼斯實含莫大苦楚，只有在月光之夜，當黑影遮在衰跡上面，慘淡的星光撫摸帶着虛偽生命的宮殿寬壁的時候——那時靜寂籠罩着——時代的一息才轉回來，那時這空洞的美的圖畫還是一個真實。

但威尼斯還不足以代表整個的意大利。牠是一個毫無古代遺迹的城市；甚至於建築物的基地都是新掘的，紀念牌是從遠方搬來的。例如王宮大殿上的阿哥利巴石像 (Statue des Adria) 或兵工廠入口的一對巨石獅是從希臘掠得的，在他們大理石的表皮上尚可找到先人的筆跡，北方的圓字 (Runen)，這些都是諾曼底人航海在希臘登岸時所刻下的，表示勝利的紀念。

歌德在威尼斯停留不久，只漫遊過菲拉拉 (Ferrara) 伯羅納 (Bologna) 和弗羅倫斯 (Florenz) 便匆匆地返羅了。一七八八年十一月一日到羅馬，這時他才能够呼吸，同時也是他離開德國以來的第一次。因此從羅馬回到故鄉的朋友方面，解釋給他們離去的原因。

「最後我終於可以開口了，他在第一次羅馬通信的開首寫着，并可以快活地祝福我的朋友們了，原諒我那個秘密和這次到這兒來的地下旅行，我幾乎不敢對自己說起那裏去，甚至於在路上我還在那駭怕，只有到了 Porta del popolo 的下面才確知自己是在羅馬了。」

現在讓我講吧，他繼續着，在我自信永不會再見的什物

旁邊，我會千次，呵！時時記起你們，只為我看見身體與靈魂繫在北方的大，到這兒來一切不情的要求便都可消滅，自己才決定踏上一條長而寂寞的路途，去尋覓一個中點，在那兒擺脫自己這難以抗拒的要求。真的，近年來他變成了一種疾病，只有直覺與現實能夠醫治牠，現在我可以自首了；後來我竟不能看拉丁書和意大利風景畫。想見這個國度的好奇已經早熟，現在已達到了，我才重新感到朋友祖國的可愛，才覺得值得盼望歸去，爲了更孚所望，我帶個這麼多寶藏，我確實覺得不該只歸已有，也當與人共享。」

這幾行寫得多麼堂皇！足証歌德已然獲得在羅馬應得的果子，可是他自己還謹慎的表示自己簡直未走進他該採果子的地方。已然撕碎的家鄉，重又在他心靈中復蘇了，像一些不能棄讓的東西，這是多麼美；他感到自己不獨是爲自己而收集的。在他的靈魂中，自我享樂之外又發出一個與人共享樂的要求。恰如家政一樣，歌德的一生是一個不斷的獲得，同時又是一個不斷的清算，現在在羅馬他可是收穫了以前所祈求的大半。

歌德時代的羅馬和今日我們所見的羅馬也有分別。甚至於在外觀上，那時古代建築的餘風與一般時式自然地調和着。羅馬市場(Forum)還不是後已石碑已掘出地面的市場(Palas)，古代的粉刷已脫落，一切皆以力補綴着，一切嶄新，——還有一片平坦的綠茵，弗卡斯石柱(Phokas saule)和塞甫第門(Septimogen)半置其中，而鬥獸場(Colosium)長滿草與樹叢。

現在一切都陳列起來了，碑坊等紀念物等待着外人；日內瓦到西維地維卡(Civitatechia)間有汽船往來，從那進羅

馬城有鐵路。我們在遠方所瞻慕的羅馬國，幾乎縮成一個龐大的注目點，引動世界各地的人們不憚煩不畏縮地攬向他來。那時却不然，古聖羅馬帝國尚存，他的一條慘白的榮光還常常落在羅馬上面，自然過去的世紀已不可挽回，那時羅馬是太陽，帝王的尊嚴僅是仰給陽光的月亮。

自改革時代以來，羅馬大興建築，宮殿雨後春筍遮滿城之高處，就是在十七世紀以至於十八世紀也是如此。我們現在見到許多空的房屋，那時却是極華麗的，但是此種情景在歌德時代是未料到的。許多現在闕動羅馬的藝術寶藏當時尙未發現，但當時已發現而後來遺失或給人公然竊走的也不在少數。那時貴族家的金銀絲繡衣(Fitcrack)，由內侵蝕達於外面，仍擺在那裏，當時政界空氣之平靜可見一般。一隻不可見的網籠罩在歐洲上面，巴黎和倫敦是牠的中點，羅馬還和維安(Wien)角逐。

現在我們回到歌德來。他去羅馬時已經成年，他已做國一年，幫助治一的地方，可是還未見過一個大都市。柏林，德萊斯登，他不大清楚，維安，未着過邊際，慕尼克還不要緊，麥蘭(Mailand)的街道他未涉足過，威尼斯，雖然甚大，却是生殊的，他甚至於不能模想牠，那裏有一大堆住所，却無街道與街道生活。歌德是住不慣的，不過羅馬是一個世界名城，在那兒一人可消失在衆人中，一個共同的生命在冒着險，與少數人沒有關係但也不能取消他們。在羅馬出入城門必先通知公爵，人與人彼此均存戒心，一舉一動都加小心，幾個人興致不佳馬上可濁化全部空氣，歌德幾乎變老了。他不能夠忍耐，像在一條狹窄的河裏泅泳，離開正中，兩岸便會觸傷他的臂肘：到這兒他終於在一個大洋中遊泳了，

四面八方，暢游無阻；并置身於滿足他的渴望的。無窮的財富中央。——現在他不得不把自己救到藝術的境界上來了。關於古代名家巨著的淵源在德國是從來無人論及的，石膏像，固易於迷失，難得保留人的想像與希望，所以不是個強而有力的助手，意大利人的弗來斯哥畫(Frescogemalden)簡直沒有銅版刻的，現在他是在一個「物自如」的境界裏，一個不可估量的豐富中。

歌德在羅馬留連四月，年末始決定回維瑪，他自己說過，已經治癒一個巨創，重新恢復生活與歷史的興趣，所以才能够欣賞古代與詩的藝術了。他收穫那麼多，十分喜悅，故國與公爵的懷念觸動起他的歸意，維瑪方面對他的離去加以惡意的批評，說他揮霍巨金一無所為，而維瑪薪資微薄的官屬反須兼顧他的職務，在歌德方面倒沒有什麼秘密，只是公爵要長期利用他，所以撫慰他，友誼地鼓勵他，給他新的，無限期的假期。

因此歌德決定遠行深入南方，一七八七年初去尼阿甫(Napel)，與前不同，這時他必須迴避每個早先的印象，威尼斯的一切的動和尼阿甫的騷亂比較還得說是靜，什麼會應此而生呢？「這兒比一切還多，歌德寫道，我照例是十分平靜，只有對太稀罕的大地驚奇。」

在他眼裏，世界好像永遠生存在沉醉裏，他也混入這昏迷中，那時在尼阿甫誰會想到政治？人們的生命漫然地流着，今日依然是，這些人似乎從未受過任何一點思想的壓制，但也不走向平靜。音樂，歌曲，射擊，呼喊，夜中的焰火，造成一個永恒的喧嘩，除炎熱的中午外，日，夜，從未有過安靜。一點爭論都要牽動感情，繁華，但不必是富足，貧窮

，但絕不可稱為可憐，污穢與黃金：一切只一髮之隔，在主張國民道德的人看來，真是巴比倫式的迷惘，(babylonische Begriffsverwirrung) 謊語與真理，偷竊與尊貴，誠實與欺騙，在一般尼阿甫人牠們中間的差別只在：此對此，彼對彼各是較為合宜的而已；此與彼的價值恰恰相等，一切都是那樣，整個的生命，自然與人，陸與海，一個完美的現象，如人熟思所逢過的一切，在人類中才能湧現出一切道德教訓。

因此到威蘇威(Vesuv)去，為了在這奇麗的城市上，像從天國一般地下矚。關於此行歌德曾在一封最美的信裏描寫過。然後邦迫(Pompeii)這個城好像是兩千年前形成的，現在移到這裏，那末蔽塞，隱密，令人感到歲月可無窮延長，人可以在替土斯(Titus)和維斯迫斯(Vespasian)下長久生活下去。最後到巴斯圖(Pastum)那裏希臘的寺宇莊嚴地樹立在清寂中——一切隔得很近。但希臘的廢墟歌德得到西西利去領略了。

四月啓程，五月橫過巴勒摩島(Palermo)又回到尼阿甫。他好像去過一個新大陸，因為我們儘可稱西西利是北非的一個島嶼，那兒的東西都大而奇異。所以經這次出遊再回羅馬的時候，彷彿回到自己的故鄉一樣。

雖然離開不久，重返羅馬，經驗者一定能領會那種快感吧。就如我們重歸會消磨過可愛的童年的故城一樣，一個晚上走進以前所熟悉的街道，每個石子都在等候招呼我們，此時我們就會帶着一種不可名言的情緒悟到自己是這光榮之城的一部了。現在歌德才感到自己已歸寧靜，更深的古史研究開始了。因為他明白了現在怎樣可以規矩地生活，快意地工作，怎麼要這許多天，才能決定，怎麼須解決實際問題，他

明白了這些，所以心中快樂，從早年的心情我們必領悟到寧靜的鬥爭，以熱望掙脫現實，并可深嘗自由的樂趣，在以前他未想到這會是可能的。

我在做着一個青春的夢，他寫道。他依然像在舊時一樣說幻想激動，我們看見他從一個精神活動的領域渡到另一個去，那個領域與他在理想之境中疲倦了的思想成一個十分靜默的對照：他忠實地，幾乎迂腐地觀察物質的周遭，在這位詩人之旁「自然的追求者」與「多經驗的官吏」永遠消滅了，他的性格是雙重的，他把當代的真實的背景搬進自己理想的圖畫中。

現在歌德在羅馬差不多已消磨了一年。羅馬和其他城市無異，自然供給土地，人供給工作建築房屋，現在誰還能那麼迷信，說地球上某特別地點有影響人類精神的特別力量呢？但事實上某些地方或有光明之泉，或為珍貴礦植物的發祥地，或具嫵媚的自然美，因而超然位於他處之上，也未可知。——羅馬就天賦有這種魔力的特質，喚醒人們的熱望，到這裏來住來死。

羅馬位於替伯爾(Tiber)的深處，一個平原的中央，周圍有靜穆的山環繞着（像一隻盤子的邊緣），牠們直到西邊才降落下去，直達於海，美麗的陽光的海岸就形成這一邊的邊界。若臨羅馬大寺的頂端往下望，誰也不會忘却阿爾班山(Alaberberge)的輕柔的條條吧，像一隻可愛的手的揮舞，長留在我們的記憶中。彷彿千年的震世偉績都注定堆積在羅馬，從羅馬發動出來，那裏產生一種神質的空氣，霧一般地籠罩着人，黏着在人的心靈上，這見行人脚步的回音彷彿停

留在雲間，在我們的周圍發出低低的音響。

沒有一個地方曾表現過像在羅馬那麼高的天才的峯頂，如何生活，如何飲食起居，這些到處難以把握的生活外表，自然歸到一種情緒之下，在一個人們的思想與行為所默示的地方上漫遊，這種情緒在羅馬人心中流着。歌德說，見過羅馬的人不會終生不幸了。這個城給他的印象就是這個力，因為這個力至分佈在至高的哲學與宗教思想中，歌德稱羅馬城是一個「惑誘圈」(Fauberkreis)，在初次山中旅行後他寫道：我又來了，立時照舊感到自己如附魔力，喜悅，靜靜地工作，忘記外我的一切，還有我的朋友們的形體快活的來拜訪我。

現在我想說明一下這個魔力究竟在什麼地方。

我們未失掉於生活經驗元始中的一切在我們看來，好像是一首詩裏的腳色在理想境中的言語行為和在真實生命過程中不得已的言行中間一條無上境的山嶺，那裏是音調完美的，未經摧殘的，這裏則永久缺乏拍節與調和——我們中間有一定職務羈身的人，誰能貢獻出他的情緒的衝動呢？經過千百世上的忌慮，雖至純的靈感的衝動恐怕也會化為污濁了，常人所謂的放任的人們似乎却能夠獨立生存，視一切如浮雲，自己則任性之所之，不羈於世俗。這裏沒有別的道理，要生活，我們便應把物看得空泛，認識世界的本如，鼓勵自己，尋找自己的位置，來工作，安放自己。

但是追溯舊夢的熱望依然存在，在生命高旋律的拍節中，即一個冷酷的明辨的世俗者的靈魂，也不會失掉享樂的情緒，按照自己的尺度分配靜與動，不必為別人躊躇不決，自己以為怎樣於公眾有利，便怎樣去作。

羅馬可以担保証，如此，歌德在那兒的生活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人的孤獨與交往，動作與靜觀，個人意志的作爲，事件之自然轉移，也許從來未和人生最美的一段交織過，像歌德在羅馬消磨的一年。

在歌德，過去的圖像會自然地穿插到我們中間來，牠們從靈魂中穿過并且遺下牠們的足跡，我們會感到自己超然物外，認識藝術作品——從古至今——方可靜察無窮止的人類精神發展，完全的詩的創作力給予歌德一種能力，把他從目前的藝術家們所學習的，立刻應用到自己的著作中，同時這份知識是不可毀滅的，在顯然的進展中，他幾乎感到，他的靈魂和能力的生長，他的每日增加的內部寶藏又增進一份。

直到此時歌德的詩遠都是平庸的；可是最後「塔索」(Tasso)和「伊飛及尼」(Iphigenie)終把他舉上世界詩人之列，外國影响的痕跡隱滅了，現在我們不必再深述歌德在意大利的旅行，因為他在羅馬忙寫這兩部著作，我們還想知道他在那兒的情況。

當歌德離開維瑪的時候，那裏的人們是一條關住他的地平線；回來時，維瑪僅僅是一個點，從這點他的詩，與事業的影響，超越德國的邊境向外擴展，那同一的舊火炬從一隻燈塔的高處向四圍照射，牠發着靜而強的光燄，也許需要一個德國天才到羅馬去；以前有許多例子，由大天才以至於常人，他們因憎恨生活而跑到羅馬去追求享樂的滿足，並且在那裏真實地評量了他們的力量。

因爲如果，我們只要看一看他人的失敗與錯誤，只要自己承認，便會灰心地感到，什麼是未完成的什麼是錯誤的。但是如果我們周圍盡是完美，我們也會興高采烈，受莫大鼓

舞。歌德，赴意大利之前，因人與己的各種不同要求，墮入迷惘中，他不知道該到什麼地方去，現在他已擺脫與他本性不調和的一切，他辨出自己在人類事業中的地位，他向裏看，作官非出于自己內心的呼求，而是由於個人對公爵的傾心，這個時代是一個爲他劃定了的，我發覺我自己，他在給公爵的信裏寫着，是什麼人呢？——藝術家。在羅馬，歌德已經明白，欲與自己調和，非做一個詩人不可。

這次他所發覺的是「至高」。當然在他敢於坦白自己承認以前，曾經過相當的鬥爭，以藝術的磨練是人類的至高事業，也只有羅馬是可能的。在政治上強者出現的地方，人從深歷的命運中擺脫出來，猶如從那時的政治成功出來一樣；政治的統治力絕不能指示一個國家在歷史上的等級，只有一個民族的精神的創作才能劃分時代高立於一切之上，誰若讀過米士郎哥羅描寫的西斯丁教堂(Sixtinsche Kapelle)，拉飛耳的羅馬大教皇宮殿(Vatican)，還會懷疑，是否還有比這些創作更高貴更成功的人類功業？藝術，以永久的觀點來說，是惟一生存的原則，像國家盛衰興亡一樣，她表現得最清楚，並教我估價世紀。

一七八八年春歌德決定離開羅馬，他在羅馬已住得很熟了，他的周圍環境繞着些德人意人及其他異邦人，他居於他們的中心，加塞(Kaiser)作曲家，和他同住，作「克勞丁」(Claudine von Villibilla)，第施杜(Urschtein)，畫家，摩利茲(Moritz)敬感的美學家，和他交誼很密切。安哥利加，考夫曼(Angelica Kaufmann)，著名的女藝術家，是他至友，歌德晚年編輯自己的書信成一本「意大利旅行記」，書前記著一句話「我也在阿卡甸(Arcadien)」，末尾還寫到他在羅馬的住所，那

舒適的大房，涼爽的大廳，裏面放着他心愛的雕像，那花園，一株栽在瓷盆裏的檸檬樹，從樹後向花園望過去，台階，陽台，一個綠色的，開滿花朵的天國；一切丟下都覺難過，還有那天國的安靜，牠的幸福，他十分覺得無處可以再得。

想起最後的日子，心中甚感觸。

「在一個極可紀念的情況下，我預備與羅馬告別；行前三夜，一輪明月掛在清朗的天空中，一個魔力，一向散佈在這非常之城中我們常感覺到的，現在却直襲人心腑，月光，像在溫和的白天照耀着，他的反光時時射亮深色的陰影，來提示孤獨者，這時，我真如置身在另一個單純的大天地中。

零亂又煩惱的日子度過後，因朋友極少，覺得十分孤寂，最末一次遊完長長的 Corso 以後，登臨大教堂，牠好像一座仙宮亭然獨立在沙漠中，瑪克奧萊 (Marc Aurel) 的不像使遊人憶記「唐圓」(Don Yuan) 中的大將，並使人明白他的非常事業，我倒沒有留意牠，從後邊的樓梯下來，黑暗的陰影投射在四周，完全黑暗。Septimus Severus 的凱旋門正立在我的前面；在維阿。撒克拉 (Via Sacra) 的靜寂中，平日那麼熟悉的景物，現在則顯得奇異又陰森，待我走近鬥獸場的高柱前，隔着柵欄向隱密的內部探望的時候，不覺周身戰慄，不敢多留，趕忙退回來。

離別的時候，我心裏有一種特別的痛苦，這個世界名都，一段時期曾做過他的市民，今後不會有再來的希望，這次離去，我心裏的情緒是不可形容的，除非實感，誰也不能分嘗，這一刻間我反復背誦歐維德的輓歌 (Ovid's Elegie) 這是他為紀念一個類似的始終追隨着他的命運而寫的，這首小詩常常在我心中跳躍。

從那一夜煩惱的肖像遊到我靈魂前，牠成了我在羅馬的最後一夜，

我常思念那一夜，牠留給我那麼多珍貴，

至今由我的眼裏還滑下一滴淚，——

人聲，犬聲全已安息了，

盧娜 (Luna) 她在高空指揮着黑色馬隊。

我望着她，瞥見了羅馬的大教堂，

牠們仍舊在我們近旁放着光。

我特用牠來表現我自己，我的境遇的時候，我不過剛剛能够背誦這些生疏句子，我為把那裏的煩惱寫出來，在旅途上我忙了幾日夜，竟一行也不敢寫，惟恐深刻痛苦的那層氣氛一旦消失，我不願近看一切只怕攪亂這甜密的痛苦。

可是牠不久就破滅了，如果我們以感動的心情來觀察世界的詩的事業，塔索 (Tasso) 的影像不能打開，所以特別喜歡把那一刻自己熟悉的地方寫下來，在弗羅倫斯大部時光都消磨在快樂而華麗的花園中，這些地方現在還能够為我立刻喚回過去的日子與情感，所以我寫下那些地方。

如此，歌德便離開了那美麗的國土，這時他滿心默想着他的詩。

初回來的時候，歌德似乎不能再習慣往日的狹流，這個感覺如此強烈，他甚願意馬上再回意大利去，這時塔索都是他的安慰者。

但是不久他便振作起來了，他在羅馬已獲得很多，現在無論到那裏，獨自都可平靜地生活了。他開始作一部偉大的工作，就是整理在羅馬期間的收穫。他回到自己的思想中去

，這份思想，朋友中頗少有能理解的，直到後來過了幾年，席勒才把他從沉默裏拉出來，

此二人初遇——彼此都需要的——便開始不朽的友誼了，誰也不能想像再有比此二人更美的友誼。

席勒據有了歌德在意大利的收穫，多麼令我們羨慕；歌德坦白地接受了席勒對立的思想，我們蒙受多少益處！

席勒說他自在空間藝術方面直是一個野人，這是維廉洪伯爾特 (William von Humboldt) 到羅馬時接到他的信中的話，他問洪伯爾特在那裏有什麼意義，他在那裏找到什麼的。當歌德在旅行前受他的詩才以外的無窮事物打擾阻礙的時候，席勒為每日麵包寫做，必須比歌德還要失掉得多。但是歌德方面，一個逐漸的鎮靜，一個內發的隱沒的要求漸漸轉為另一性格，這時的席勒却日有開展，而影響直接達於羣衆。此後，當他們最後彼此剖露心懷的時候，真是兩個性格都完美了，他們以一個力工作在一起。某一個時期中，他們各在不同的路上獲得了外在的自由，因而達到一個共同的信念，就是他們除做詩人外，別無二途。

他們互相表達商討，提供給我們一個精神的自然進程的大觀。

二人必須在一起工作，他們討論彼此的作品，如同一件共同事業，在天文界我們見到一種現象，當兩個行星互撞的時候，併而為一，仍舊繞太陽前進。在歷史上我們也能見到：我們不能夠在他處找到更類似的情形。在偉人們出現的地方，他的周圍常為寂寞籠罩着，時間，空間，情感把他們分隔出來，大天才們，他們的個性自己創造得愈完滿越難得常人信心，此種感覺在歌德和席勒是一樣強烈，他們必定自己

推動自己。可是後來他們才有最理想的親密的結合，不覺令人想到，這樣結合的可能是人類性格完成的一個紀念石，是萊辛人類教教一文中所潛含的觀念的一個證明。

觀察此二人的時候，我必須常記得：在意大利轉變期的歌德是一個四十歲的人，這次旅行恰當其一生的中點，青年與老年的分界，在這分界點以前他是年青的，幾乎神話式的歌德，在他上面散佈着一種靜秘的朦朧。以後，一切都轉變了的現代的歌德，我們說他還在活着，因為他的著作，好像是今天初寫的，一樣生動，我們有福賞讀他的著作的人們，可以同他談話，跟着他的眼睛觀看，如果他的詩是由熱情漸漸過渡到靜觀，日趨於平靜，那末他的性格的轉化程序也是如此。他寫「親和力」(Wahlverwandtschaften) 的時候是六十歲，七十歲時寫的 *Marianne*。一踏進羅馬，他覺得好像減小了十歲，但是歌德不能長久年青，同一切必死的造物一樣，光輝的熱情時代終會循自然的法則過去。

歌德和席勒的活動時期恰值法國失却一向掌握的精神的至高地位的時候。但是這個過渡不是突然的。歌德按服爾太的唐克來 (Tancrède) 複譯，席勒則按拉辛的菲德拉 (Phaedra)。仍和以前一樣，把法國作品在德國提倡起來。天才們又回到意大利和古代去，這個前進無阻的勝利的新運動的主力就是歌德。自從他去意大利，他的文克曼 (Winkelmann) 成名，拉斐爾 (Raphael) 米士郎哥羅 (Michelangelo) 的作品普及以來，羅馬又以至高學府聞名，在這裏一個可以完成至美的教育。

現在仍舊是。任何政治變更都不能攘除這全能的力量。

(下接五十三頁)

陵及其他

秦佩珩

一 陵

晨曦染着秋衣，我重新踏上三年闊別的古陵。陵前，那條呻吟的細流，今日枯竭了。紅的廟牆上不再閃耀着光輝。我的夢被幾塊骸骨攪亂了。

千萬個翁仲在哭泣着時代的荒涼。靜靜地我站在兩扇鑲着古釘的陵門前。當我用一隻手按上那古香色的門環時，一個老者的面孔很快的在我面前出現了。我說：

「王老，你好？」

他投給我一個驚異的視線，這種沉悶窒息着我兩頁心房的憤恨還是慚愧；是憂慮還是悲哀；是寢息的愛還是死去的憎？我在漸漸想說了，「你不是那年在陵旁給我燒茶並陪我談話的王老麼？」但是我說：

「這，請問是不是十三……？」

「十三……？但……我却……却不認識你……」

「完全不記得了麼？」

「先生，對不起，一時倒想不起了。」

「那麼，我又說了，「你還記得二年前煮在茶裏的那

「斜陽照冷楓」的詩句罷？」

「×先生，你從那裏來？」

「從北平。」

「北平？」

「是。」我點着頭。

蝶般的黃葉從東邊飄到西邊，待我走進屋內，在一條板凳上坐下時，死的寂靜，逼迫着我向他發問了：

「怎樣祇有你自己住在這裏？」

「我喜歡自己住在一個地方。」

這種不經意的撒謊，把我的心弦緊張到不能再增加一分悲哀的程度，我像坐在一具似曾相識的屍屍旁邊，正聽一個冤魂一頁一頁地讀他那酸苦的生活史。

疑竇終於打開了，我向他這樣開口：

「上次給我跟蹤的那個充滿快樂而滑稽的少年呢？」

「你……先生，是問的……」

「啊，是問的那個吉訶德式的人物。」

他的聲音顫抖得越發厲害了：

「他是……我的兒子……×先生……就是你說的那趕驢的小子……他是三年……三年前娘死後……後，留下的我惟一的親愛的兒子……」

「向那裏去了呢？」急急地插嘴了。

「被打……打死……死了……」

他乾涸的眼裏，湧出幾滴血淚來了：「先生，你看廟後槐樹上那許多彈窩；你再看陵下那數不清的彎彎曲曲的土溝，你一定會明白的。」

「雜牌子曲」的研究

王 虹

「雜牌子曲」是這古城中時曲的一種，是由許多不同的雜曲湊合而成的。——舊名「八角鼓」，是以鼓的形狀得名——在演唱時因爲所用的方式不同，所以又有種種名稱：一人彈弦，一人彈八角鼓，僅唱類似「小令」的（「岔曲」的篇幅較「小令」長。短「岔曲」在百字左右，長「岔曲」多在二百字以上。）叫作「岔曲」；自彈弦自唱的，叫作「單弦」；一個人彈弦，另一個人唱的，叫做「牌子曲」；兩個人以上化裝彩唱的，叫作「牌子戲」，又名「拆唱八角鼓」。儘管名稱各別，但是它們所用的曲牌，所唱的腔調，並無差異，所以我們統稱之爲「雜牌子曲」。

「雜牌子曲」並不是一個奇怪的東西，也不是中國文學的一支一節，而是構成一支一節的一個分子。它有來源，有歷史，是因循着幾千年來的舊路一直走下來的。我的最大的企圖，也就是要申明這一點。

關於「雜牌子曲」的起源，向來有種種傳說：有的說是創於富筱槎（又作寶小岔）；有的說是創於白蘇雅；有的說是創於阿桂，議論紛紛，似乎都有些附會。不過，各家對於它的產生時間和地域，都一致的主張是起於乾隆（一七七二——一七七六）平定大小金川的軍隊中。用「鞭敲金鑼響，齊唱凱歌還。」的軍歌改造而成的。劉振卿在「八角鼓遺聞」裏說：

阿文成將高宗御製之「大有年」，「萬民樂」，「龍馬吟」，「飛黃詞」等滿語軍歌譯漢……以撈得番苗之樂器，如勒得勒倭（金川鼓也），播切兒（大銅鑊也），打拉達（銅鈸也），大蒼格（小鑼也）等，使軍士合湊而歌之。相傳今之「羣曲」即創於此。

在三十年前的雜耍館中，當「八角鼓」上場時，先由兩個人問答，說明「八角鼓」的來源，然後彈起弦子，唱「大有年」，「萬民樂」，「龍馬吟」，「飛黃詞」四個「岔曲」，表示不忘本的意思。（說見金受申「八角鼓源流考」）「羣曲」現在還有人唱，有「萬壽香」等曲子。

齊如山在「八角鼓」文中引德壽山的話，主張「岔曲」創於富筱槎。他說：

夫凱歌者，乃國朝所遺之吉兆也。昔日阿將軍攻取金川時，營中駐紮，未曉春夏，惟看樹葉之青黃，方辨冬秋之節令。故凡作凱歌之詞曲，多以樹葉爲題者，乃我兵思家之情景也。當乾隆間，阿桂攻取金川時，營中有寶小槎（當即前之富筱槎）其人者，按高腔脆白制爲六字凱歌，令兵士習之。初名「脆唱」，嗣以創之者爲小岔，故又衍名「岔曲」。「脆唱」又分「岔曲」，「琴腔」，「蕩韻」三支。「蕩韻」習之甚難，今已失傳，現在所通行者，只「琴腔」，「岔曲」二支而已。

這裏說「岔曲」初名「脆唱」，是用高腔改造的，有「岔曲」

「琴腔」、「蕩韻」三個支派，這是很新鮮的意見，可以備我們參考。據說：「蕩韻」很難學，所以失傳了，我們無從知道它是怎樣的東西。「琴腔」現在還有少數人能唱，所唱的有：「大實話」、「子弟過會」、「大爺縱妻」等，每句用「兒」字作語尾，並無腔調，只是一口氣由緩而急的數唱到底。李家瑞先生「北平俗曲略」「琴腔」條引「大爺縱妻」曲文，結構與「子弟過會」同。金受申「八角鼓源流考」說，這種曲子叫做「直樑」可是「直樑」這種名詞不見於載籍，不知有無此調。齊如山「八角鼓」文中，又引了一條八角鼓的舊聞；雖於「雜牌子曲」本身歷史的考查並無幫助，却可以作為一般傳說的代表。

衆兵回兵以後，散防歸家，各兵弁探望自己三親六眷，談講路途景緻，營中規則，打杖實迹，得勝詞曲，在京所居人等，喜聞其言，樂聽其曲，凡遇會親聚友之日，必約阿將軍營中兵弁能唱能講者，作一時之盛，所以走局由此為始也。後來其道大興，言官糾參，通於上聞，言說阿桂所帶之兵，自回軍以後，不理差務，墮入百姓之家，口唱淫詞浪語，有失營規，大傷風化。聖上聞知，勃然大怒，立傳阿桂召見。將軍悉知其情，親面口奏，言說我兵所詠者得勝詞曲，所講者打杖實迹。聖上聞知，回嗔作喜，乃曰：國家祥瑞，可以使民聞知，即刻口傳諭旨，着八旗弁兵，富豪大員之子弟，准其接續排演。恐怕遺失祥瑞，命掌儀司速做隨凱歌樂器，掌儀司遵定章程，議做手鼓一面，鼓鑪八角，每角安放小鈸三扇，為三八二十四個固山，鼓下垂杏黃鵝黃雙穗，分為左右兩翼，又為國朝豐收，殺生雙穗，將此鼓與龍

票散放八旗，與民同樂。所以子弟走票者，乃走諭旨之龍票，從此凱歌，改為八角鼓之名目矣。

這一段牽強附會的話，看來令人可笑。如：出征人不辨春，夏，秋，冬，只好看看樹葉的青黃，所以用樹葉為題的凱歌，就是兵士思家的情景。這好像是小孩子講的故事。又如：「聖上聞之，回嗔作喜，即刻口傳諭旨，着八旗弁兵，富豪大員之子弟，准其接續排演。恐遺失祥瑞。」又很像章回小說中的語句；至於說：鼓的八角像八旗，二十四個（實際只有二十一個）小鈸像二十四固山，兩根穗子像徵殺生雙穗，也都是很難想出來的道理。總之，這些話都是藝人誇大的宣傳，想借着「聖上諭旨」，「御製」樂器，來抬高這「玩藝」的聲價。其實一種藝術的優劣，要以它本身是否健全為條件，否則，一個半身不遂的跛子，就是有人來扶持他，也難使他成爲一個健行者。何況「聖上」的力量只足以催毀藝術，並不能培養藝術；看了那一部鼎鼎大名的「四庫殘庫」，就可以瞭解這話。藝術的起來，是由下而上；並不是由上而下。「聖上」們所致力的是「欽定……經」，「欽定……史」，「欽定……」，制定「八股文」的那位「聖上」，已經是了不起的天才了。至於真懂得藝術的「聖上」，那只有陳後主，宋徽宗一流，但，那怎好與乾隆相比！

我們對於「雜牌子曲」的構成，認為是一種傳統文學的流變。豈明先生在「重刊寬裳續譜序」裏說：

據我現在的意見，這類民歌集……我們第一要緊是當作文學去研究或賞鑒，不要離開了文學史的根據而過分地估價，特別是憑了一時的感情作用。我把她認作

小令套數的支流之通俗化，便是把她從詩歌的祖母這把高椅上拉了下來，硬派作詞曲的孫女兒，坐在小凳子上，我曉得一定有人很不滿意，或認為反動的議論亦未可知，不過我相信在她文辭情意的因襲上很有明顯的形跡可見……

這種演變是文學中的常態。如：詩之所以變為詞，詞之所以變為南北曲，南北曲之所以變為明朝的「時調」，再變為清朝的「雜牌子曲」完全是一個原因，一個方法，一條道路。沈德符「顧曲雜言」說：

元人小令，行於燕，趙，後浸淫日盛。自宣，正至化，治後，中原又行「瑣南枝」，「傍妝台」，「山坡羊」之屬。李崆峒先生初自慶陽徙居汴梁，聞之，以為可繼「國風」之後。何大復繼至，亦酷愛之，今所傳「泥捏人」及「鞋打卦」，「熬綫髻」三闕，為三牌名之冠，故不虛也。自茲以後，又有「耍孩兒」，「駐雲飛」，「醉太平」諸曲，然不如三曲之盛。嘉，隆間，乃興「鬧五更」，「寄生草」，「羅江怨」，「哭皇天」，「乾荷葉」，「粉紅蓮」，「桐城歌」，「銀綫絲」之屬，自兩淮以至江南，漸與詞曲相遠，不過寫淫媠情態，略具抑揚而已。比年以來，又有「打棗竿」，「掛枝兒」二曲，其腔調約略相似，則不問南北，不問男女，不問老幼良賤，人人習之，亦人人喜聽之，以至刊布成帙，舉世傳誦，沁人肺腑，其譜不知從何來，真可駭歎！又「山坡羊」者，李，何二公所喜，今南北詞俱有此名，但北方惟盛愛數落「山坡羊」其曲自言，天遼東三鎮傳來。今京師妓女慣以此充絃索北調，其語穢褻鄙

淺，並柔澹之旨亦離去已遠，而羈人遊壻嗜之獨深，丙夜開樽，爭相招致，而教所隸箏篋等色，及九宮十二則，皆不知為何物矣。

本來散曲也是人人喜唱，人人喜聽的曲子，後來一般士大夫階級參加擬作，用「工巧」和「古典」掩蔽了它的天然美麗，成為僵化的死物，就不再為民衆所歡迎了。但是，民衆是離不開文藝的，他們把南曲中：「駐雲飛」，「羅江怨」，「山坡羊」，「鎖南枝」，「傍妝台」，「耍孩兒」，「園林好」，及北曲中的：「醉太平」，「哭皇天」，「寄生草」，「乾荷葉」，「掛枝兒」等曲牌的句法，加以改良，而給與新鮮的情調和活力，造成一種新的曲子，而用舊日的曲牌名子來號招。這種辦法並沒有什麼可怪，在唐時七言絕句所用的牌子，如「浪淘沙」，「虞美人」，「浣溪紗」等，到五代時已經作為長短句的專用曲牌了，又如在「白雪遺音」中所見到的「山坡羊」，「駐雲飛」等，它們的句法，形式與明時曲完全不回，所以沿用舊名的原因，是爲了易於號招，這是過渡期間文學的一種常態，所以最初的明時曲並未能完全脫離宮調的限制和南北曲的格律。到了隆慶，萬歷間，它才脫離了散曲規律的羈絆，獨立起來。像：「劈破玉」，「掛枝兒」，「羅江怨」，「駐雲飛」等曲子，在大江南北風行一時，一般文人學士也來參加擬作。王伯良「曲律」卷四說：小曲「掛枝兒」，即「打棗竿」，是北人長技。南人每不能及。昨毛允遂貽我吳中新刻一帙。中如「噴嚏」，「枕頭」等曲，皆吳人所擬。印韻稍出入，然措意俊妙，雖北人無以加之。故知人情原不相遠也。馮夢龍就是一位「時曲」的作家，並且編輯的有：「山

歌」，「掛枝兒」等集子。

這些「時曲」給與「雜牌子曲」的資料，是：「山坡羊」，「耍孩兒」，「鬧五更」，「寄生草」，「羅江怨」，「哭皇天」，「銀絞絲」七種。但「銀絞絲」「雜牌子曲」作「銀紐絲」；「鬧五更」不知是否即「雜牌子曲」的「嘆五更」。「嘆五更」是很古的民歌，敦煌出土的俗文中就有「嘆五更」一種。

這種「時曲」，到了清朝初年，就慢慢的衰落下去。「霓裳續譜」中還選有「掛枝兒」，「劈破玉」，「駐雲飛」幾支，到了「白雪遺音」出版時（一八〇七）已看不到它們的踪跡了。（雖有「駐雲飛」等曲子，但是與明時曲不同。）於是又有新的俗曲起來代替它。劉廷璣「在園雜志」（一七一五）卷三說：

小曲者，別於崑弋大曲也。在南則始於「掛枝兒」……一變為「劈破玉」，再變為「陳垂調」，再變為「黃鸝調」；始而字少句短，今則累數百字矣。在北則始於「邊關調」，蓋因明時遠戍西邊之人所唱，其辭雄邁，其調悲壯，本涼州，伊州意。如云：「斗大黃金印，天高白玉堂；大丈夫豪氣三千丈，百萬雄兵腹內藏。要與皇家做個棟樑，男兒當自強，四海把名揚，姓名兒定標在凌烟閣上……」明詩云：「三弦緊撥配邊關」是也。今則盡兒女之私，靡靡之音矣。再變為「呀呀優」，「呀呀優」者「夜夜遊」也。或亦聲之餘韻「呀呀嘯」。如：「倒扳槩」，「靛花開」，「跌落金錢」，不一其類；又有「節節高」一種，「節節高」本曲名，取接高之意。

王驥德說：「掛枝兒」是北人長技。這裏說：「在南則始於「掛枝兒」」這恐怕是看到南方出版的「時曲」集而生的誤會。

至於「邊關調」，現在仍舊在演唱着，聲調悲涼，雄邁，頗有老杜「兵車行」的氣韻，不過「大丈夫豪氣三千丈，百萬雄兵腹內藏。」等句子，確實未曾聽過。乾隆六十年出版的「霓裳續譜」第八卷末尾選了一本「邊關調嘆五更」，由送丈夫出征唱起，到團圓時以「清江引」作收。又鈔本「邊關調十二月重樓」詞意與前述「嘆五更」相同，只是把五更換成十二月，末尾也以「清江引」作收。

正月裏是新年，（重）丈夫出征去掃邊關，（重），花燈兒無心點，收拾弓和箭，忙忙不得閒。（重）。猛聽得街前鼓樂聲喧，（重），為兒夫辦行囊，那有工夫去看。衣服做幾件，（重），袍子褂子多多絮上棉，（重）。眼兒中淚汪汪；手裏縫針線。離別萬萬千，（重）。平地風波折散姻緣，（重），與兒夫今朝別，未知何日見。在「霓裳續譜」出版時，「邊關調」還未被「雜牌子曲」所採用。現在「雜牌子曲」中，已經有了「邊關調」這個牌子。

其餘如：「黃鸝調」（「霓裳續譜」作「黃雁調」；又作「黃梨調」，並誤。），「倒扳槩」，「霓裳續譜」作「倒扳槩」，「靛花開」（俗作「句花開」，誤。），「跌落金錢」等，也都是「雜牌子曲」中的調子。至於：「陳垂調」，「呀呀優」（按即「霓裳續譜」，「白雪遺音」之「呀呀嘯」）等，生命都很短促。「節節高」是北曲仙呂宮曲牌，「雍熙樂府」（卷四），及「金瓶梅詞話」（第二十七回）都選有此曲。「霓裳續譜」卷八中選了一

支時調。嬌滴滴的蘭麝香，我可偷看新郎，他就蓋世無雙。阿彌陀佛，燒着了高香，拜了高堂，俺就入了洞房。街坊鄰居來看新娘，我可願意的裝腔。我把臉來高揚，就美的我這心裏拿着那模樣。單等到黃昏，我就巧會鴛鴦。在別的地方，我們還沒有看見這種曲子，大概在清初已不甚流行了。

到了乾隆的時候，新興的「時曲」已經繁盛起來，代替了「掛枝兒」，「山坡羊」，「駐雲飛」等的地位。關于這時期「小曲」發展的情形，李斗「揚州畫舫錄」（一七九三）（卷十一）說的最明白，他說：

最先有「銀紐絲」，「四大景」，「倒扳漿」，「剪靛花」，「吉祥草」，「倒花籃」諸調，以「劈破玉」為最佳……又有黎殿臣者，善為新聲，至今效之，謂之「黎調」，亦名「跌落金錢」……後以下河十腔唱「剪靛花」，謂之「綱調」。近來羣尚「滿江紅」，「湘江浪」，皆本調也。其「京腔子」，「馬頭調」，「南京調」之類，傳自四方，間亦效之；而魯斤燕削，遷地不能為良矣。於曲中加引子，尾聲，如：「王大娘」，「鄉里親家母」諸曲；又以傳奇中「牡丹亭」，「占花魁」之類，皆土音之善者也。

這些小曲的起來，給「雜牌子曲」增加了許多新資料，像：「吉祥草」，「滿江紅」，「起字調」（疑即「白雪遺音」的「起字呀呀喇」），「馬頭調」，「南京調」，「王大娘」（本係曲名，後來變成專門曲調）等，使「雜牌子曲」的內容更加充實，更加健全起來。

李斗說：「於曲中加引子，尾聲，如：『王大娘』，『

鄉里親家母」諸曲。」這是幾句很有用的話，所謂加引子，尾聲，正是「雜牌子曲」的組織。「鄉里親家」（「霓裳續譜」卷五）開頭用「銀紐絲」，結尾用「秦腔尾」，是一本完整的曲子。由此我們可以說，「雜牌子曲」的構成是在乾隆五十八年以前。

總起來說：「雜牌子曲」是一種綜合的藝術，它的來源，它的歷史，都很廣泛，複雜；但是，它的血脈依舊和詞曲是一個系統。所以我們要探討「雜牌子曲」的歷史源流，應當從詞曲去着手，那才是比較可靠的方法。

三

「雜牌子曲」是一種超宮調的俗曲，結構與南北曲相似，在一套曲子的開頭，用一個「岔曲」作引子；結尾由兩個「×尾」作尾聲。在引子和尾聲的中間，插入一個以上的曲牌，組成一套。例如：「霓裳續譜」卷五「香閣冷落」

（岔曲）（正）香閣冷落，自想奴的命兒薄。我那情人兒，要去拋撇了我，好教我難捨難離！是又難割。情人兒去，奴也會說早回來，奴好等着。想必是情人帶酒歸來的晚，你看那天邊的月兒，將近待落。要說來說說來，要說是不來，就說那個不來的話。為何叫奴自是等着？（銀紐絲）（小）尊了聲姑娘，聽着我說！我看那人甚欠平和，忒輕薄，信着口兒常把謊來說。一生最愛賭，終日把酒喝，姑娘啊！他見了一個愛一個，吃着碗裏還看着鍋。還有一句兒我不對你說。我的姑娘啊咳，邪貨人，他是人邪貨。（重）

（南鑼兒）（正）姑娘惱，皺雙蛾！小賤人，莫胡說，嘴尖舌快你愛拿錯。今夜佳期一定準，誰許你這等咯嗦？

(岔尾)叫丫環把燈撥。(小)丫環說：姑娘啊！怪困的睡覺。你那知心的人兒不來了。你聽聽樓上，是那咚咚咚啊，又打那二下子鑼。

這裏所引的「岔曲」，只是當作普通曲牌用的。真正作引子用的「岔曲」，內容多半描寫風花雪月，與整個故事沒有絲毫的關聯，如：「風雨歸舟」，「歸去來辭」，「秋聲賦」，「漁樵耕讀」等。現在引「贊劍」作例。

待時聽天命，歸隱山中滿懷氣不平，終日裏似醉如痴，若顛若瘋，萍踪浪跡放脚行。歸來時，月掛松梢，氣朗天清，松濤如雷震，石虎鬥蒼龍，這不就勾惹起無外之懷添豪興，抽劍在手中，吳技略，劍法精。鯉魚明月下，煞步把身停，故意將劍撇彎，失手擲直，噹哪哪的響，地動山搖，狐鬼皆驚。乾坤字動心：心沉淀，冷身半醒，一聲響，老天何故困英雄？

「岔曲」中差不多都是這樣的文字，除去一些傳統的爛調以外，只剩下一個空架子。

談到「岔曲」的功用，一方面固然是爲了引起聽衆的注意，一方面是爲試驗三弦的音節是否合適，所以在「雜牌子曲」脚本中，都沒有「岔曲」，僅是藝人演奏的時候，隨便唱一個罷了。在某種情形下也可以不唱。

在散曲中，用同一曲牌作兩首以上來演一個故事的，叫作「重頭」。在「雜牌子曲」中，也有類似的情形：

(羅江怨)紗窓兒外，漆墨兒黑，無心緒，強入羅幃，似睡不睡，我：方：方——方才睡。忽聽得外面，喊叫如雷，行無所有，去轉又回，吓的奴，雙手拉被。
我：蒙：蒙——蒙頭睡。 「霓裳續譜」卷八

(羅江怨)青石樑一過，常山峪在眼前。鞭鞭打馬，奔路前顛，看看來到了，：藍：藍——藍平縣。那一日是八月中秋，皓月高懸，光輝萬里，白晝一般，家家供月，把：菓：菓——菓子獻。官員人等，也把月光來觀，思想在家，也把月兒來圓，划拳行令，：多：多——多隨便。如今到此，別一洞天，冷々清々，可對誰言？空對明月，：長：長——長吁嘆。 「鑿儀術嘆」

看了這兩支曲子，我們可以知道，「羅江怨」的組織是：每六句作一組，兩組爲一支。兩句一叶韻。每組末句三個重疊字，用三個轉折腔銜接。

在南北曲中，有用兩個不同的曲牌，合成一個牌子的，如：「十二月帶堯民歌」，「醉高歌帶喜春來」，「雁兒落帶得勝令」，「沽美酒帶太平令」等。在「雜牌子曲」中也有同樣的情形，如：「平岔帶馬頭調」。平岔帶戲」，「寄生草帶尾」，「剪靛花帶戲」，「寄生草帶白」等。

由於「雜牌子曲」的種種構成習慣，就可以證明它與南北曲密切的關係，進一步來說：「雜牌子曲」是詞曲的支流，末節，是因循着幾千年的舊路走下來的「詞曲子孫」。

現在把「霓裳續譜」裏所引用的曲牌，輯錄在一起，以代表一七九五年以前「雜牌子曲」的內容。

- | | | | | | |
|------|------|-----|-----|-----|--------|
| 河南調 | 北河調 | 彈黃調 | 馬頭調 | 楊柳調 | 盤香調 |
| 玉溝調 | 攤黃調 | 番調 | 西調 | 京調 | 慢西調 |
| 利津調 | 獨柳調 | 黃鸝調 | 螺絲調 | 南詞 | 彈黃調 |
| 單黃鸝調 | 雙黃鸝調 | | | | |
| 絃子腔 | 吹腔 | 西腔 | | | |
| 孝順歌 | 楊州歌 | 秋歌 | 秧歌 | | 秦吹腔花柳歌 |

寄生草 北寄生草 南寄生草 怯寄生草 番調寄生草

矮調寄生草 便音寄生草 塚字寄生草

起字岔 坎字岔 數 岔 慢 岔 平 岔 西 岔

岔 曲 半 岔 塚字單岔 起字平岔

岔 尾 西岔尾，馬頭調尾 寄生草尾 怯音寄生草尾

重重續尾 秦腔尾 黃鸝調尾 跌落金錢尾 剪靛花

尾 塚字寄生草尾 落 尾 番調寄生草尾

南跌落金錢 北跌落金錢 雙跌落金錢

剪靛花便音 寄生草便音

剪靛花 滿洲剪靛花

綉帶兒 耍孩兒 南鑼兒

蓮花落 雁兒落

刮地風 一江風

玉姑娘 會親娘 王大娘

平岔帶馬頭調 平岔帶戲 寄生草帶尾 剪靛花帶戲

寄生草帶白

塚字緊 倒翻講 紛紅蓮 老八板 詩 篇 倒推船

玉娥郎 倒搬槳 南 詞 兩句半 園林好 打棗竿

疊斷橋 銀紐絲 清江引 羅江怨 起字階 油葫蘆

採蓮紅 嬌 聲 江兒水 靛花開 重疊序 重重續

沽美酒 呀呀啲 山坡羊 駐雲飛 桂枝香 滿江紅

劈破玉 戲 韻 節節高 玉溝調塚字 雙劈破玉

自「霓裳續譜」出版到現在，社會間又興起了許多的戲

劇，大鼓書，時調，給「雜牌子曲」增加了若干的新資料。現在把我們所知道的牌子列舉出來。

連珠調 南園調 南河調 南城調 湖廣調 雲蘇調

靠山調 樂亭調 梅花調 邊關調 十把調 小郎調

四平調 二簧調 平 調 嘆十聲調

山東怯快書 子弟書

金錢蓮花落 山東蓮花落

四板腔 數 唱 小磨房 太平年 數 落 嘆五更

反二簧 古人詞 打花鼓 南鑼北鼓 石玉崑書讚 九

轉貨郎兒

以上所錄曲牌共一百四十七種，因為資料缺乏，當然遺漏的很多，不過僅就這一百四十七種來看，其中有三分之二已經失傳了，現在通行的只有四十幾種。在這四十幾種之中，就種類來說，包括有：皮簧戲，大鼓書，子弟書，快書，花鼓戲；就地域來說，有：山東，河北，湖廣，兩淮，遼東等地。真是名副其實的，「雜」了。我們推想這種曲子所以能持久流行的原因，就在於它能捨棄一切將要死亡的曲調，而吸收新興的時代歌曲。

四

「雜牌子曲」的取材很廣泛，上自戲曲，小說，下至社會的風土人情，全都可以拿來作成曲子，可惜，記載這種曲子的目錄書，還沒有被我們看見。所以這種曲子究竟有若干種，現在我們還不能確定。現在我們把平日習知的曲子，列在後面。

演「三國演義」故事的，有：「連環計」，「鳳儀亭」，「捉放曹」，「三顧茅廬」，「草船借箭」，「羣英會」，「單刀會」，「美人計」，「八陣圖」，「取城都」，「天水關」，「汜水關」。

演「水滸傳」故事的，有：「醉打山門」，「烏龍院」

「武松打虎」，「桃簾裁衣」，「獅子樓」，「翠屏山」，「開弔殺嫂」，「醉鬼回家」，「風流餓口」，「活捉三郎」。

演「西遊記」故事的，有：「高老莊」，「收沙悟淨」。

「金錢豹」，「盜魂鈴」。

演「隋唐演義」故事的，有：「秦瓊觀陣」，「箭攢羅成」，「羅成托夢」，「讚秦瓊」。

演「今古奇觀」故事的，有：「珍珠衫」，「卓二娘」，「杜十娘」，「雙生貴子」，「蝴蝶夢」，「鴻鵠鷹」，「紫荊樹」，「鳳凰橋」，「獨占花魁」。

演「聊齋誌異」故事的，有：「胭脂判」，「小翠」，「魯公女」，「西湖主」，「蓮香」，「冤獄」，「杜小雷」，「鳳仙」，「考弊司」，「申氏」，「水莽草」，「續黃梁」，「端雲」，「細侯」，「勞山道士」，「阿寶」，「黃九郎」，「邱麗玉」，「驅怪」，「畫皮」，「引狼入室」。

演「說唐傳」故事的，有：「摩天領」，「白袍救駕」，「射雁」。

演「包公案」故事的，有：「奇冤報」，「抱粧盒」，「劍包冕」。

演「五代殘唐」故事的，有：「十三太保」，「飛虎山」，「打棗兒」，「訪賢」，「拷童」。

演「楊家將」故事的，有：「令公顯聖」，「碰碑」。

演「白兔記」故事的，有：「磨房產子」。

演「金瓶梅」故事的，有：「得鈔傲妻」。

演「琵琶記」故事的，有：「掃松」。

演「白蛇傳」故事的，有：「遊西湖」，「斷橋」，「盜靈芝」，「金山寺」，「清明祭掃」，「合鉢」。

演「三下南唐」故事的，有：「雙鎖山」，「劈牌」。

演「西廂記」故事的，有：「請張生」，「十里亭」，「夢樓」。

演「英烈傳」故事的，有：「寧武關」。

以南北曲，皮簧，梆子為題材的，有：「雪盃圓」，「六國封相」，「蘆花計」，「蟠桃會」，「因果報」，「打皂分家」，「青石山」，「秦雪梅弔孝」，「祭歸」，「沉香床」，「春香鬧學」，「查關」，「藏舟」，「打面缸」，「變羊記」，「王瑞蘭」，「趙禮讓肥」，「中山狼」。

以社會風俗習慣為題材的，有：「大爺縱妻」，「逛西頂」，「當皮箱」，「瞎子逛燈」，「怯探親」，「三伏數龍」，「烟筒誘勸」，「家庭訓」，「變美遭殃」，「窮逛白雲觀」，「窮逛萬壽寺」，「雜合麵訴功」，「誘隔」，「八仙慶壽」，「瞎子算命」，「老媽開榜」，「百花名」，「水燈火判」，「鑾儀衛嘆」，「卸了車兒」，「百花成親」，「中頂會」，「二美爭夫」，「情人頂嘴」，「妓女自嘆」，「百花點將」，「母女拌嘴」，「大錢托夢」，「大燈名兒」，「靈官廟」，「獲軍嘆」，「管管名」，「賣雜貨」，「熱河嘆」，「嘆旗詞」，「綉衫襪」，「武判」，「五福堂」，「冷不防成家」，「小孩語」，「陰毒蓋世」，「五聖朝天」，「鬧花堂」，「漁樵問答」，「姊妹爭強」，「子弟開榜」，「天官賜福」，「萬壽香」，「茶館許願」，「老媽上京」，「四老媽開榜」，「遊宮」，「韓湘子上壽」，「麻雀牌」，「五代恩榮」，「百戲名」，「醜妞出閣」，「醜唱輪」，「結盟重義」，「菜果名」，「樹襖訴功」，「烏槍訴功」，「婆媳頂嘴」，「紙

名」，「樹襖訴功」，「烏槍訴功」，「婆媳頂嘴」，「紙

名」，「樹襖訴功」，「烏槍訴功」，「婆媳頂嘴」，「紙

名」，「樹襖訴功」，「烏槍訴功」，「婆媳頂嘴」，「紙

名」，「樹襖訴功」，「烏槍訴功」，「婆媳頂嘴」，「紙

牌訴功」，「國孝斷戲」，「票友托夢」，「宮花報喜」，「姐蕩拌嘴」，「青草茶館」，「別古寄信」，「百壽賜福」，「百燈名兒」，「百鳥朝鳳」，「烟鬼嘆」，「破金陵」，「馬天榮」，「要飯嘆」，「南探親」，「邱繼先」，「北探親」，「白溝河」，「大聘嫁」，「八仙慶壽」，「大八仙」，「小八仙」，「罵女」，「哭城」，「怯太太進城」，「趙城虎」，「胡吃」，「王婆子罵鷄」，「小寡婦上新墳」。

關於記載「雜牌子曲」的目錄書，我個人尙未見到。上面這個目錄，是依據本地報紙的娛樂廣告，劉半農先生的「中國俗曲總目稿」，「霓裳續譜」及單行本的「雜牌子曲」寫成的，共得曲目一百九十八種，（「岔曲」及「琴腔」除外）雖不完備，恐怕也超過了十分之八。至於僞誤的地方，當然也不能免，我希望異日能有機會來改正它。

一九四一年三月三十日改訂

（上接四十二頁「歌德在意大利」）

去時的人和回來時的人判若二人，高乃路（Concini）與奧克爾（Schinkel）伯拉頓（Paten），都是意大利的創作。每一個新的德國語言的精華都出自羅馬，這是我們今日還得感謝的。直到最後歌德覺得自己是意大利與德國間調和者，他不僅尋找以往的意大利的偉人們，拖近我們，而且留意從南方來的一切。現代意大利大詩人阿爾菲利（Alfieri），他不僅個人熟知，並且搬入自己的悲劇，在維瑪導演出來。他更熱心蒙都尼（Monzoni）的著作。意大利語，那末柔美適於表達個別思想，在每一個懂得牠的德國人真是一個調和的，親密的聲音。但願歌德所撫育的德意志的崇高關係，在我們中間，日益活潑起來。

初雪

張之潤

黃昏緘默了鴿笛

片片的陰雲增加了晦暗的顏色

爐畔孤獨的心情

輕輕的誰叩扁閉的柴扉呢

遲遲的夜漏深沈

黯然落漠的燭火

淒涼的宵夜感覺寒冷

枕上的冥想

悠然情緒遙遠了

絲縷間的輕夢

陽光的溫暖

一枝希望之花

而北風裏行人少了

故人千里

寂寞的歲月無語

屋簷止青年的痕跡

讀昔日的書冊想些什麼

告訴你此地漠然雪山冷冷

父親的太息

劉德毅

(一)
滿山全是翠色的竹子。偶然被仲夏的南風輕輕拂掠，就有一種比松濤更悅耳的音樂，散佈在山的四周。緊靠山脚下，有所小型的南方式的建築物，這是嘯夫先生的礦務辦公室。小屋的前面，橫陳着清澈如鏡的溪水。每天有老鷹在溪上緩緩地盤旋，似乎在借這反射清晰的鏡子，欣賞牠自己的雄姿。溪旁兩岸的垂柳，領着一群不可盡名的花草，靜靜地在聽蜂的歌，看蝶的舞。翠鳥修飾得十分漂亮，專待那些不甘伏於水底的魚兒作糧食。溪上架着一條屋橋（註一），從橋過去十來步，有一大片矮屋，差不多全是山石築成，房子的左端，突出一根高大的烟筒，整年和火車頭似的冒着黑烟，這是嘯夫先生的錫礦鍊鑄廠。

嘯夫先生是位中年人，貌豐體碩稀疏的頭髮下，藏着一副靈敏而縝密的腦子。銳利發光的眼睛被近視鏡片遮着，唇邊常啣一根呂宋，他二十八歲時繼承他父親遺產三分之一以後，就開始經營這新的企業。一九一四到一九一八年全球瘋狂地演了一次武劇。許多英勇的少年躺在戰場流血，許多臂纏黑紗的少女跪在教堂流淚。然而嘯夫先生竟因為他可作武器的原料出產品，替國家挽回不少利權，一定的，也將自己的財產放大了不少倍。廠中的設施，一日比一日完善了。

山間的夏日，和海濱的夏日一樣可愛。太陽的熱力，只會叫城市的人們叫苦。某一天下午，嘯夫先生正在那辦公室的小樓爬滿了碧蘿的朱欄上憑望，遠遠看見對岸的草地上，

一個白點向自己這邊移動，十多分鐘後，一位十七八歲神氣沈着的少年，完全呈露在屋橋的出口了。少年手中提一個小皮箱，緩緩地向前邁進。及至看見欄上那隻擺招的手，才一步快一步走，終於像投林蔡鳥似的，進了這所小房。

少年是嘯夫先生的兒子，是一個幼失母愛的孩子，他因為沒有人教管，所以在剛到七歲那年，就將他放在省城一座可以寄宿的師範附小內，一直到中學，還是讓他過學校生活，家庭的樂趣，對於這少年是陌生的。他父親因為要用全力發展企業，除了經濟供給以外，其他一切全交給學校。他有一位後母，是位專能在表面上獻殷勤的女人，這樣人很能使人生厭，所以他也不愛親近她，每逢放假回家，總不願和他後母住在那間座與叔伯合居的大廈裏，而願意到他父親的別墅兼辦公室的小屋內。

嘯夫先生是一向沉默寡言的，他兒子峙寧更是青出於藍。他們一塊住著的時候，父親得閒寧願吐煙圈玩，而不肯和兒子談天。兒子呢，除了抱書本和釣魚外，也不去擾亂他父親的野心。室內有位文書助理，是精於聊天的，處在他們父子中間，也無所施技了，只好和廚子搭擋，所以屋裏雖然添了一口人，靜寂却和以前一樣。可也有鬧的時候，那是當彭奶奶來看她乾兒的幾天。彭奶奶是峙寧的乳母，也兼乾媽，在峙寧生母臨終之際，她會受過托孤之詔的。她是位很誠樸而多言的村婦，十分受男女主人的知遇，所以峙寧入學以後，

嘯夫先生令她回家，而工資照常支給，並且擇些腴田，租給她的丈夫。

峙寧過這暑假，是高中學生了。一天下午，由家中轉來學校通知單，告訴開學的日期，他看完後隨即轉給他父親。他們父子倆計算好了一年的費用後，就開一張條，叫峙寧向對岸賬房去取。峙寧一到賬房，立刻被一群先生們圍住，他們製造若干諛詞，灌進這位少東的耳裏。總管周先生也卸下那付對待工人的面孔，笑嘻嘻跑到峙寧身邊，拍着他的肩膀說：「少爺，松筠在S中在上學，是你知道的，今年他的國英兩門沒及格，我知道你這兩門全好，這學期想求您監督他，指導他。你的功課真好，我在那邊看見過的。」他指着辦公室說。「……」

管賬胡先生聽到這裏，用眼斜貶周先生的背影一下，然後對技師艾先生作一個鬼臉，隨手又寫了一行字擲過去，胡先生打開一看，上面寫：「拍完大馬拍小馬，這總管可以世襲罔替了。」胡先生啐了一口，將紙條揉碎了。

(二)

凡爾賽條約，在嘯夫先生看來是可咀咒的，他並不是可憐日爾曼民族將來的命運，而是可憐新大陸的軍火商，即是可憐他自己。因為自從這條約簽字以後，軍需品和牠的原料全往下直落價。從這裏我懷疑世界上的同情心，是否全是裝飾過的自私。

出品落價的補救辦法，只有減低成本，或另覓財源，兩大匪呂宋化成煙和灰以後，這位實業家有了左右逢源的法子了，他計算鍊鑄的耗費指數，煤的地位相當高，並且煤在這礦業區內，是切要的，這區內五座工廠所用的煤，全是由四

十里外，用人工運輸來的。當需要超過供給時，物價上騰在經濟學上是不足怪的。所以嘯夫先生計算，要減低成本，非先從煤下手不行。他開始暗自籌備，兩星期後一件可喜的報告，幾乎把這位冷靜的先生從椅上跌下來。這報告是他特派的技師送來的說：在離工廠二十里左右，發現了煤礦苗，並且為證明煤質相當好，用紙包來一塊。嘯夫先生反覆看了三次報告，又向來人審賊似的詳問一切，然後將那礦物很鄭重地擱在硯台蓋上。

經過爐司證明那煤質的良好後，嘯夫先生暗地獨自去勘察那塊產煤區——一塊未經懇植的荒原。巧妙的計劃行使完了，那塊荒地由業主的手裏，賤價投到他自己的懷中。三個月後，普利煤礦公司，宣布立案成功就在此地成立了。跟着大量的生煤和焦塊開始傾銷，這時舊業主感到痛定之痛，同業們也暗地切齒，因為嘯夫先生沒有替他們留有餘地。整個的礦產區全被他獨吞了。

三年來普利公司的煤，不但能使嘯夫先生自營的鑛廠不起煤荒，其他四家同業，也受到成本減輕的便宜。某天這位礦主正坐在新運到的沙發上，悠閒地吐着煙圈，門開了，工頭張宏進來，他站得很恭順說：

「近來工人都說，礦井內審鬼（註二）鬧的很凶。」
「是嗎？不過那是礦井內常有的事，你這老行家，告訴他們不要大驚小怪的，難保有人故意想跟我玩點花招。」嘯夫先生的眼鏡，向工頭上下打量。

「不過這次鬧的很厲害，我親眼看見的，燈火一下去，便有十來個火球叱叱地往四處飛散，可怕，我想頂好改用手電燈。」

「手電燈，」瞞天先生三字念的十分鄭重。「你沒有打聽現在是甚麼行市，我使不起。」他覺得工頭想外水了。

「先生，那你不想法，總是危險的，不記得當年寶山礦井的事嗎？」

「假如手電燈沒發明，我們只好停業，是不！去告訴賬房，每盞燈上安一個保險罩，想無妨了，我現在手頭很緊，你們總得體諒我點。」

「是，是，」張宏看見先生的臉上神氣，不敢再往下說了。

(三)

轟然一聲巨響，全山的鳥全駭得往上飛，賬房的玻璃，戰慄着，不一會大禍的消息傳播附近。礦氣 (fire-jump) 爆炸的結果，五個工人活活燒死。橫死在城裏不算甚麼，在山間到是一個了不得的事件。幾天來附近二十里內，所談的全是這事，有人說：「禍事發生以前那晚上，就聽見鬼叫，從西邊的山頭一直往東號去。」又有人說，某人在禍事發生那天晚上，親眼看見牛頭馬臉，用鐵鍊拉着五個人走。離山遠的人就聽見死的是十五人或二十五人，一星期後，省會某大報披露出來之後，竟是五十人。新聞描得很詳細，記者像目擊其事似的，寫得血肉橫飛。他們——記者們——根本就不打聽一個礦井內能容多少人，只要數目登在報上驚人就算盡了新聞記者的責任了。然而這番描寫，算白費了，好些人看那不關自己的事，只看標題。他們的思想都是這樣，只要事情不發生在他身上，即使天大的事，也不過把他當故事聽，聽完然後把他忘記，無論那是有關於團體，社會，甚至於國家或民族。

為那消息而煩惱的，只有峙寧，那時他正考完，他第二天的畢業典禮都不參加了，大部行李寄存學校庶務處，提一件小書包，立刻回到他父親的身邊。他看那三年不見的父親，不像以前的神采奕奕了。稀疏的頭髮更少了，並且大部白了。臉消瘦了不少。他現在正和廠中的高級職員，籌劃善後辦法，峙寧站在他跟前，叫他一聲，他只冷淡的點了一下頭。峙寧自覺在這裏，於父親是沒幫助的，他退出來，向普利公司去了。

一列茅蓋的賬房，總管是周先生，由廠方調來的。他這時正聚精會神地撥算盤珠，猛然看見少東來了，立刻從座上站起來。

「少爺幾時回來的，啊，長高了。」

「昨天。」

「知道這次的事情了吧？」

「我因看見這消息才趕早回來。」

「這五個死鬼真可惡，死得才不是地方咧，叫老爺担心，叫少爺跑這麼遠，連我晚上在這兒睡着也害怕。」他指着那張掛藍布蚊帳的床。

「我想看看那出事的礦井。」峙寧不耐煩聽了，冷冷的發出請求。

「好，請跟我來。」

他倆一齊出了賬房，往東走十來步，就是那所礦井。隧道的入口，已不完整，並且生了幾根草，井旁的抽水筒，自然也停止了工作，隱隱從井口透出點硫磺氣息。這時有一位老婦同一位法師站在井口，法師搖着師刀，口中喃喃念咒。老太太向井口連哭帶喊：

「青三，青三，出來呀，跟娘回去，哎喲，我的兒呀……。」

周先生聳起兩肩，用左手掌側立在唇邊，附到峙寧的耳旁，輕輕地說：

「我們走吧，那老婆慣會纏人，如果知道你在旁邊，她不能叫你痛快走的。」

於是他們往西走，又到了另一口井，那是事發後七天新開的。工作情形十分忙碌，工人們全是一絲不掛，每人手中提一盞電池燈，這是受了這次禍事的恩賜。峙寧看那運煤上井的情形不像書上畫的——用單輪車推，或使用起重機，而是由工人用筐背出來，他們駝着背，用雙手向上反扣那裝滿煤塊的筐，用牙齒咬住燈的手提環，像爬山似的，竭力前進。工人卸完煤塊後，空身下去的時候，一進井口就喊，大聲地呼喝。這使峙寧很耐悶，就扯住一位正要進口的工人問：

「爲甚麼你要呼喝？」

「不曉得。」工人粗率地掙開他的手。

「自己不曉得自己的事？」

「真不曉得甚麼原故，到黑暗中就想喊喊才痛快。」

「你是害怕吧？」

「害怕！哼，我男子漢。」他拍拍那黑色的胸脯。

「在井內碰見同夥還喊不？」

「喊的，兩人一同喊，在黑暗裏我們要喊，人多了喊得更有勁。」

「這盞小燈對於你們有用嗎？」峙寧改了題目，指那小電池燈，「不恨牠太小嗎？」

「當然有用，我們不恨牠小，在黑暗裏有像這樣大一盞

光，我們就覺得滿好了。」工人用嘴向左邊嚀了一下說：「來人了，我要下井去了。」

峙寧順所指的方向一看，一位工頭正提着鞭，威風十足地向這方走來。及至他看見了周先生，他立刻變和順了，像一條馴鹿，周先生把峙寧介紹給他的時候，他更和順了，像一條哈叭狗。他對那正要走的工人說：「走，何解，陪先生們談談不好嗎？不諱抬舉的東西。」

峙寧覺得沒趣，就和周先生告別了。回來一路上腦子裏被，「黑暗，」「呼喊，」「光亮」盤據了，過海似的在頭部轉。

第二天峙寧上鍊廠去玩，那裏幾乎全是熟人，他每部都跑到了，最後到了工人宿舍，那是一座十分簡陋的建築物。是一條長方形的獨立房子，沒有窗戶，可是壁上任何一方尺內，都可找到幾條透亮的磚縫。床像鑲地板似的捲成，沒有分界，也沒有帳子，床上亂七八糟，衣服和被毫無秩序地散堆着。床下盡是些爛草鞋，一進門一股霉濕臭味，只有嗅慣了的人才不會頭痛。

這時工人們都上工去了，他以爲沒有人，正要退出，隱隱聽到牆角上有呻吟的聲音，他就按發音地方去找，果然在黑暗中發現一人在那裏蹲着。

「那一個？」峙寧問：

「我呀，萬祥。」

「啊，萬師父，怎麼，病了。」

「你是少爺吧？那天回來的，唉，我病了呀，你快出去。屋裏氣味頂大的。」

「不要緊，你得的甚麼病，幾天了？」

「上吐下泄呀，兩天了，這兩天過的像過兩年，全身氣力不知那裏去了。我想你還是出去好，病去了我再陪你談。」

「唔，賬房曉得你病了嗎？」

「曉得的。」

「他們替你請郎中了嗎？」

「沒有。只給了一瓶十滴水。」

「好，我替你說聲去。」時寧輕輕地關上門，又往賬房去了，他希望這不是傳染症，那裏面住宿的工人不少呀。

(四)

晚上，嘯夫先生在煤油燈下，很悠閒的展開申報。門開了，時寧披件睡衣走進來。嘯夫先生放下報紙，無聲息地打量他將長成的兒子。幾天來因為事情的忙碌，竟使他忽略那三年未見的孩子，他很高興，覺得助手就要在希望中長成，他微笑了，父子的談話開始。

「寧兒，文憑帶回來了沒有？」

「沒有，連行李還在學校呢。在報上看見煤礦井的消息，沒等參加畢業式就回來了。」

「孩子氣，你擔心你爹會為這件事，而手足無措了嗎？急忙地跑回來，你能幫助爹甚麼？」

「是的，我也知道回來沒用，不過心裏老是吊着，旁觀比旁聽好，心裏可以不去胡猜，眼睛總比耳朵可靠些。」

「承關心，事情在今天下午完滿成功了，每位死去工人，由公司給他遺族五百元，另外用我私人名義給卹金五十元。」

「一共每位卹金合計五百五十元！」時寧暗想一條工人的生命，僅比我一年的費用多五十元。」他說：「爹，少一點吧。」

「甚麼？你說甚麼？少一點？」父親對兒子的話驚訝了。

「是的，我這樣想，用生命來換卹金，不容易。」

「唔，停止你的胡說，難道父親辦的事，還有錯嗎。這幾年書怎麼念的。」父親說的很嚴竣，但表情並不厲害，近來他很想念兒子，今天見面又覺得他兒子可愛，他不忍向時寧疾言厲色，這也許是步入老境條件之一。

「爹，我求你三件事，你一定要允許。」這位青年突然跪在父親的腳邊。

情形轉變得太快，無論嘯夫先生是怎樣有鎮靜工夫，也不得不愕然。他想他兒子從來沒有撒嬌或乞憐的毛病，他知道沒有受過慈母愛護的孩子，骨氣往往比普通孩子堅強。然而現在跪地要祈求確是他的孩子。到底父親是位能應付世情的幹才，他立刻燃上那半截呂宋，用煙來遮住受意外襲擊的臉色，然後說：

「起來，不要這樣，有話好好說。」

「我想請父親對那死去的五位遺族，每人給一個整數——一千元；現在作工的不管是廠方或礦方，每天多加十分之五；廠方的工人宿舍，改築一下，當然不為美觀，只要粗合衛生條件就夠了。還有一個附帶的請求，僱一位囑託醫士，替工人治病，並注射防疫針。」時寧站起來了。

「哦，就為這個。」父親敲敲烟灰冷笑着。「幾年念書越念越高明，關於勞資問題，當然研究得很清楚。」

「爹，不是那意思，我的請求是受現實的感動，依慈善為出發點；或者也可說為你想。」

「為我想！謝謝。」

「爹，我自信請求條件並不苛刻，在黑暗裏的他們，只要一點光明就滿意了。」

「你這幾天都跟誰在一塊？」

「爹要找主動的，主動的在這裏。」峙寧指他的胸口。

「唉！蠢才呀，我整天忙碌是爲誰。你不要被血氣迷住，而誤認了對方。」

爹，是的，我在請求以前，面面都考慮到了，按現在情形來說，你答應這三件，不算鉅大的損失。爹，獨自吃糖，四周的人不但不會感到甜味，而且容易生出嫉妬或憤怒。爹，遲緩的氧化，有時也會燃着而燎原的。爹，幾年來出產的旺盛，你所得的除了更忙以外，還有甚麼？這是人生的真義嗎？」

「……」父親沉默了。

「爸，勇敢點，『作任何事都要勇敢，』正如你所說的，我想作善事更不能例外，你答應，請你立刻答應。」兒子看出父親的弱點了。

「好，按你的辦。不想三年內，你會變成如此倔強，我替我將來擔心。」父親沉思以後說。

「爹，請從明天起就實行。」峙寧明白被利慾遮住的天堂，打開難，闖上非常容易，正如開一個活蚌壳似的，不能放鬆一點。

「請放心，我是食言的人嗎？」父親看出兒子的思想，露出一副成功者的自信力來。「去睡罷。」嘯夫先生站起來準備上樓。

峙寧輕輕地扣上父親的門，立在院子裏，一陣仲夏午夜的清風，迎面吹來，他在這靜的宇宙內，感到和平，調諧的

氣氛。這時新月高懸天心，用她那尚不充足的光明，偷偷地撒在人間。

(五)

彭奶奶知道峙寧北上的消息，提了一籃煮熟的紅茶蛋，和淹漬過的豬身上的零件，來作她乾兒路上的旅菜。她明知這二十來歲的青年，已經不須要別人照顧行李了，可是她仍舊按老例，從峙寧處要來鑰匙，把已經整理好了的衣服，一件件重檢視一遍，開了的口袋縫，搖動的扣子，全在縫紉老眼下修理好了。她一面收拾行李，一面老淚縱橫。她知道峙寧這次離她更遠了，她生怕照顧不到，將來對不住，那她認爲已在天堂的慈善女主人——峙寧的母親。她叮嚀她的乾兒，達到目的就來一封信，因爲她已在神前許願，默禱護佑她那只差十月懷胎的兒子。

峙寧此去在他父親的計劃裏，先到上海，然後會同舅父，一同北上。嘯夫先生也爲孩子這次遠行，特意親自送到長沙。

嘯夫先生到了省城，乘機會宴請他舊日的同學。好些在社會上失敗的同學，都不知去向了。留在當地的全是當日的執紼子，現在居然大半是本地的名士了，他們的生活相當優裕，並且結了一個甚麼社，整年賦詩飲酒，清談注書，在一般人的眼光中，認爲他們是地上神仙。

傍晚，峙寧同他父親由一位世伯家回來，在惜陰街的馬路邊上，父子並行地走着。

「你今天真有福，和一班知名之士一塊談話。」父親對兒子說。

「唔……。」

「你難道不滿意這班博古多才的文學之主嗎？唔唔甚麼，批評給我聽聽，合理就原諒你。」父親猜中兒子的思想。

時寧覺得可以發言了，他說：

「爹，他們像盜墓匪，專門從陳腐的屍骸上，找些東西來滿足自己，並且引以自豪。若果他們能畫蛇添足地發揮古人不合時代的陳見，或者強湊硬合地註一部書——連著者本人也會啞然失笑的。他們更覺得了不起了。比方今天孫老伯的「周易闡理」，他自己覺得不可一世，據我想遲早是包大紅袍（註三）的材料。隨園詩話上有一聯：「目中自謂空前古，海內誰知有九洲」，到可以作那班人的蓋棺定論。」

「你強詞奪理，你太輕視文學了，你這無知的孩子。」
「我才不輕視文學，輕視文學的是他們，他們把文學當作街人的工具，進身的階梯，消遣的玩具，高興時藉這發狂，倒霉時藉這發牢騷。他們忘了，不，他們根本就不知道文學的真正偉大價值——那推動時代的武器。」

「你太不遜。」父親覺得兒子的話有點合理，然而爲了維持父親的尊嚴，他這麼說。

次日黎明，父子兩並排站在碼頭上。汽笛叫了一聲，父親用手輕拍他兒子一下說：「去吧，跑到你母親的故鄉，去求知識上的光明之路。」

兒子對父親深深鞠了一躬，輕輕地說：「爹，走了。」
抬的時候，第一次看見父親兩眼淚珠。

小販的划子，離開輪船四散了。汽笛再叫一聲，就鼓動輪子，這遊子的長征開始了。

船在朝霧裏消失她最後的白點，曠夫先生也和有些送行

（下文接六二頁）

歸來

江楠

今夜算是我夢魂就道來歸
欲作屈指計算

忽見蛛網已封固了昔年
簷上的風霜

輕拂一下征衣上的塵土
却驚飛去棲居的蝙蝠

留下夜色滿畫殘窗
那倦了的夢魂啊

將永悽依於古琴之爰商了
一朵紅花

是青春的約言
（然青絲早去

有衰老空壓鬢邊）
今夜想重提舊事嗎

聽平原上的馬蹄
奔馳而飛逝

於是記憶凋殘了
拾不走斷續的三行兩句

却讓一燭螢燈
灰牆上描一隻淡影

追逐時光的老人

公孫熾

這個人帶着滿臉風塵在我家中倏然一現；今年他整整活了八十五個年頭了。看他黎黑的臉子，雪白頭髮，掉盡牙的癟嘴，襤褸的衣褲……沒有一處不顯示他是怎樣貧生；却又奇怪的怎樣就從貧乏中爬活過來。

自從我的遠祖留下不少地畝于江南，旅居到北地時，這個人，就儼然類似我們的老朋友了。那時對于他，我可不詳細。偶而由老年人口中得來的一點點關於這終身貧苦人不重要的敘述，當然不足以回味。我們關懷的，倒是他那面部滄桑，活活畫出這古老國度中，某種人的生存。設若以他為代表，我們便很清晰人類故事的演進，再也無需乎什麼撈什子的歷史了。這種人，極馴良安居，從生到死平板得讓人悲哀于尋味；人與人之間，早成爲混然一體。如果我們也學着責今追遠的心懷，一心向往桃墟秦人的存在；這個與世無爭的可憐人，却也配得起讓我們謳歌。

據說自我們遠祖離鄉背井，帶着北方人所說的：「南蠻子」氣概；在××處起始生活時，這個人就和我們有了關聯。直到如今，他的姓名還不十分詳細。因爲從來也沒有人像煞有介事的問起談起，既然太熟悉，到也無需乎再多開口一問了。我們稱他爲「看墳地的」或「看墳地的老頭。」

至于所謂墳地，並非我家私塋。幾百年來，我們祖上的墳園是在××省的家鄉，迄今未變。所說的這墳地只是×省亡命在外的落迫同鄉，葬埋或暫存棺柩的義地而已。隨人類

後天高飛鶩遠或冒險的習性，死亡于外鄉的人遂多；我們那地方人，也和其他省份一樣，在此地的極南部，也有個義園。幾十年來這管理的職份，始終由這老頭兒擔當起。

說起來很早很早了，我那極其能幹的曾祖，據有遺留下田莊外，曾在××城市置下可驚人數目的房產，處于那條繁華著名市街；從西到東。一排排使當地人有點兒羨慕的忌妬。手下並有五個以上的銀錢莊，居然也彷彿一個小財主了。那時除了原籍的鄉士有地畝等不動產外，以外有兩個時常寄住的地方，皆有不少的產業……無需乎我再多說吧，由于這種原因，彼時的揮霍也頗令人咋舌。這位曾祖更有個喜講「外場」，能花錢的姨太太，及一位秀麗的掌珠。祖父不能容于民國初年的畸形家庭，自己悄悄跑到上海。那時這位曾祖和如夫人及千金，已轉到××處遊水逛山去了。生活的靡費豪華，却也可觀。比如某年自西湖回到上海時，那位老姨太忽然心血來潮，在××租界自己設了一幢偌大樓房，佈置皆仿歐西貴族宮庭式，且以數千銀子給女兒自外洋運買一架鋼琴……諸如此例，這位彼時極開化的小姐，比現在一幫自傲于交際場中；認爲風頭十足的所謂名閨仕女們，花錢，講究，無論那一方面也總要高出十倍以上了。

同鄉人，如野官稗史式的傳說，一年下鄉時，只珍珠翠玉寶石帶來的就不計其數。家中小兒們以金銀元寶鏤子充作球滾，同姓本家偷竊去的簡直無法統計……在××由微小地

方講，桌椅皆爲硬木鑲雲石的，炎熱六月天，放上猪肉等物也不會腐臭……當然，這不是自掃吹噓的憑空假造，老人們說得很詳細。由這兒，也略可窺見彼時窮極奢華的一斑了。

不到十年，被這位老姨太揮出大半，日子將近式微的節段，百巧的是她從上海遊玩來這裏的時候，便在北方長逝了。所謂福澤之事可望不可及，由天命說來解釋，這位老姨太可稱爲前生修得來，一番南北經歷總不算虛度一生，死後就寄柩於本地會館內。要說的「看墳地老頭，」自那時起，就開始和我家微微有了點情誼。

以後，那唯一棺柩就搬到南邊。但每逢年節之際，這老頭兒如一隻季候鳥，絕不脫時的看他飛到我們家。記得我五歲過後時，他在我回憶中已龍鍾得很可觀了。他來後，照例上下請安，並表示他那點窮心起見；多半攜來一袋玉蜀黍之類的鄉產，間或領隨着他那可憐小孫兒。唉，這倆個人簡直活活畫出兩個相映的典型；讓我們知道這各種自食其力的鄉下人，是怎樣從小，如大海中一顆草芥似的憑藉天然又活到老。

「嘿，少爺長高啦！」

這老頭兒照例垂手，站得筆直的。又向他的孫兒說：

「呵，你怎麼不叫少爺。叫呵。」

待收到有限的錢賞之後，又匆匆的奔向別家了。

以前，大概還種了我們一塊地，播些菜蔬之類植物聊以爲生。雖說他年年照例來，我却又好幾個年頭沒有見到他。他在我的印像中永遠是蒼老，瘦弱，可憐，但難得於這轉瞬的人海中保留着忠誠的耿直本性；他的眼，手，臉……實在

不愧爲人生前化史的一部極稀少註脚。

今天，我尚早睡未醒他又來了。聽說他鬚髮具蒼白得可觀，我爲這個無味的人事，却作一番生命咀嚼。黃昏時平台上看暮雲，被風吹得飄然神移。原來再過些天，就到中秋節了。不知爲什麼我很悵然，彷彿我已歷瞻人生滋味。感到全世界的動物，皆似一行長列隊伍；不慌不忙，用不了自己作主，相繼的生生死死。能有幾個人，像這老頭兒，倔強的迎抗光陰的穿梭。

（二十九年成）

（上接六〇頁「父親的太息」）

人似的，仍凝立在碼頭上。他想：「將來歸來的兒子，見解是不是會同今天的船似的，一秒一分地離他更遠了，他深深地長嘆一聲。

晨曦昇起來了，江風從水面息息地吹過來，這時因爲起早尚有睡意的送行人們，覺得清醒些了。

註一：上有瓦片覆蓋的橋。

註二：即 marsh gas 其分子式爲 CH_4

註三：花生豆

戲言

契霍夫原作
施岑譯

是個晴好的冬天的晌午……結滯的天氣，肌膚欲裂，娜丹卡鬢角的髮辮上和上嘴唇的茸毛上都蒙着一層銀色的白霜，她挂住我的胳膊，我們站在一座高山上，自我們站的地方一直下去展開着一片一望平坦的斜坡，太陽照在上面就和照在明鏡上一般，我們旁邊有一部小雪橇，上面繫着顏色鮮明的紅布。

「我們下去吧，娜狄葉蕊姐。彼得洛芙娜！」我懇請她，「只來一次！我包管一溜就下去，決不礙事。」

但是娜丹卡害怕，自她小雪靴到冰山底下的那片斜坡對於她是彷彿是個可怕的無底深淵，當我纔一叫她進雪橇的時候，她氣餒了，望望下面，氣都不敢吐；如果要輕生飛墮這深淵的話，不知要成什麼樣兒咧！許要嚇死吧，許要人事不知吧。

「我求你！」我說，「你不用害怕！你知道害怕是胆小，是怯懦呵！」

娜丹卡畢竟同意了，據我由她的臉色看來，她是嚇得迷迷糊糊而依順的，我把她安放在雪橇里，只見她臉色煞白渾身戰抖，我用一手挽住她的腰，兩個人就向萬丈的巉巖之下飛墮。

雪橇如同子彈一般飛馳，由於我們飛行所衝破的空氣打在我們的臉上，在我們耳邊咆哮號叫，發怒也似的狠命的把我們又拉又扯，極力想把我們的腦袋從頭頸上扯去，冷風逼

迫得我們幾乎都喘不過氣來，彷彿是個魔鬼把我們捉在鐵爪裏，咆哮的把我們往地獄裏拖曳，周圍的事物溶成一縷眼花撩亂的長條……頃刻之間，彷彿我們就要毀滅。

「我愛你呵，娜狄亞！」我低聲說道。

雪橇愈行愈緩慢，風的吶號和滑木的急旋之聲不復那麼可怕，喘氣也比較容易，我們終於到達山脚了，娜丹卡如同死人一樣，臉色煞白只剩了一點氣……我扶住她纔站起來。

「任憑如何，我再也不來了，」她，那對大眼睛滿含恐怖的神情瞧着我，說道，「不！我簡直死過去了！」

不一會她的精神恢復過來了，滿腹狐疑的直看著我的眼睛，委決不下那七個字究竟真是我說的呢，抑是她在狂風叫號中的幻想，我呢，旁她而站着，一邊抽烟，一邊凝神看着我的手套。

她挽住我的胳膊，我們在冰山附近走走玩了好一會，那個疑問顯然使得她心緒不寧……那幾個字有人說過沒有呢？……有沒有呢？有沒有呢？這是關乎矜榮，關乎名譽，關乎人生的問題——是一個非常重大的問題，是人間世上最重大的問題，娜丹卡煩躁不安的用一種稜厲的目光睇我的臉；她等候着看我會不會再說那句話，言談之中往往弄得所答並非所問，啊啊，那張可愛的小臉上的情緒呵，真是瞬息萬變呀！我看她自己和自已掙扎，想說話，想發問，但又不知從何說起；她直覺得扭盤和心虛，她的愉快攪得她不知如

何是好……

「你猜怎麼著？」她背過臉去向我說道，「我們……再滑一次吧。」

兩個人又拾級攀上冰山，我把面色煞白全身戰抖的娜丹卡安放在雪橇裏；我們又向那可怕的深淵飛墮，風又呼號，滑木又嗚嗚作響，我們雪橇的飛行最迅速最嘈雜的時候，我又低聲說道：

「我愛你呵，娜狄亞！」

雪橇停下來時候，娜丹卡向我們兩人滑下來的山看了一眼，然後低頭向我臉上看了一會，聽聽我說話的聲調，而我的語調是穆然無情，她楚楚的全身各處，甚至於她的衣袖和頭巾都顯出了不得要領迷惘的神情，她的臉上的樣子好像是說：「是甚麼意思呢？那七個字是誰說的呢？是他說的呢，還只是我的幻想呢？」

無論如何也不得要領——這真叫她煩惱，叫她急躁得冒火，可憐那女郎解答不了這個疑問，緊鎖雙蛾，幾幾乎要哭了出來。

我說：「我們回去，好不好？」

「唔，我……我倒歡喜滑橇這玩意兒，」她說着，臉上飛上一層紅潮，「我們再去滑一次吧？」

她「倒歡喜」滑橇這玩意兒呢，然而一走進雪橇，她又像以先兩次一樣，嚇得臉色煞白，渾身戰抖，幾乎氣也喘不過來。

我們第三次滑下去，我見她直看着我的臉，釘着我的嘴唇，但是我假裝着要咳嗽，用手絹堵住了我的嘴，等到行達山腰的時候，我纔說出那七個字：

「我愛你呵，娜狄亞！」

神祕呵，終於還是一件神祕的事呵！娜丹卡默然無言，在沉思什麼……我看她在回去的路上，故意把脚步放慢，等着看我究竟對她說那幾個字與否，一步一步地走，我看得出來她的靈魂如何捱受着痛苦，她用了怎樣的力量不對自己說：

「決不能是風說的！我也不願意是風說的！」

次日早晨我接到一張小條子：

「今天你要滑橇的話，請來邀我，娜。」

從此我就天天和娜丹卡去滑橇，而且我們在雪橇裏駛下的時候，每次我總低聲把那幾個字重說一遍：

「我愛你呵，娜狄亞！」

不久娜丹卡聽慣了這句話，如同喝慣了酒，打慣了嗎啡一樣，少了就不能生活，不錯，飛墮冰山仍是像以先一樣的叫她恐怖，但這恐怖和危險現在卻特別賦與那愛的語言——那像以先一樣神祕而使人靈魂苦惱的語言以一種蠱惑，風和我——這兩個人仍舊是迷離莫辨……向她求愛的是誰，她並不知道，但如今這件事她也顯然不放在心上；如果醉人的只是飲料，人在喝酒的時候原不一定要擇那一隻酒杯呵。

一日晌午我偶爾獨自一人走到滑冰場；擠在混雜的人羣中，我看見娜丹卡欲登冰山，四下把我張望之後她戰戰兢兢地攀級而上……一個人去，她真害怕呀——啊啊，多麼害怕呀！她的顏色像雪一樣的白，渾身戰顫，如同要上斷頭台一般，但她一直向前走，毅然決然頭也不回的一直向前去，她顯然下了最大的決心要來試驗一次：究竟那幾個甜蜜的令人愉快的字，當我不在場的時候可會聽得到嗎？我看她嚇得

臉色煞白，嘴唇張開，走進雪橇，閉住眼睛，向人世道了永別，放開去……只聽見「嘶嘶！」滑板急旋的聲音。娜丹卡聽到那幾個字沒有，我不知道，我只看見她從雪橇裏走出來，時候顯得懶洋洋的慵懶的樣子。她自己說不清她聽到什麼沒有——只看她的臉就不難知道，飛下來時候的恐怖剝奪了她的聽覺和識別聲音及了解的能力。

轉瞬五月到了……春天的陽光倒是很溫和的……我們的冰山失去了牠朗朗的光彩，變成黑色，久而久之溶化了。人們停止了滑橇，可憐娜丹卡沒有地方去聽那幾個字，而且的確也沒有人說。既然久已，或者永遠沒有風，而我又要到彼得堡去了。

離別前兩天，是個黃昏的時候，我坐在一個小花園裏，和娜丹卡家的院子隔着一道鐵絲釘網的高籬……天氣仍然有一些冷。糞堆旁邊的積雪仍然沒有消溶，枯死模樣的樹木看來已萌芽的氣息了。老鴉歸飛，啞啞的叫着。我走到籬邊，站在那裏從一個籬縫裏窺視好一會，看見娜丹卡從屋裏出來，站在門口，悽涼悲切地仰望着穹蒼……春風吹在她白晰的準準寡歡的額面上……這使她憶起聽到那七個字的時候，冰山上向我們咆哮怒號的那風。她臉上變得非常的悲哀，淚水順臉流下。可憐那姑娘舉起雙手有如哀求風兒把那幾個字再帶給她一般，我等風順就低低說了一聲：

『我愛你呵，娜狄亞！』

天呵，你看娜丹卡情緒的變換呵！她喜笑顏開的大叫一聲，顯出愉快，幸福，和美麗的樣子，舉起一雙手來把風兒迎接。

我呢，轉身回去收拾行李……

這是許久以前的事，如今娜丹卡結婚了；她嫁了一位貴族教會總監的秘書——是她自己選擇的不是，這且不管——現在有了三個孩子。我們曾經一起去滑橇，以及風曾經常給她『我愛你呵，娜狄亞，』這話——她並未忘掉；而且現在這一切對於她都成了一生最幸福的，最動心的，和最美麗的回憶……

可是我的年歲也大了，我也不明白我為什麼說那麼一句話，不明白我那句戲言的動機是甚麼……

文藝筆花

那心中的鴿子不依舊鼓翼低訴嗎，是怎樣的一種夢中的牧歌的美。

蘆焚「巫」

她永遠像一個可憐的生鏽的釘子。

蘆焚「毒咒」

北國之春

甯懿莊

目的冷光中浸着楊樹的枝，微微地搖拽着，燭光給風吹斜了，四圍是那樣的悄……此刻我像一隻枯樹上的寒鴉，悶得發慌了，今天隔壁那位詩人生了病，所以生活上像缺少點什麼，似乎空虛而寧靜得可怕，中午時我要去訪問他，齋夫說他睡覺了。忽然一陣使人毛髮悚然的狂笑聲，我很快的走出去。在院中月光下站了一會兒，那笑聲漸漸消失了，我不由自主的走到詩人的門前，我輕輕的敲了幾下門。

「誰呀！……」一種驚訝的聲音，振得我耳膜發抖。

「是我……蘇先生，你的病好了嗎？」我在門外回答着我聽見他沉重的腳步聲，門開處現出他瘦長的影子。

「啊！小朋友，進來進來！」他很高興的叫我進去了。

「蘇先生，今天是生了什麼病？」我說了我的來意。

「今天？呵！不是今天，有許多日子了，眼鏡碎了，看不清東西，昨晚上去小西門有隻大黃狗又咬了我的手，是右手！沒法寫字了。」他很高興的舉出右手來給我看，手背上兩個深深的牙印，血凝在皮膚上，四圍都腫了，「在這嚴肅的北方冬天真冷，我的脚也凍了，」我像是有點想笑，這位詩人真有意思，有手不能寫，有脚也不能走，有眼睛也看不清東西，簡直成了老邁龍鐘的人兒所害的全身不遂症。

「那麼蘇先生什麼時候能好起來呢？」

「只要我的脚好了，便可以出去配眼鏡；我想，必須到春天。」他毫不猶疑的答覆着，然而我却驚訝了，明明自上

星期日歷上就寫着立春了，怎麼在他的心裏難道仍是寒冰下的歲月嗎？還是日歷上撒謊呢？

「春天已經到了！」我指摘出他的錯誤，詩人抬起了頭不能相信，「小朋友，春天永遠是開花的呵！」

「不，先生！北國的春天沒有花。」他似乎不了解我的話。

「先生，這裏比江南冷得多，也沒有好的園丁，所以這裏的春天沒有花！」他明白了，點點頭。

「那麼雁呢？」

「就要回來了。」

「就要回來了！」他又重復了一句。

「接到說啊！我想那時也許會暖有一點，我相信我的脚會好起來，小朋友等待我好了，咱們到青峯山，惠愛泉去玩，那裏的日出和急流都很有詩意的。」他說着臉上浮上一層希望中的微笑。

我的訪問至此圓滿結局了。一陣沉默，只聽見深巷中兩三隻狗，旺旺的吠個不息，我站起來和他告別，他送給我一個七孔簫，他說：「小朋友，這隻簫送給你吧！這是古樂，奏出悲歌來，會想到天涯的歸旅呢！」

此後一星期中我不會見到詩人的面，每次走過他的門前總覺得屋裏像沒有人似的，那樣的寂靜而荒涼呵！這些日子天氣漸漸暖了，星期日我和幾位同學在公園裏散步，遠遠

走來一個人：高高的個子，灰色的衣衫，一恍一恍，蹣跚蹣跚的愈走愈近，到對面時，我認出是那詩人。

「蘇先生，您這些日子那裏去了？」他忽然停下來，像是駭怕，然而頃刻間恢復了自然。

「呵！小朋友是你呀！」他不會回答我，他剛剛認出我是誰。

「是，您這些日子那兒去了？」我又提醒我所要問的。

「我嗎？在朋友家裏住了幾天。」他說着便向前走了。

我們幾個人在靜靜的像是孕育着生氣的公園裏蹣跚子，平滑的地上，潤着昨夜的露珠，古松放着清香，小溪也流得更起勁了，這一切使我們非常滿足。我想起那位詩人的話不盡有些古怪，爲了我幼生在北國，根本就沒見過一個開花的春天，只有在祖母或母親所講的故事中聽到在過去的日子裏春天曾開過美麗的紅玫瑰和芬芳的紫蘿蘭，然而故事中的敘述和描寫也許就是詩人的夢幻，夢幻也許終有實現的一天。我預料着到那時詩人的病好了，帶我去青峯山，惠愛泉，我好像看見美麗的花瓣映在日光中，漂在水面上，于是一陣芬芳的味兒也在我理想中的鼻尖上吹了過去。

中午時大家分手各自回家吃飯，我一進寓所的門，看見齋夫抱着一大堆破瓶子由裏面出來。我猜想着「詩人一定已經回來了，」我進了院子果然詩人的門開着，他正在屋裏收拾亂紙，我想輕輕的走過去，然而已經被他看見了。

「小朋友，快來快來！我有一件可喜的事告訴你！」他快樂得雀躍起來。我很快的跑上石階，跳進他的屋門，他把亂紙又堆回牆角，有的篇幅像是被揩磨得非常難過，怪不舒服的。他讓我坐在一個小木凳上，他由文明擺攤式的桌子上找

出一封信來，他孩子似的笑着說：「看了這是一位朋友自江南來的信，他筆下的春景多麼美麗呵！他說過些日子給我寄花種來，咱們選擇一塊小土地，將種子種下，此後北國的春色中不是也可以增加不少的點綴嗎？」我也非常高興並且答應他等花種寄來時我願意幫他種。當月色浮上樓房時我弄着七孔簫，我夢見雁的歸來，帶來了耐寒的花種。

此後一星期中我非常忙碌，一方面預備月考。一方面開始籌辦學校的半季刊。然而在不忙的工作中我永遠惦念着詩人的話，花種是不是已經寄來了呢？日子從來由人不注意中悄悄的溜過去。星期六的晚上我再去拜訪詩人時，他的臉上滿罩了淒涼與蒼白得像是灰白的餘炭，我不禁打了一個寒戰，呵！又是什麼不幸的事使這多情的詩人傷心呢？我失掉了膽量，我不敢冒昧的向他詢問。

「蘇先生，你忙嗎？這幾天可好？」我很不自在的問着。

「北京，真是座灰城，這裏連屋子裏都跑那灰色的小東西，陰森森的小東西。」他說着，又恨又怕的臉色，緊緊鎖凝的眉頭。

「是，牠們很討厭，常常會弄破了人的衣服，和拉了人家的東西，尤其是吃的東西。」我一方面安慰他，我想起上月自故鄉寄來的香腸不是也叫耗子給咯了嗎？詩人由一個小匣子中取出幾個紙包，他惱喪的說着：「小朋友，你看只剩這三包了，其餘的都給耗子拉得亂七八糟，真可恨！」

我看了，非常喜歡，花種已經寄來了呵！雖然僅剩了三種我已十分滿足，我看看窗外月光中，無言的垂柳，我看看那幾粒小小的花粒。

「蘇先生，什麼時候把花種種在地下？」

「明天早上，假若您有工夫。我們就種，不好嗎？」他由敗興中煥發起來，他又把那幾粒小小的種子包好放在高高的書架子上。

臨去，他囑咐我，「明天早點起！」

我帶着一副笑臉走入了夢鄉。

我遇見美麗的女神導我到一個世外的春鄉，是個環山繞水的村郭，一座座黃泥的小草房，籬笆牆，竹籬外有一道小溪，溪水是晶晶的清涼。隔岸是一片田園，碧綠麥秀，被春風緩緩吹來如綠波湧漾。斜陽紅得像滴血，照在一架紫色的蘿蘭花上，映着紅玫瑰的臉，嬌紅得像少女的兩頰，像是夏日裏雨後的彩虹。那邊又是白茫茫的一片，走近了，一陣陣的芬芳，呵是白色的梨花，和粉紅色的海棠姑娘，像詩，像畫。瘦弱的詩人穿着一身土布的短衣裳，右手拿着澆水器，左手拿着小鋤刀，輕快的走着。在陌中，小道上，我看見一座小山，山腰上蒔栽着龍鬚海棠。詩人笑迷迷的彎着腰除去，枯枝和野草，接着一陣歌聲，一陣簫韻，嚶嚶似蜂鳴羣芳叢中，溶溶似落花輕逐流水。漸漸的一切都茫然了，只聽到簫聲近了，高激起來，有如孤鴻哀唳碧空，然而一折之後又漸和緩似水滲沙灘嗚咽不絕，縷縷殘聲。一個大的振撼使自由夢境中跳出來。看看鐘已經五點三刻了，走到院中時，只見東方一片鐵青，光明之軍正于一層灰網背後向東方而擁進呢！一會兒又細雨濛濛。詩人已打開窗子叫齋夫給打面水。

在濛濛的微雨中我們帶了珍寶一樣的花種去尋找一塊比較清靜的土地，終于自人羣喧吵的都市裏走入荒涼的村莊，詩人停下了腳，指着前面的一座籬笆圍成的園子。

「看，這就是我們種花的地方，前兩天我已同這裏的地主商量好了，我還雇了一個看園的老頭兒——叫老王。」我們進了籬門，一個灰髮，襤衫的老頭兒，手裏拿着旱煙，脚步非常沉重的走來，充滿了笑容的臉上，像是藝術家給雕刻了精細的花紋。

「先生！您來啦！先請裏邊歇歇嗎？今天又下起了雨，真不巧！」這個村莊已為微雨澆得非常溼潤。在園子南頭有一間小茅屋，那便是這看園子老頭的住所。

「不歇了，呵！小朋友，你不累嗎？」

「不！我一點也不累。」真的我比他還興奮呢！

於是我們冒着小雨種下了種子。詩人說這裏野狗特別多，因為這四圍多半是墳地與荒坵，成羣的野狗常常出來撕食死人的肉，非常兇惡而可怕，所以他囑咐老王好好看着園子，並且告訴他我們過一半天再來。

我會非常高興呢！爲了那想像中美麗的種子已經栽培在地下了，不久的未來時一定會開起鮮艷的花來，並且也將開遍了整個的北方。那時詩人一定會笑開了，「哈！北國的春天也有了花！」我們當如何的自傲呢？我們是園子呵！

灰城之春從來是三天兩頭，黃沙飛揚的，所謂「無風三尺土，下雨一街泥」，今天自一起來就颳大風，一直到近黃昏之時，天公簡直使風癡子將大戈壁的沙漠移來了一角。我自學校中回來，在狂風中掙扎着渺小的生命，向前衝，和對面的敵風相擁，一粒粒的沙打在我的臉上，真受不了了。

眼着不平的路上滿載了污泥，眼着紙糊的燈籠着了火，眼着走着路的孩子們踏了我心愛的小草芽。沙上的足跡，被潮水沖去了。空中掠過排了大雁一行，我看見了詩人皺着眉

說：「小朋友，怎麼辨？風這麼大，我一定要去看看園子中的種子去。」因為風太大，我沒去，他一個人在狂風中去了。

由那天他去後晚上也不會回寓，在風又連吼了兩天，孤憤填滿了我的心，我會爬上煩惱的最高峯，今天好不容易像開天闢地似的回混圓中明朗起來。我看見了久遠的日光，又像病夫剛起了牀，發出毫無氣力的光和熱，我會在懷念中想起詩人，那乘風而去的詩人呵！至今還不會回來。

白天那雙燕子，斜剪着蔚藍色的天空，多美！我恬靜的對他們微笑着，「你們往那裏去？……」他們奔上青雲，而不见了，如果詩人在這裏又會寫出多少美麗而婉約的詞句呢！我惦念着去看顧花種的詩人，我要到那小園子裏去看那灌溉種子的園丁。可是世事牽着我的腳，必須得星期六，或星期日，才可以去呢！

然而在星期五的中午，綠衣人帶給我一封長信，我看了會流了幾滴熱淚，隨後便奮發起來，信是詩人寄來的，一切皆出乎我的意料。

「小朋友——葦：

這封信展在你的面前時，我已飄流到遼遠的天涯，我帶着一顆滿了傷痕的心，離開了殘酷的北國。小友，懷念中永存帶的小友！不要難過人生有聚必有散，無論我流浪到什麼地方，我永遠不會忘掉北國的春色，想起來會使我痛心呵！然而我不相信白流了血汗，只換來一片創傷。

那天我在狂風中掙扎到僻靜的小村莊，離牆給風颳毀了，黃風狂吼捲走了我的花種，一陣恐怖，使我感着目前茫茫。然而我還信，種子跑到任何地方，牠終於會發芽，怒開蕊香。小朋友，走了的園丁也永不會忘掉他手植的花木呵！臨

別時會將血淚滴在園地上，開了一朵鮮紅的花，這是我對北國的春天中第一朵花的開放啊。

小朋友！我是不值得紀念的，可紀念的只有那栽種種子的園丁，爲了光明寧願不顧一切，並且他同樣的堅信着——這些種子總有欣欣向榮的一天。

這是我們第一封也怕是最末的一封信，我永遠祝福着小朋友的快樂與安康，我永遠乞求着造物主使我那些被狂風捲到四方的花種都開了美麗的花。那時我雖在天涯海角，也會露出勝利的笑呵。是的，爲了理想中的美境，你更當振作起來，努力起來。葦！不要懊喪，前途是光明的。

在寓所中，我有許多東西希望你代我分配了。書和紙都送給你作紀念，其餘的東西可以周濟寓所房後失掉了父母的小阿三。然而那隻斷了弦的琴呵，只望你好好保存起她，爲了牠是我在灰城三年中，心緒的伴侶隱痛的回聲。此刻我像受了不知名的苦刑，回憶像魔鬼拉我走入悲慘之鄉，我由眼眶中湧出了淚水，像大堤開了口子，泛濫得滿面的洪水。雖然空洞而冷落的北方，沒有什麼可留戀的，然而我當如何難過呵。爲了我不會帶到我的力量。是的；懦弱的我也沒有使北國呈現出南江春色的力量。我只有堅信總會有一天，小朋友，你將安心的等待着那一天的到臨吧！

敬祝你學業猛進。

你的大朋友蘇林

又到了月色浮上樓房月色褪出蒼白之時，我凝着一雙淒楚的眸子，看着許多故事浮沉在記憶裏。

於是一個太息輕輕地起來，又輕輕地落下去了。

一九四一春于故城

春之安琪的尋覓

貝 淳

都說春之安琪已經下了凡塵，將帶給人間美麗，熱情與活躍，可是春之安琪底踪跡究竟在那裏，像我們這樣隱伏着的人們尚未感覺到她的來臨。

大自然在冬日的肅殺之下，的確已經忍耐了一個不短的時期，它之所以能忍耐是因為它自信，它有它的希望。它所自信與所希望的，就是那永不背約的春之安琪底熱情的呼喚。這一聲熱情的呼喚可以融化冬日的肅殺，帶回它生命的活躍，使它舒展它那嬌滴欲言的花朵，大自然底心情將要溫暖了；人們底心情也將要溫暖了。

我記得，好像是在許多天以前，春之安琪曾經露出她降臨人間的啓示，溫存的光輝，柔和的風力在不聲不響地催喚着自然。可是，誰知冬日肅殺的餘威又怨恨地發出陣陣疾呼的狂飈，滋擾了她旅程上的平靜。皚白的雪花雖然是肅殺中最悅人意的點綴，而最後幾次的點綴不但惹惱了她底情性，並還幾乎傷害了她輕盈的身軀。她悲傷，她惱怒，她遲遲不來喚醒自然。

人們等得焦急了。他們不像大自然那麼有修養，能忍耐；他們急需熱情，美麗與活躍。長時期的蟄伏塞了他們優雅靈魂底發展。當舉首仰望時，不是沉重而單調的鉛色圓空，便是一隻在枯樹頂上旋飛的失群的孤雁；這如何能引起豪放的情緒？又如何能引起深藏着的智慧？啊，多麼沉鬱！多麼壓抑！他們需要即刻打破之沉鬱，逐去這壓抑；那壓抑一的

方法便是去尋覓，去迎迓那已經渴望已久的春之安琪了。

一天清晨，幾個尋春人趕走他們踉伏的萎靡，提起康莊的步子，走出這寧靜的古城。他們緣路邊行走，天空雖稍現陰霾，而空氣却是清涼新鮮的。沒有經過任何人同議，大家皆不約而同地作了一次深呼吸。愈向前行，質樸鄉村的趣調濃厚地陸續出現。茅舍的門扉半掩着；狗臥在籬笆旁睡眠，偶而醒來，便懶散地吠叫一兩聲；雞群跑來跑去，時而在麥根窠旁撲飛。紅裳綠褲的稚子不畏料峭寒冷，蹲在狗旁玩泥土。因為冬之肅殺仍然盤踞着大自然，片片麥田除了幾個肥料堆的點綴以外，完全陷在空曠的沉寂中。他們在麥道上走着，欣賞這平和純樸的生疎趣味。土地雖不平坦，而並不影響他們健壯的步伐。他們充滿了快樂與希望，因為他們相信一定可以把春之安琪尋到；那時她所帶來的情熱與美麗真十足以補償現在尋覓的疲勞呢！靜默地向前行；每個人都是精神集中地在注意春之安琪降臨的啓示。忽然，一聲清脆的鳥鳴引得他們抬起頭來尋找那打破這寂靜的小生物。

「看！原來它在樹枝上向我們打招呼呢！」

「呵，你這自然的驕子，怎麼獨自在這裏唱歌自娛呢？讓我們來與你伴和罷！」

他們興高采烈地大聲歌唱起來，這是一隻尋春的進行曲；聽來也頗雄壯鏗鏘，邊唱邊行。風似乎懶散多了，軟軟地拂着他們的頭髮。這時，每個人都是精神飽滿，趣味昂然，

滿面含着笑容。

「我們可以放開脚步快快前進！」尋春人中的一個說，眼中含着宏毅的光。「在我底感覺裏，不知是甚麼一種潛在的力量在告訴我春之安琪底降臨的預示；她或許離我們不遠了！來，朋友們，讓我們迎上去！」

立刻滿足希望的慾望與以他們更多的鼓勵，他們並未感覺到長時間步行的疲倦，又走了一會以後，停腳在一條小河旁。

「春之安琪究竟在那裏？」其中的一個已經不耐煩了。「或者就在前面吧！」

他們向四周瞻矚，稀鬆的樹林，無際的田地及隱現的山巔雖能使他們覺得心曠神怡，而不能使他們覺得有任何春之安琪底痕跡。一會兒再低頭看時，小河中的冰一部份已經解了凍，水磨擦着它底結晶又潺潺地流起來了；何來幾隻喜鵲佇立在尚未溶化的水底結晶上互相親熱地談話！

「啊！這不是春之安琪來臨的啓示麼？一定是，這是她遠遠熱情呼喚的結果。」

正在喊着，幾顆纖細，怯伶伶的小雪球在他們面前小心地飄飛，於是便落在冰上了。一隻飛鳥的影子於水中掠過；再仰望時，灰色陰霾的天空已稍見透明；一匹白色光綫從雲隙中柔弱而輕妙地向大地探視。

「我們真是幸福！一定是春之安琪來了。我記得那怯伶伶的小雪球是常她來喚醒自然時預先在路面上所灑散的花朵；那白色光綫是她所帶來的天國之光，不要作聲，讓我們靜待着她！」他們眼光中燃滿了快樂與生命之光。

「看！你們可看見在那遠遠的山腰中有一個向我們飄飄移動身帶粉色的形體了嗎，這就是我們所期望帶給我們熱情，美麗與活躍的春之安琪。——我們的尋覓究竟不是徒勞的！」

火與光

管士濱

田野裏的夜黑得真叫邪行，有倆人底聲音續續又停停。突然聲調裏頭顫抖着希望；不同的遠方冒出兩團光亮。

「老兄，咱們可真得謝謝老天，趕緊朝這個亮兒走，甭磨煩！保不定前邊就是個小酒店，喝他幾盅燒酒再抽口旱煙。」

「別截，這可透着你眼力不強，那是能燒死人的火，不是光！我看咱們還是奔向這顆亮，你認不出火老穿光底衣裳？」

這兩個聲音隔咕了老半天，到了後來牠們是越離越遠。等第二天早晨太陽冒了紅，田野裏只見有一個人獨行。

煉

李 攷

放學回來，小明趕緊跑到渡船上來幫助祖母擺渡一些歸鄉的客人。他用力地滑動着鐵鐐；秋天的河水是平靜的，船在微波上滑行得很快。祖母坐在船尾把着舵，一面收集着客人們留給的借渡錢，一面和客人們攀談着：

「諸位離家有不少日子啦！」

「哦，八奶奶您可還硬朗？」

「唉，總是這個不死不活的樣子！」

「小明哥真乖呀，今年多大啦？」

她微笑着望望那正在埋頭滑鐐的小明，一股快慰的情緒慰過她那衰老的心，幾乎使她忘了回答客人們的問題。然而這只是暫時的興奮，因為接着又有人問起她那流落遠地永無音訊的兒子文均的消息；這使她又想到十幾年前的秋天，正當小明兩週歲時，因為年成不好，文均爲了要負起供養一家老小衣食的責任，便伴着一羣鄉親們跟招工者到關外去做工。接着雖寄一些錢回來，但過了幾年，來信又說已經當了兵，直到後來，終於是斷了消息。這其間，老太太雖然常向過渡船的來往客人們打聽；但也沒有什麼可喜的消息。她知道那不幸的悲劇已經輪到自己來扮演了；而每於寂寞的時候便感到無窮的悲傷！

「八奶奶您不要難過，將來一定有一天文均叔會發財回來的！」

客人們見到她面上憂悵的神色，便這樣的安慰她。

然而這種話對於她已失去有力的效用了，十幾年來使她已經深切地了解了它的意義；她是應該感激人們的好意的。但她又懷疑到人們彼此的同情，除却一些空虛的慰語外，還能有些什麼？而且這慰語，是更要能觸起自己的傷懷的！她只是默然地望着那沉靜的河水，混着自己的悲哀而無窮地滄流！

船靠了對岸，客人們相繼地跳下去，同時又極客氣地說着：

「有累了八奶奶！」

「哦……」

她悵然地望着他們走遠了，才吩咐小明擺回去。如此一船船地把客人載到村裏去。直到天色已經昏暗了兩岸無人等候的時候。小明小心地把錨拋在岸上。便來假坐在祖母的身旁，一邊拭着額頭的汗，一邊吃着午飯時剩下來的小窩窩頭。他想起今天在學校裏經歷的事情，便如春風送過花香一樣地覺得如癡如醉地的歡欣！他又記起剛剛講過的荀巨伯在生死危急中救助友人的義勇行爲，使他感到極情的欽佩與興奮！而在自己那幼稚的心靈中生出一種模糊而堅強的志趣。

他又想起一個日日相伴的女老師的影像來：一個瘦小而精明的女子，他喜歡她那溫慈而善笑的表情，他愛聽那溫和的話語，並且這些話會時常地在他那天真的心上掀起一層美

麗的微波！她曾說給他許多事：幻美的童話；詩樣的人生；也有他所熟習的窮苦的生活。他知道應該感謝這位女老師，因為她待自己的祖母也很好。他告訴祖母說：

「奶，袁老師說，過了年要帶我去天津玩玩呢！」

祖母對於學校雖然陌生的；但是對於袁老師却是熟習的印象中，她既沒有現在一般女子的嬌慢與輕浮，也不像鄉間婦女那樣的庸愚。在夏天晚上，她常來到渡船上和祖母談天，談着一些家常的閑話。並且有時還提示出一些祖母所想不到道理來。她漸漸地知道了這祖孫二人的不幸遭遇；同時也道出自己的隱情。她們終於獲到最深的了解。而天天則像一家人一樣，互相安慰，互相鼓勵，來度着同樣命運的生涯。

「奶，明天我向袁老師說也帶您一塊兒去。」

祖母默然地點着頭。

「奶，今天那周家小少爺因為一隻螞蟻爬上身去而嚇得哭了好半天呢！奶，您說可笑不可笑？」

小明一邊望着祖母的臉色，一邊說。

「呵！……可笑……」

在薄暗的天色中他彷彿見到祖母那不自然的微笑。

提起周家小少爺，使祖母又想起小明的母親的死來——自從文均走了以後，這個多病的女人便擔負起支撐全家生活的責任；爲了使生活比較富裕一點，所以她把小明應吃的乳又分給周家小少爺一大部份。但是是一個人的精力，那能那能禁的起晝夜不停的工作呢？所以牠終於病了，在病中，每天她還勉強地到周家去給小少爺喂幾遍乳；但一個營養不足的帶

病女人又能有多少乳汁呢？漸漸地使周家不滿意了！而終於被辭掉。

在饑寒與愁苦的交迫下，使她的病更加重了！這期間，那年老的婆婆雖然是設法地扶養她，安慰她，但這更要使她慚愧，傷心！終於是憂鬱地死去了！

自從小明的母親死了以後，祖母雖然是傷心，悲痛！然而每在她淚眼盈盈的時候，她彷彿又見到那兒媳的可憐的乞求的安慰臉色，使她突然地感到自己的責任，她應該替那可憐的兒媳來撫養起這眼前的孤雛——小明——

她在悲涼而困苦的掙扎中度過了一堆日子，眼看着小明漸漸地長了起來；並且是一個堅強的懂事的孩子。彷彿他已經知道自己的命運的乖舛，然而他並不顯得畏怯。這個會使她在那衰老的心靈中埋下無窮的希望；而每於把渡船停泊在碼頭一邊時，她總是欣然地望着那未曾流過來的河水，彷彿那水流能夠給她載來那美麗的希望似的。

這時她因爲又想起那件壓抑已久的悲痛的事來，一股熱淚滋潤了她那雙乾枯的眼睛；而不能抑制地淌了下來。小明銳敏地覺察到是祖母在傷心地哭了！他驚訝地問：

「奶，您怎麼哭了？」

「……」

「奶，我怕看您哭！奶，我要您笑！」

祖母果然笑了！然而淚水却滴得更多了！

小明，是奶奶不好，是的，有了像你這樣的好孩子，奶奶還爲什麼哭呢？」

她一邊撫着小明的頭，一邊拭着眼中的淚。

「奶，明兒我向袁老師說一定要帶您一塊兒去玩玩，奶

，您說好嗎？」

「好！……」

在微涼的夜氣中，星之網密密地罩在天空，微笑地望著眼，彷彿是一羣孩子們在那里亂闖闖地交談。小明微笑地望著它們，而對那茫茫的未來，懷着一種美麗的憧憬；彷彿是一篇勾美的童話，不時地在激動着他那顫正在跳躍着的心。祖母呢，她也在沉思着；低着頭審視着船下的寂靜的河水，她正在思索着一堆過去的日子；這水流會帶走了她的燦爛的青春，沖去了她的幸福的日子；然而却也洗去了她的一點悲哀，並且更將要給她帶來一點希望！她努力地尋找着，但是從這水流中却尋不出半點生活的痕跡！它永遠是那樣無情地流着，時時更新，正如時光一樣，過去的却如擴散了的輕烟一樣地難以捉摸。而這老人每天里只有讓那殘餘的記憶來折磨自己，安慰甚而娛樂自己！

夜漸漸地深了。水仍是繼續地緩流。

二

翌晨，小明在去學校的小道上遇着了袁老師。她每天都起得很早出來散步的。秋天的早晨是清冷的，空氣中還混着昨夜的露濕，和着那清馨的草香，不時地讓微風給送進他們的鼻中，而感到一股興奮的歡欣！她緩緩地走着，一邊在巡視着那些已熟的莊稼，一邊問小明說：

「小明，你家的莊稼割了嗎？」

「還沒有呢，奶說過幾天樊二伯有了空纜割呢！」

「呵！」

「袁老師，您說帶我上天津去玩玩是真的嗎？」

「她微笑地點着頭，一邊說：

「小明，你真癡！」

「可是奶也想去呢！」

「好，咱們一塊兒去！」

她緊握起小明的手，像姐姐一般地給他整着衣服。

「袁老師，天津好玩嗎？」

「很難說，我想若是按你那孩子的心理看來一定是好玩的，因為在那裏有你在圖畫裏見過的洋樓，汽車和電車，還有你所沒有見過的玩意兒！……」

小明的臉上現出一種幻想的微笑了。

「然而你也許要怕的，因為那裏也住了一些生疏的外國人和抗槍的兵士！」

「不，袁老師，小明從來沒有怕過什麼！」

太陽漸漸地昇上來了。小明的勇毅的神色正像朝陽一樣，鮮紅而堅實地衝了上來！這雖不免有些幼稚，但是在袁老師看來却不如如此。她認為幼稚是孩子的本色，她以為自己和一般小學教師的責任正是在培植這些孩子們的正確的幼稚見解！不應該只重書本的講述，因為她覺得一個「人」的教育比任何都重要得多！所以她這幾年來曾遭過一些同事們的譏笑！但是她却不灰心，因為她在小明的身上發現了自己的成績！

她滿意地笑了。

「小明，你的話很對，因為世界上就沒有什麼可怕的事；胆小的人是永遠不會有什麼出息的！」

隱隱地聽到了上課的鈴聲，校門前的操場上的一羣孩子們也似地擁進了校門。於是他們也趕緊地走回學校去。

三

晚上，袁老師在薄暗的煤油燈下翻着舊日的日記；當閱到六月二十一日那一天所記的文字時，她便默默地讀下去：「暑假快到了，我到這個新環境裏又輕輕地放過去一年的時光；在這一年中能夠給予那羣天真的孩子一些什麼呢？而我自己又曾得到一些什麼，除却是彼此的欺騙外，那點算是真誠的表露？」

所謂小學教育難道就是這樣的簡單嗎？而小學教師也是每個知文識字者都能做得來的嗎？如果教育的意義仍是注射式的，則恐怕中國的前途，還不會有什麼進展的。

當一群孩子們呆着眼癡癡地聽着我們的講書時，我總是感到無限的慚愧的，因為我除給他們一些傳統下來的知識外，再沒有一點新鮮的東西了！

所以我以為一個理想的小學教師不是任何人都能做得到；他自己，應該對人生先有一個比較清楚而正確的見解和認識；並且他還要知道如何去教育一群天真的孩子，使他們不致于再走他們娘老子走錯了的路子！」

她讀完了這段文字，沉靜思索了一會，便又提起筆在「九月二十五日」這頁空白上寫了下去：

「小明真是一個不平凡的孩子；他彷彿已經認識了這個世界，雖然不免幼稚；但是幼稚却正是孩子的本色！我總是這樣想：一個人的幼稚並不能算做他的缺點，只要他沒有固執的成見，他的前途是有希望的；試想社會里那件新的改革，是由涵養淵博的人所幹出來的？並且每項改革的初起，幾乎都要被那些人們譏為幼稚的！所以我想幼稚正是孩子的優點，它可以使他們虛心地接受一切，並且也是未來成功的動力；而培養出一個堅韌的個性來！」

小明的幼稚是堅強的，如果能受着堅實的鍛鍊，他的前途是沒有止境的。然而人事的安排偏偏又是這樣的有趣，不，這個孤苦的環境不正是他那很好的鍛鍊的洪爐嗎？如果他出身於富貴之家，一定又將是另外一個典型了。

然而如果有一天他失掉他那年老的祖母，在這樣的世界里，一個孩子能夠怎樣地走呢？這是一個問題，而且是必來的問題，我應該幫助他，像一個姊姊似地；因為他是那樣可憐而又可愛的孩子！」

她寫到這里，毅然地放下筆，那激動的情緒恰像是那未來的不幸已到眼前似地；但是當她把思想再放進沉靜中時，她彷彿見到一個極熟習而微笑的男人影像，顫抖地對她說：

「茹，你應該休息一些時候了！這幾年來你也太辛苦了！在一群譏笑的聲息中你孤寂地走着路子，沒有人了解，更沒有人同情。你不應過于折磨你自己，你也應該再找一個伴侶來做你疲勞時的安慰呵！」

「我不，因為我還沒有感到疲勞和孤寂。我最近認識了一個慈祥的老人和一個天真的孩子；他們並不譏笑我，並且還極尊重我，愛護我；徵，你放心吧，有了他們，我並不感到孤獨。」

「可是你也不要過于愛惜老人和孩子，因為他們都不是推動這個時代的人物。老年人已經是現社會里的渣滓，不久便要消滅的。兒童呢，不過是田中道里的小草，也不會燃起燭天的大火的，老年人是過去的人物，孩子們是未來世界的柱石，能抓住現代這個齒輪的，只有和你年紀相仿的人，所以應該從這群人們里來選擇你的工作的伴侶。」

「徵，這是你的人生觀，固然是理想中最美的一個；但

是我却不那樣想法。我覺得我可以從那和善的老人身上得到有力的人生經驗，而她惡生活又是那樣地淒涼而悲苦；但却是一個充實的人生。我每天和她在一起，正好像在讀着一部偉大的小說，我可以由那裏照出我自己的新影子來！去走我的人生新旅程！那個孩子呢，又是那樣聰明而堅毅得可愛，我可以在他的身上栽下我的希望，慢慢培養它，將來親自看着它發芽，生葉，開花，又是一件多麼有趣的事！」

「可是你自己的工作呢？」

「我嗎，反對那舊的傳統的教育方法，實驗新的「人」的教育便是我唯一的工作！」

「這樣你還是需要伴侶來共同努力的！」

「呵！……」

這些話使她明白自己在過去的幾年中，把一切事情都看得太簡單了，而且也過於相信了自己。她現在才明白自己一個人的力量是多麼薄弱；並且也可預計它會產生怎樣的結果。是的，她確認徵的話是對的了。但是她想起周遭所熟識的人們中，能有人會了解她嗎？並且那個又是她的工作的伴侶？她失望地說：

「徵，你看在我所有的朋友中，那個能認識我，了解我？他們一天到晚對我只是愚蠢的詞談，只希望在我身上能够得到一點性的安慰。此外更不談到什麼理想，什麼工作。她們呢，對於我只有敷衍和妒忌，並且又是那樣的膽小無力，在這種環境中我則只有孤獨的往來，去在那老婆身上尋經驗，孩子身上種希望了！」

室中是一片出于她意外的沉靜。

她再也聽不到對方的話聲了。當她睜大了眼睛去尋視時

，又何曾有過微的面影；當時不過是自己精神的凝滯，思想的矛盾罷了。這室中，不會有過微的蹤跡。他已經死了。現在是寂寞地躺在荒涼的墓場上，鑑賞那清白的月光和淒切的秋聲了。

她默然地低下頭，一股痛心的哀情火也似地湧了上來，使她又想起一些輕烟縹緲的往事：

——是一個春花爛漫的季節。那時她還是某女中的一個高中學生。一天的早晨，當她們坐在教室里喧吵地等着國文教員馬老先生來上課時，是沒有人注意到室外的動靜的，她們照例是喧嚷嘻笑地取鬧，因為馬老先生是和藹的，從來沒有埋怨過他們的喧囂。

門輕輕地開了，進來的却是一個陌生的青年。

他微笑着向她們說：

「馬先生病了；他因為怕就誤諸位同學的課業，所以我來替他同諸位在一起研究幾天。我呢，經驗與學識都疏淺得很，當然遠不及馬先生的。但是我以為教育絕不是注射，一種學術的探討是需要師生共同的努力的。所以我希望我們要打破師生的界限，來彼此指導，互相的鼓勵……」

他接着又說些文學理論的話；他的態度和話題使她們在心情上却引起一個大的衝動；這些對於她們都是新鮮的，並且是馬老先生所未曾講過的。是的，她們覺得自己是需要新文學的，因為他們覺得新文學是極接近實生活的，並且主要的原因，是新文學能夠給她們無窮的趣味。

於是她們希望這位新教員來長期担任她們的課了。她們會向學校當局去提議，代表就是袁蘊茹和一位魏女士；她們在遭學校當局拒絕以後，會私自去見這位新教員趙曉徵先生

他們會把整個的下午消費在談話里，他們談了許多的問題。這其間，多半是趙先生的談話，而且這些話在他自己以為是牢騷，但在她們聽來却是極合脾胃的。他的每句話都會激起她們那被壓抑已久的心緒，彷彿是由她們心中發出的申訴似地。他給她們一個教育的新解釋，並且暴露出當時一般教育的黑暗；他告訴她們現實總是掉在理想的後面的，一切能給學生在思想上一點滋養的課程，差不多都是要被教育者加以麻醉作用的。文學就是培養學生思想的一種主要課程，但是教育者在這一種課程上所給的除去性靈的欣賞，古訓的傳播，和一些文章的義法外，則很少有人生的啓示和健全思想的培養了。

她們在這次會談中深深的認識了這個有作為有思想的青年教師，她們知道社會上不都是像那些飯碗主義的教員，也還有一些是有骨有肉的教育者在，而她們所需要的正是這些，所以當她們把經過報告給同學時，大家都感到極度的憤慨，她們議決的是要堅持她們的主張，雖然甚至於要犧牲自己的學業；她們的口號是「寧願做個白癡，也不再接受那精神的麻醉劑！」

於是她們接着又來個全體的請願。但是結果呢，却是在暗中拒絕趙先生再來校代課；同時又開除了兩個代表的學籍；同學受了這個威嚇以後，大部人的情緒便冷靜下來了；雖然還有一些人是懷着憤慨的，但也不過徒是內心的憤懣罷了。她們都很明白那兩個代表的前鑑了。

袁蘊茹自從搬出學校以後，便暫在魏女士家里住下。她不願意把被開除的消息告訴給遠在異鄉的老母，因為她怕那十幾年來相依為命的慈母會因此而傷心。她每天和魏女士在

一起，或閑談，或讀書；一邊還計劃着暑假以後考學的事；所以她們並不失望，也不寂寞。

一天的傍晚，魏女士因為被幾個表姊妹約走了，家里只剩下袁蘊茹一個人，於是她便信步地走了出來。

大街上滿是些盛裝的男女，對於她彷彿是有些生疏，她低着頭漫無目的地徘徊着。忽然後面有人在喊着：

「密斯袁，那里去？」

當她回頭望時，那個人已經趕到她面前了。

「呵，趙先生……」

「聽說密斯袁現在已經離開學校了！我現在想起來實在覺得無限的歉意！這幾天來我正想找密斯袁談談呢！今天巧得很，我們可以一塊兒走走嗎？」

「可以，不過那事絕不是趙先生的罪過，趙先生又有什麼抱歉的呢！」

「是的，然而如果沒有我，這場風波是絕不會起來的！而密斯袁現在不是還好好地在地求學嗎？」

「可是我絕不羨慕那群綿羊似的學生生活！我現在倒很感激先生，因為先生給我一個偉大的啓示，使我發現過去的錯誤，而現在我模糊地覺悟到一個人，尤其其是青年，是應該有血氣的，絕不應該把自己造成一個馴服而柔順的人。」

這幾句話很感動了趙曦微，他仔細地審視一下這個身傍的少女，那一對圓大而犀利的眼睛正在閃着極深明的光。臉色是堅毅的，這使他感到一種意外的驚奇！

「密斯袁的見解很對，一個人是應該如此的。但是現在的社會是不容許有骨有肉的人發展的，它常常是設法壓制這些人們，學校對付你的手段不就是很好的例子嗎？但是這種

人往往都是不怕曲折與困難的，他們正好像是被壓在石塊下的小草，無論怎麼大的壓力，它們也是要彎曲地生長起來的。

太陽落下去了，宇宙間罩了一層微暗的薄紗，春風不時地送過一陣厚膩的花香，她深深地感到春意了。

趙曦徵因為有事而走了。她獨自一個緩步地在路上欣賞着那穩麗的春色。

歸來時天色已經深黑了。她輕輕地走進自己的臥室，魏女士早就在那裏等着她了。

「茹，那裏去了？」
「隨便散散步！芳我在大街上遇到了趙先生，稍和他談幾句話，所以就擱到這時才回來！」

「那好極啦！他說些什麼？」
「當然是對現實不滿意，並且極表示向我們抱歉！」

魏女士微笑地點點頭，彷彿是又想起一點什麼，她慢慢地站了起來，走到袁女士的面前，輕輕地拂着袁女士的頭髮

說：

「茹，你喜歡趙先生嗎？」
「芳，你爲什麼要問這個？」

「因爲我覺得你的個性和他很相似。」
「芳，還是不要提它吧！」

她雖然想極力把話題引到別的地方去，但是她的心情有些凌亂了。她似乎也會想到過這個問題，然只不過是像水花一瞬地便消逝了。現在芳忽然問起這件事，真是她不會預料到的，所以她現在有點窘色了。

「茹，你不要害羞，如果你覺得你是喜歡他的話，你就

應該大膽地去進行，難道你還在候着伯母給你選一個白面書生嗎？」

「芳，我不許你再說了。我現在一點兒也沒有想到這個問題。我覺得男女的往來也應該是自然的；絕不是勉強的。」

她們倆直談到更深才睡去。

以後的日子，要算是袁女士一段最堪回味的生活了。這其間，那樸神祕的愛苗便在春雨的滋潤中生長起來了，自然而壯實地長在這兩個青年的心田上。他曾給予她一些最珍貴的生活的指導，使她逐漸地從舊的思想裏拔了出來，而製成一個堅毅而敏感的女性。她呢，也會在他的工作上給以有力的鼓勵與安慰；他們顯然地成了一對不可分離的伴侶了。

然而人事的變化，却正如趙曦徵說過的一樣，彷彿故意折磨這比較前進的青年是的，而在他們定婚以後，他忽然染上一種可怕的疾病；這個有思想有做爲的青年終於是寂寞地死去了。

……
她想起這段甘苦遞變的往事，彷彿是一個縹緲的幻夢。她不敢相信自己曾有過這樣一段悲歡多變的生涯。然而她又彷彿聽到一個悲壯的咆哮：

「茹，你應該趕快地把我忘掉，連我們那段生活也要像一個夢似地把它遺忘了吧！因爲你還應該好好地來走那段更長的路呢！」

是的，這幾年來，她是勉強地把過去的一切忘掉了。並且她自己覺得應該把生活過的更有意義一點。

四

在一個天氣晴快的午後，太陽溫和地照着秋的原野。崎嶇的村路上走着一行齊整的隊伍，那是一群小學生的遠足旅行。

四近裏是一幅蕭索的秋景，田間的莊稼都收割乾淨了；只有幾個拾柴的婦人在俯僕着腰拾撿人家遺下的柴積。滿地的、秋草都新染上一層金黃的色澤，在微風裏抖擻着，顯着留戀那殘生的樣子。

「密斯袁覺得這裏的秋景怎樣？」
是一個五年級的級任王澤民打破了這行旅的沉默，微笑地對袁女士說。

「呵，……還不錯！」
她的心情並沒有注意到這眼前的景色，這幾年來她似乎對於這些風花雪月不感覺怎樣地興致了。現在偶然遇到這樣的問語，她覺得有些愕然，但終於是淡然地回答上面幾個字的問語，她感到無趣地轉移了對向，他便拍着身傍一個姓高的教員說：

「恩市，你看燕子又南歸了！」
「澤民，那不是你的一個最好的詩料嗎？」
「老王，我覺得你應該多去觀察，然後才會產生好的作品。」

學校主任張子華彷彿是湊趣地說。這時他們幾個便極熱鬧地談起來了。但是所談的差不多都是些虛無縹緲不着邊際的東西，談的好像是水晶宮裏的種種傳說，只是在幻覺中有着的一種美感。袁女士雖然也是愛好文學的，但是她却不願聽這些吟風弄月的理論，漸漸地她離開了教員的行列，而伴着

一些孩子們閑談地走着了。

「袁老師，我們要過河嗎？」
當他們走近河岸時，小明這樣地問道。

「哦，要過河的！」

小明聽到了這句話，急忙地跑開隊伍，一邊喊着說：

「奶，我們要過河的，您快把船擺過來！」

祖母剛把船停在對岸，忽然聽到小明的喚聲，自然地回頭一望，見到了他們，便迅速地順着鐵緯把船滑過來，輕飄飄地非常好看。

剛靠了岸，小明熟習地跳了上去，一邊握着鐵緯，一邊對祖母說：

「奶，我們今天去旅行，您看够多熱鬧呀！」

祖母微笑地向袁女士打個招呼，一邊說：

「袁先生，我看還是分兩回擺吧！」

「好吧！」

於是先擺過去一群學生和那幾個教員。

袁女士是在第二次擺過去的。當她在船上時，曾和小明的祖母絮絮地談着許多話，因為她們又有十幾天沒見面了；所以祖母彷彿是有許多話要說的樣子，當袁女士要上岸時，她親切地說：

「袁先生，回來的時候來在這裏吃晚飯吧！」

「好，謝謝您！」

她懷着一般歡欣的情緒把他們送遠了，漸漸地隱入樹林中。剩給她的是一片寂靜的空虛。

她感到一種莫名的惆悵。

……

歸來時，天色已近黃昏了。孩子們差不多都感到疲倦了，但是精神上却現着無限的歡快。

袁女士被祖母留下來吃晚飯；那飯雖不是佳肴美菜，却是祖母的精心做出來的。

「八奶奶，近來很累吧？」

袁女士吃完了飯，慢慢地開始了她們的談話。

「累倒不怎末累，不過這些日子時常整夜睡不着覺，總是想着許多事情，尤其是常想到死，……袁先生，我自己並不怕死，並且死了倒省得受罪了。可是又不放心小明。唉，這個孩子命太苦了！」

祖母一邊刷着碗筷，一邊感傷地說。

「奶，您爲什麼要想這些呢！奶，我不要您死！」

「唉，傻孩子！」

「八奶奶，我看您還是寬心一點好，像您這樣硬朗的人，一定還可以多活些年呢！並且您看小明够多麼聰社呵，將來您還有享福的日子呢！」

袁女士覺得這的確是個問題，她以前也曾思慮過，然而絕沒想到今天這個老人自己會說出來了，這個驟然而嚴重的問題，使她一時也想不起更好的話來安慰這個老人了，

一陣低沉的簫聲清晰地傳了過來。

「奶，您聽樊二伯又在吹簫了！」

她們都靜默地在傾聽着這哀怨低迴的簫聲，彷彿是老人的啼泣，罪人的怨訴，淒切而悲涼地散佈在遠近的村間。

秋風一陣陣拂在身上，使她們感到無限的涼意。

岸上的蟋蟀也響起了悲傷的共鳴。

五

小明有好幾天沒有到學校裏來了。袁女士怕是有什麼意外的事發生了；可是在這短晝的冬天，他是找不出閒空的時間到他家裏去看看的。她曾託和小明住得相近的學生探聽過，然而却也沒有真實的消息，她每天只是憂慮着，同時又替那可憐的祖孫祝福着；希望她們還是好好地。

但是不幸的消息終於來了。

那是一個狂風的下午，小明驚慌地跑進教室來，枯瘦的臉上罩着一層憂悵的顏色。他顫抖地說：

「袁老師，奶病了！……」

「呵！……」

「病了四五天了，一天只是昏睡；剛才彷彿明白了一點，她要我來請您去呢！……」

「好，我就去！」

她一邊說着，一邊隨着小明走出了教室。

「小明，你等一等，我去告訴張先生一聲。」

六

在一間破舊的屋子裏，空氣是清冷的，並沒有一個火爐。

祖母裹在灰舊的棉被中，躺在炕上輕輕地喘着氣，不時地還發出一陣狂嗽，吐出一堆濃痰來。她見到袁女士進來時，還想掙扎着坐起來，但又無力地躺下去了。勉強微笑着向袁女士說：

「袁先生，……您來了！外面這樣大的風，真是……」

接着又是一陣狂嗽。

袁女士不嫌骯髒地坐在這個老人的面前，一邊替她揩着

那嘴角上的濃痰。一邊仔細地審視着這個老人，枯瘦多縐的臉上顯得歡骨更高了；再也尋不出一絲血色。兩隻眼睛總是閉着，偶然睜開來，更顯得暗無光彩，而且很快地又闔上了。在她已失去一個月前的健壯容色，彷彿是霜後的秋草，即將零落了。

「小明，給你奶請過先生看了嗎？」

「樊二伯給請過了，但是也沒有……」

小明傷心地哭了。他彷彿覺得自己的孤苦無依的命運就會到來似的，但他並不敢大聲的呼號，只是在低聲的抽泣。

祖母却聽出來了。她淒然地睜開眼，望望小明，又望望袁女士，好像是要說什麼，但又咳嗽起來了。

袁女士努力地抑住自己的悲哀，一面替那老人捶着背，一面安慰小明說：

「小明，你不要哭，你奶奶就會好起來的。」

祖母的咳嗽停止了。她喘息着說：

「袁先生，我是不行了！……我並不怕死。小明，你別哭，你……你聽奶奶說，好孩子！……袁先生，唉！……我還是這樣說吧！……我是不行了！我自己倒不是怕死，我……我揪心的是小明這個孩子！……」

她吃力地喘息着。

「八奶奶，您不要這樣多慮，小明自然有人會管他的，並且您的病也會漸漸地好了的。」

「不，袁先生，我好的時候時常這樣子想：小明還是有福氣的，因為在去年認識了您。我死了以後，他並沒有一個可靠的親人，恐怕只有要您多照顧他一眼了！袁先生，……」

老人從眼角流出兩行清淚，不知是悲哀，還是快樂！

袁女士強笑地點着頭。兩顆明淨的眼睛也充滿了淚水。

「八奶奶，您放心吧，小明這樣聰明的孩子是不需要人的照顧的；在我，只是多了一個小弟弟，並不算是什麼累贅。您還是好好地養病吧，將來好了，看着我們在一起，不也是一件樂事嗎？」

祖母似乎是快慰地點點頭，喘息得更厲害了。

「袁先生；如會真有一天他爹回來，一定是要重謝您的。唉，……文均……」

她彷彿是在想念她那久無音訊的兒子，然而並沒有說出什麼來。

室外響起一陣脚步声，漸漸地走近了。進來的是一個三十多歲的男子，粗黑的臉上帶着一層誠樸的色澤。他微笑着向袁女士打個招呼：

「袁先生，您早來了！」

「呵！樊先生，……」

他把藥放在桌子上，一邊坐下說：

「八奶奶，今天王老先生說您的病減輕了一點。」

「樊二哥，你不必這樣說，我自己是明白的！」

七

袁女士走出小明的家時，樊二伯也隨了出來。

「袁先生，我想八奶奶的病是不易好了！」

「呵，先生不管好嗎？」

「他嗎，什麼也不說，真是想賺幾個藥錢。只是，我現在覺得什麼都是騙人，甚至於老天爺，也似是不公平的，他彷彿是太對窮人爲難了，難道像八奶奶那樣的好人也應該落

到這樣的結果嗎？我不明白，我簡直要不信神，神也似是偏向有錢的人的！」

她仔細地望望這個誠懇而忠厚的農人，然後輕輕地對他說：

「樊先生，世事就是這樣的不公平，……」

她還想繼續說下去，但另一種念頭又衝了上來，於是便停住了。

「我覺得只有人是可靠的，並且窮人才肯關心窮人，袁先生，您說是嗎？」

「是的，樊先生，這幾天來一定够累的了！」

「不，爲了朋友，我是應該這樣的！」

……

風依然不停地吹着；袁女士在逆風中前行，並沒有理會它，她在想着一件事，一件即將發生的事情。

八

天空中一片片棉絮似的灰雲，毫不移動地密佈着，彷彿是在醞釀着一場蔽天的大雪。

樊二伯和幾個鄰人抬着祖母的靈柩急步地向墓地走去。

小明和袁女士緊隨在他們的後面，沒有哭泣，沒有談話，默默地走着。

路上清冷得很，並沒有一個人來看這簡陋的殯禮。

到了墓地，小明眼望着祖母被放在那已掘好的坟坑裏，並且又讓那一銑銑的土給埋上了。他突然地覺到在這個世界裏難再見祖母的面影了，他感到死別的悲哀，他傷心地啣號了起來。

「奶呀……奶呀……」

他走近墓前想掘開那新成的坟墓，他要再看看祖母，但却被攔住了。他隱隱地聽到：

「小明，男孩子是不應該哭的！」

他睜開了眼睛，淚水盈盈的迎望望袁女士，想竭力抑止自己的悲哀，但是却難於自制了。

九

在離開墓地的時候，空中在落着輕飄飄的雪花。

樊二伯他們走在前面，大家只有默然地歎息。

小明和袁女士在後面慢慢地走着。小明不時地還回頭去尋望那新鑿在土中的祖母，他不明白祖母爲什麼會甘心孤獨地躺在這荒涼的原野中。他在低頭想着這個謎。

袁女士也在想着一件事；她在思索着將如何伴着這個無依的孩子去過以後的生涯。

小明突然地拉着她的衣角說：

「袁老師，我們上那兒去？」

「你說呢？」

「還是回家去吧！」

「小明，你爲什麼想不到一個新的地方去？」

「袁老師，到處不都是這樣嗎？」

……

她有些愕然了。她仔細地思索一下，覺得這個孩子的話是有意義的。本來變，到處不都是一樣地黑暗？於是她覺得不應該躲避這個眼前的環境，醉心別的地方；而應該好好地，在現實的環境裏來生活，來學習，來磨煉。

她緊握着小明的手。一邊說：

「小明，你的話是對的。我們應該還回家裏去，好，我們快點走吧！」

尋母記 (續)

白峯

(四) 走向生路

張老伯荷着行李，偻着身軀，一隻手拉着小雪，一隻手緊握着穿過行李的棒子，一起一伏的緩行在寂靜的古道上；小明有時在前，有時在後的跟着走。

春風柔和的吹來，大地上的景物更新了；然而這對於時時刻刻被死神戲弄着的人們，又有什麼感覺呢？只有孩子們是例外的，過去的不知道去回憶，將來的也不知道去設想，如果遇到的事引起興味，就高興的作起來，目的達不到時，就放聲哭一陣，可是一會也就忘掉了。小明和小雪就是這樣的；他們有時想到了媽媽，不免皺起眉頭，撮着小嘴，向張老伯討求；他們看到了青青的麥苗，盛開的桃花，便又忘記了一切，瘋狂般的跑着跳着了。

「看！這幾枝桃花多好看！」小明採了桃花跑回來喘着氣說。張老伯向他笑了笑。小明放兩枝在耳朵上，小雪也插一枝在她頭上。張老伯便稱讚他們是仙童仙女，他們更覺得美起來，小雪還唱令人聽不明白的歌兒。

「張老伯您也帶上一枝！」小明天真的說，接着選了一枝放在他手裏。

「您得帶上！」

「得帶上！」小雪響應。

「不帶上我們不往前走啦！」兩個孩子都假裝着鎖了眉頭。

「好，好，我帶上！」說着將一枝桃花也夾在耳朵上。兩個孩子看了看都鼓着掌笑了。

道路是坎坷的，他們緩緩的走着，走進無邊際的曠野裏，見不到行人，見不到獸類，連飛鳥也很稀少，好像置身在死的境界裏。春風耐煩的吹着，像是要用她帶來的溫暖，去甦醒那成千成萬的僵屍，也像是要用她帶來的雨露，去滋潤那成堆成丘的枯骨。

他們抱着很大的希望，邁着疲倦的步子，經過不少的荒野，穿過不少的村莊；小雪有時嚷着走不動，哭泣着，張老伯用各種方法安慰她，有時還給他們講故事，孩子聽得津津有味時，也就忘掉疲勞了。

這裏似乎經過了一幕人類相殘的悲劇，僅留下些可怕的痕跡。在麥田裏時時不斷的發現死人的屍體，有的着軍服，有的穿農衣，無論男女老幼，都是血肉模糊；有的四肢殘廢，而目睜睜；有的張大嘴，伸舌露齒，還有……他們實在沒有工夫去細看了！這些死者屍體，讓空氣去氧化他們吧！

張老伯和孩子們似乎已經見慣了，並不覺得死人可怕，有時還想着從死人的身上，得到些什麼東西。

他們經過的那串脚印延長了，村莊也一個一個的到了他們身後，沿途所見到的，也祇有血跡，屍體，以及破壞的兵器，農村倒塌的房屋，樹枝的橫道……他們是走向生路的，所以更需要活人們的安慰，可是連一個人影都見不到。張

老伯這時想：

「如果太陽落了，我們還見不到一個活人，那嗎我們伴着死人過夜嗎？吃什麼呢？喝什麼呢？吃人肉喝人血嗎？……」老人愁苦的想着。但又想到：「我們將變為餓殍嗎？如果這樣一天，兩天；三天……下去！」於是眉頭皺得更緊了。孩子們在這時候，想起家來，鬧嚷得沒止沒休，甚至要求返回B城去。

太陽從遠處山峯後，吐出一片片的紅光，染得西半天成了血色，和大地未乾的血跡相映，發出無數毒蛇似的金箭！刺串着前途茫茫的逃生者。這時風已經息了。

恐怖愁苦籠罩了老人的思想，他暗自計劃着夜間的歸宿。

他們拖着疲倦的腿，走進了一個村莊，那裏聞不到一些生的氣息；受盡戰禍摧殘的住宅，他們沒有勇氣走進去。他們探門觀望，像討飯的化子。最後他們停在一家，外表很整齊的門外。

張老伯充滿了希望，用力拍叫着大門，「叭叭叭……」的聲音，一串串的發出來，兩個孩子也靠着門扇，聽着裏面的動靜。門內似有行人的脚步声，張老伯拍得更用力些，問話更勤些，但是總設有人回答；有些失望了，停止了拍，呆呆的望着兩個孩子。忽然有聲音從房上傳來，他們都吃了一驚。

「喂！你們是逃難的嗎？從那裏來的？」張老伯仰起面孔，看到門樓上，有一位老人，探頭下望，蒼鬚襯托着他滿臉愁容。

「是的，老先生，我和兩個孩子從B城逃難出來的！」

「啊！還帶着兩個孩子嗎？」這時小明小雪身子靠着張老伯，驚懼的向門樓望着。

「是的，先生，天晚了，您可以留我們住一宿嗎？」

「可以，可以。等一會，我下去給你們開門！」老人說着，縮回頭去！

門開了，老人像是迎接貴賓似的，一面彎下腰去抱小雪，一面說着：

「這年頭真不成世界，誰有人有槍，就是誰的天下，我們這裏亂極了，白天常有土匪來誰也不敢開着門。」

「各處都是一樣。」張老伯回答。

老人抱着小雪，端着她的美麗，小雪有些怕意似的低下頭去。他們一起邁進了門檻，在門洞裏見到一位年老的女僕，身體雖健康，可是已經到了自己覺得自己該死的時候了。

老人，一邊走，一邊親切的詢問着：「小姑娘，你幾歲啦！」小雪沒有回答，小明仰着面孔驚奇的望着老人，想着替小雪回答，但老人似乎沒有注意他。

「我最喜歡孩子，我有三個兒子。五個孫子，四個孫女，誰知道這年頭，全家分散了，到現在都沒有半點消息，不知道都流落到那裏去了，」老人說着，眼淚簌簌的落下來。

「你們這裏還不是在天堂，B城變成一片焦土，人死的沒數，這兩個孩子，恐怕是僅存的吧！可是他們的母親，不知是逃走了，還是死了！反正遇到這年頭，就得想開點！」兩位老人的心弦共鳴了，雖是初遇都壓制自己的情感，眼淚依然是潛潛的落下來。

他們到了屋裏，老女僕殷勤的伺候着，獻茶，送飯，足足忙了一個多鐘頭才完了事。

夜間，兩個孩子臥在炕上，安祥的睡着了，兩位飽經世故的老人，在一盞微亮的煤油燈下，互相談着因戰爭遭遇的無處伸訴的冤枉，而且是越談話越長。下面是他們談得最起勁的幾段：

「什麼良心，什麼同情，什麼相親相愛，什麼真理……都是騙人的東西！……誰的人多，誰的力量強，誰就是英雄好漢，誰就是真理！……我們老百姓酷愛和平，祇知道耕耘，生產，收穫，以自己血汗換來的，送給人家，讓人家來壓迫我們，殺害我們！……戰爭，戰爭，可咒罵的戰爭！我的土地，我的家產，我的妻子，我的子孫，我的一切都不屬於我了！誰有槍，誰有人，就屬於誰！槍桿征服一切了！……」這時老人有些轉不過氣來，咳嗽了一陣，仰靠在椅背上，合閉了眼睛。張老伯心平氣和的勸說着，他似乎將他所遭遇的不幸忘却了，忘得乾乾淨淨，重新開始應付他的新生活。

「真理嗎？早已經不存在了！生氣嗎？氣住自己，自己受罪，誰來心痛！我永遠不知道生氣，這年頭氣也實在沒法生，能活一天，就活一天吧！不讓我活着時再說，反正我自己去找死。……咱們一輩子不辦虧心事，只知道作好事，死了到了天堂，或者比活着還享福？」張老伯永遠往好處想，不往壞處想，只要能活着，他就不去找死。世界上恐怕祇有這種人，能够延年益壽吧！老人似乎沒有聽到張老伯的言論，又振起精神，目光炯炯的說着：

「真，真成了什麼世界！我心血掙來的產業，不是我的

，我生養的子孫，不是我的，我喪失了一個好兒子！——一切都不是我的啦！連我的命都握在人家的手裏！」老人說到這裏咳嗽成了一團。

「老先生，還是不要生這份氣好，聽天由命吧！忍耐些好！像咱們這樣年歲，還不知那一回閉上眼睛，現在還有一口氣在，還是快快樂樂嘻嘻哈哈的瞎過吧！」張老伯依然是樂觀的勸說着，好像在自己家裏，坐在安樂椅上一樣！

「唉！我兒子就死在忍耐上了，我還等着子彈打在我腦袋上時再反醒嗎？我清淅的知道，當子彈打在我兒子的腦殼上時，他的一切都完了！死了！躺在地上，流了很多的血，什麼都不知道了！」老人似乎不能忍耐了，從椅子上跳起來，在屋內往來的踱着，帶着他那映在屋壁上超過他幾倍大的黑影。

「反正我不自己去找死，去尋氣，在子彈還沒有打破我的腦殼以前，我永遠是忍耐着，快樂的生活着。」張老伯依然是滿面笑容似的回答着，可是他坐在那裏已經感到不自在不愉快了！

夜是那般的靜，兩位老人像鑽在墳墓裏，談論着心坎上的話，鳴着不平。小明和小雪，依然是睡得那般甜蜜，像似睡在慈母的懷裏。

門外忽然傳來一陣拍門聲音，老人停止了脚步，聳耳靜聽。屋上也傳來脚步的聲音，老人立刻跳出屋門，站在院子裏高聲喊着：

「兒子們！你們還讓我活着嗎？」

「叭叭！」槍聲從屋頂上打下來。

「你們以為我怕子彈嗎？我一點不怕，你們不讓我活，我就跟你們拼命！」

「叭！叭！叭！」又是三槍，老人倒在地上了。張老伯早已吹熄了燈，躲在牆角的牀下。

匪人燃着火把，照亮了屋內的各處。

小明小雪兩個孩子從夢醒來，抱在一塊哭叫着張老伯，這樣將匪人引向他們去，用火把照了照說：

「將這個男孩帶走，一筆好錢！」

「那個女孩也帶走吧！」另一個匪人說。

「不要女孩，不值錢！」

這時一個匪人將小明抱住，小雪死抱着小明不放，匪人將她推到一邊去。兩個孩子哭不成聲。

「各處仔細找找，有錢沒有？」

「有錢也不放在外邊！」

「咱們到每個牆角找找看！」說着火把舉向牆角去，張老伯怕急了，但是並沒有被匪人發現。匪人又到別的地方尋找了半天，拿了很多東西，帶着小明走去了。小雪被匪人嚇得抱住頭，堆在牆角動也不敢動。

匪人去了，張老伯從牀下爬出來，抱住小雪。

天明亮了，張老伯同着年老的女僕，將老人埋葬了，帶着小雪，仍舊奔向生路去。這一個大家庭裏的人，死的死了，逃的逃了，祇剩下一位老年的女僕。

(五) 被判了死刑

小明的遮眼布解去了的時候，他知道他到了匪窩裏。兩間黑陰陰而潮濕的地洞，堆滿了被槍來的人，洞壁上有一盞豆子大小的煤油燈，照着洞內的各處。在中間躺着一位老人，枯乾的面孔，合閉着眼睛，初次看到以為他是死了；東北角坐着兩位中年婦女，在那裏絮絮不休的談着，但是聽不清

楚她們說的什麼；近洞口地方，有一個年約十八九歲的姑娘，蓬亂着頭髮，靠洞壁坐着，垂頭暗泣，像是受到侮辱而不敢伸訴似的。還有三個八九歲的孩子，也湊在一塊，玩一會，呆一會，坐一會，躺一會，他們似乎不知道他們處身在匪窩裏，依然是一番天真。

小明在匪窩裏，不知道過了幾天，他總覺得夜太長了，太陽總不出來。他和那三個孩子，慢慢的熟習了，彼此一塊玩，一塊鬧，減少了不少的苦惱，他們生活太呆板了，一個個都像被判決了死刑的囚犯。唯有遇到死了人，或送進一個漂亮的姑娘來，大家便議論一陣，過一會也就風平浪靜了，洞裏又為愁雲所籠罩。

有一天洞門忽然開了，射進幾道陽光，跟着有一個帶手槍的人，跳下洞來，洞裏每個人都怕得靜默無聲，幾個年青的姑娘，都用手遮住了眼睛。每個人的心裏都想着：「這次又不知道輪到誰倒霉！」帶槍的人站在洞口巡視了一會，立刻走到一位漂亮的姑娘面前，挑戲，玩弄，恐嚇，姑娘抬起頭，帶着一幅懼怕的面孔，仰視着匪人，匪人用手摸一下姑娘的香腮，嘻皮笑臉的說：

「寶貝，今天晚上我們……哈哈……，」說完無情的笑了，姑娘垂下頭，匪人走向小明，嚇得他抱着頭。

「孩子，站起來，到洞外玩去吧！」小明聽到話音並不厲害，而且還挾雜着笑聲。小明偷偷的一看，便慢慢站起來。

「出洞吧，孩子！」拉着小明走到洞口，舉起來，洞上的人接住了，洞內的人都驚訝的目送着，除了那一個被戲弄過的姑娘。

小明又見到陽光了，心中實在快樂。他被帶到座北房裏，坐在凳子上，他並不知道他是靜候着審判。

「孩子，你家裏有錢嗎？」一個穿着大褂的人很文雅的問。

「有，有，我媽放着，不知道她往那兒去了，我和張老伯尋找她，還沒有找着！」

「你知道你們家裏的錢在那裏放着嗎？」

「知道，現在不知道！」

「好，好，孩子，好孩子，今天讓你吃肉！」

小明聽高興極了，因為他一生就很少吃過幾回肉。這時他覺得匪人並不可怕，便大胆的和匪人談起來，說到他家裏的情形，小雪花裏的情形，張老伯，尋找母親等，匪人因此知道了搶錯了孩子，便立刻板起面孔來。

「先生，還讓我吃肉嗎？」

「他媽的，還想吃肉，吃你的肉，蹲下！」小明看了他那發怒的面孔，便蹲在一個牆角，靜聽着匪人的談話。

「他媽的，這回買賣不本，搶來一塊這樣的窮骨頭！一個面黃肌瘦頭髮零亂的匪人說着，還咬着牙狠狠的望了小明一眼，小明垂下頭。

「這個倒霉蛋！」另一個矮子睜着大眼睛。

「干脆，槍斃！」一個小腦袋，三角眼，高鼻樑的匪人說着，還用腳踢了小明一下。

小明聽到這裏，心中害怕起來，想着：槍斃是要流血的，流血多痛呀！媽媽用指甲掐我一下，還覺得痛呢！

太陽西下了，夜又來到，小友不但沒有吃到肉，連一口水都沒有喝到。有一個匪人走近他，用手巾遮住他的眼睛，

拉着他走出匪窩，同時還綁着一個老人在後面跟着走。小明不知經過了高高低低，彎彎曲曲的路程，聽了多少槍斃他們的話語，最後猛然讓他們站住，匪人在議論着：

「將這個老東西和這小畜生活埋了吧！」

「不成，不成，誰有工夫埋他們。」

「干脆，送給他們兩顆子彈得啦！」

「他們不值一粒子彈！」

「便宜他們吧！這樣少受點罪！」

小明被嚇得精神錯亂了，連哭叫都不知道；老人早已嚇得倒在地上了。接着槍響了兩下，小明便倒在地上。

匪人走去了。

小明躺在地面上，經過了一夜，次日早晨蘇醒過來，睜開眼睛，從遮布透進陽光來。奇怪的思想：

「我死了嗎？現在在那裏，到了陰間嗎？這就是死了嗎？」他想着想着，本能的用手去掉遮布，他又見到村莊，麥苗，也看到一個老人，直挺挺的躺在身傍。

「老人死了嗎？為什麼沒有血？」——對對！我們都死了，都變成了鬼，鬼是沒有血的！但是老鬼和小鬼可以一塊說話嗎？……」他想來想去，但是他不明白「人」和「鬼」究竟有什麼分別？他實去忍耐不住了，便說出話來：

「喂！老頭，你死了嗎？變成鬼了嗎？可以和我說話嗎？」

老人一點也不動。

「不理我嗎？不願意和我說話嗎？你死了我也死了，你是鬼我也是鬼啊！……」小明越想越糊塗，越莫明其妙。

他又靜默了很久很久，忽然坐起來，他奇怪的想着：

「死了還會坐嗎？還會說話嗎？……」
他用力站起來。

「奇怪，真奇怪！死了和活着一樣，沒有半點分別！看，那不是麥苗嗎？青青的，那不是村莊嗎？樹木嗎？坟墓嗎？……陰間和陽間一樣嗎？死了和活着一樣嗎？……」
他於是走了幾步，蹲在老人的頭部，他見到老人的嘴微微的一張一張的「怪！死了還呼吸氣？」他於是叫着：

「老頭你死了嗎？活看嗎？睡着了嗎？死了和活着一樣嗎？……」他雖誠懇的詢問，老人依然是不回答。小明無聊的將老人的眼布去掉，老人忽然睜開了眼，小明高興得發了狂。

「你還活着嗎？」
沒有回答。

「老頭，死了和活着一樣嗎？」

也沒有回答。

「老頭，陰間和陽間一樣嗎？」

還是沒有回答。

小明着急的詢問着，同時給老人解開縛着雙手的繩子，老人也自然的用雙手抱住腦袋。小明依然是不斷的詢問着，老人總不說一句話。小明實在不明白自己是死了，還是活着？也不知道往那裏走去可以尋到母親？便哭了起來，哭得很久很久，老人永遠是睜着眼睛望着他，不說一句話。這好像故意難為小明似的，小明果然怒起來，揮起小拳錘向老人打去，老人忽然坐起來，小明被嚇得退了幾步，呆若木雞似的望着老人，老人又繼續看了很久很久，才含着眼淚說：

「孩子，咱們大概沒有死？」

小明立刻跳過來抱住老人。

「老先生咱們沒有死嗎？不對，我還聽見槍聲，那嗎響！」

「你身上有傷嗎？」

「沒有！我們還活着嗎？」

「是的，他們沒有打死咱們，故意嚇死咱們，咱們快快的逃命吧！」老人說着便站起來，拉着小明，離開了死地。他們逃得遠了些，身上覺累了些，心中覺得平安了些，便慢慢的走着，慢慢的談着。

「孩子你是那裏人？」

「B城！」

「B城不是聽說炸平了嗎？」

「沒有。」

「你怎嗎到了匪窩裏？」

小明便慢慢的說明了他的經過情形，老人嘆惜着說：

「孩子，你尋找你媽嗎？」

「是的。」

「你知道你媽在那裏？」

「在南方！」

「在南方什麼地方？」

「張老伯說在南方，坐火車！」

那老人沉思了一會。

「你媽走了很久嗎？」

「開火以後，媽媽就不見了！」

老人笑了笑，撫摸着小明的頭髮說：

「好孩子，你回B城不好嗎？我一定將你送回去，不管多嗎遠。」

「不，不，不回去，我到南邊找媽去！張老伯說的，坐火車，沒有錯！」

老人又問了很多關於張老伯的事情，B城的詳情，他便

決定將他送到車站去，交給救濟難民的地方。

這樣他們便奔向車站去。白天討飯，夜間睡眠，有時找不到住處時，就住在村外小廟裏。這樣，他們一天一天的向前走，小明因此跟老人學來了很多應付環境的能力和生活的辦法。他的胆子更大了。

幾天以後，他們達到了目的地——H城的車站。

（未完）

劉堯舉故事的另一個來源

關 關

宋郭彖的「睽車志」裏有劉堯舉一段故事，是「拍案驚奇」卷二十二「喬兌換胡子宜淫」的入話的祖本。最近我又翻到「夷堅志」丁志卷十七裏，也有一條劉堯舉故事，與「睽車志」所載的字句間略有異同。今錄於後：

昭興十七年，京師劉觀爲秀州許市巡檢，其子堯舉賣舟趨郡，就流寓試。悅舟人女美，日夕肆微言以嚮之，女亦似有許意；翁媪覺焉，防察不少懈，及到郡猶憩舟中。翁每出則媪止；媪每出則翁止，生束手不能施。試之日，出「垂拱而天下治」賦，「秋風生桂枝」詩皆所素爲者；但賦韻不同，須加修潤，迨昏乃出。次日，試論復然，既無所點竄，運筆一揮，未午而歸舟；舟人固以爲如昨日也，翁媪皆入市，獨女在，生徑造其所，遂合焉。是夕，生之父母同夢人持榜來報：「秀才爲榜首。」榜一人曰：「非也！卽君所爲事不義，天勅殿一舉矣。」覺而相語，皆驚異。生還家，父母責訊之，諱不言；已而乃以雜犯見榜。後舟人來，其事始露。又三年從官淮西，果魁薦，然竟不第以死。

記一個人

陸人

想敘述一個人，說他的一點不值得引起驚訝的事蹟。沒有巧妙的穿插，也沒有奇怪的遭遇，因為他就是那麼一個平常的活着的人。這故事也許頗令人失望，可是世界上平凡的事太多，一些美麗的東西並不愛生長在我們所生活的土地上。這也難怪筆拙的嘴：不會渲染一篇驚人的談吐，那麼，就讓這樣說下去吧。

他生在遼東的羣山中一塊富庶的平原上，豐饒的蘊藏，遂使人們傍着山脈，聚起有幾百樹的小村莊。村莊雖小，却老早老早就有他的曾祖父在這裏。他的祖父生在這裏，他的父親生在這裏，而且他到也死在這裏。他雖然還很健康的活着，並沒有想到死。可是這已經是一條默認的公例，他絕對不會喪身於他鄉。因為他的腳跡，永遠沒有踏出山外，他的思想，從來沒有飛過一條峻嶺，羣山限制住他的眼光，他的靈魂，而他本來也是安於這狹小的天地，數十年於茲了。

他的容貌，殊無可述，他已經是年垂五十的人，有些老態。弓起背，慣常的來一陣激烈的咳嗽，雙肩在抑制下起伏。這過度的疲勞和歲月的積累，無可奈何的給他帶來一些暮年的標誌，缺陷，和壓迫，可是倔強的意志，仍使他矯健如往日一樣的生活和工作下去。他不服老，實在也不會想到老為何物。那十支粗大的手指，那寬闊的膀臂，那走起路來震得土地微顫的雙足，由這零碎的指示，使人能够想像出他壯

年挺健的英姿。他不老，他仍繼續揮發出他的精力。在嚴冬的霜夜，他能够不誤時刻的爬起來給牲畜增添食料，在漆黑的晚上，他能够駕駛一輛載重大車，從田野載來收穫，担兩桶水，脚下踏着輕巧的步履牽一匹頑強的馬，可以安閒的套在一付犁具上，他不怕風，也不怕雨，有着牲畜般的結實，更有牲畜般的辛苦。他是靠天地吃飯的農人。

如果以為他之所以在暮年裏奔波波，全為的一宗衣食；然而在那種平安的歲月中，他已經可以有溫飽可享。如果說他是將血汗洒向空地，則也未必。原來他在斤斤於賺錢一個理想，一個頗不小的計算。在偶一凝神或淡漠吧着煙筒時候，野心便無盡止的從他的心上向外蔓延，緊緊抓住圈在羣山中的這塊肥沃的原野。他計劃着如何使一片莊田，屬於他的腕下。就是這個希望，使他吞聲掙扎下去，點綴着他風燭殘年裏的燦爛。

故事就這樣開端，而且這樣展開，如一個笨拙的甲蟲，蹣跚而行，於陰暗處留下平平常常的印跡。

這狹小的天地，裝飾着偏僻的景物，偏僻的景物，又荒涼了生活在這裏的生物的靈魂，遂使一切歸於平凡，歸於不變。而這位故事裏的主人公，慣會於這種境界，取得不可藐視的地位。在家庭方面說，他是位中興帝業的雄主，從全村上說，他是個左右金融的巨子。雖然他的家業祇是一頃莊田，一匹壯馬，和存在箱底的幾百元存款。然而鄉民則有着點

甚麼奇癖，喜於作荒唐的猜度，把他的家業，估計得遠遠的離開這個數目。人們談話的材料，常常以估量他的財產，作有興趣的討論，更有好事者放流言，說他的屋前屋後，埋着多少缸金銀元寶。這於他頗有空虛和驕傲之感的。「我不如你們哪，我那裏有錢，」他愛用一句謙遜的話回答人們，而人們的疑心同羨慕，更增加了。他的地位，於是自然的從衆人的心上升高，人們都呼他作「先生」。這聲稱落在他的頭上，使他更便利的發展他的一切了。但其實也不無小小弊病，如果村中出了甚麼事，總要推他出去解決，他不願爲此多費精神的，至少於已有利的事才肯伸伸手。

他不大願意與鄉人們有所來往，因爲無可求助於他們。然而他的門庭，却也不因此冷落，有的是向他借錢的人，白髮稀疏的老太太，或者她的兒子病亡而孫兒尚幼，無處掙得幾塊錢，於是向他伸出乞憐的手；也有終年落魄的壯年人，因爲妻兒子女過多，難着東西添滿他的肚子，不得不跑到這裏尋覓眼前的接濟。他雖然有這不凡的才智，毫不爲這羣哀求的人們所苦，他總能分出輕重利害，打開錢包，十元二十元的借給他們，加上頗重的利息，苛求他們定期償還。這點時風很能攝服住圍在他四周的人們，他之所以能左右全村金融者在此。

說他是中興商業的雄主，並不含有褒揚的意思，却也無諷刺之旨，偶然取他譬喻，祇在便於說明他的家業，是由他手裏漸漸的日見飛漲膨脹。從一畝一畝傳下來的土地，到他手裏，祇不過剛剛三十畝田，此後才日日增積，每年都有幾次，在他家的一面吃飯用的方桌上，請人代筆，爲他寫下「買某某田地幾畝，恐口無憑，立此字據爲証」，於是，

他就多有了幾畝田。說起這樁事，也是頗費周折的，他的計劃，遠在實現之前開始：看中那一方地，須熟習它的肥瘠，水源、性質，更須探得地主的癖氣，以及經濟情形，在工作之餘或不眠的夜裏，他得一遍又一遍的思索，最後他還得積錢，朝朝夕夕的奔忙在田裏，家裏。他的勤苦，會使全村人吃驚，積錢之法，也頗令人望不可及。如果有人注意，可以望見在晨曦未來之前，是他家的烟囪，先吐出炊飯的白烟，在田野裏照例的也可發現，他第一個匍匐着開始耕耘。他能够把生活程度減到最低，夜裏不燃一盞燈，年節買不上二斤肉，穿他祖傳下來的一套衣服，嚼着風乾的硬饅饅。不忍心拋幾個錢雇一個長工，而趨使他的妻子，兒子，兒媳，忙着像他一樣的。微末的生產，在他心裏是同樣的珍貴，雞生的卵，園子結下的黃瓜，東瓜，不許任何人吃，不許任何人動，他保藏而且監視着，預備售給由遠路而來的買販，換得了丁嚙嚙的銀元或者一捲花紅的鈔票。

他的這點不凡，足能使這故事演得比較有生氣，可是必須再詳知他的癖好，否則，這甲蟲不會爬得那麼起勁，他的不凡，也將要因此減色。

他緊抱着個神密的癖好，一個連自己也解釋不出的癖好：他愛錢。這愛在他是非常的澈底，甚至一個銅板，也不輕易出手，即使願意買一方田，常把錢交到人家的手裏的時候，也還是感到疚心的眷戀。他的生命是從錢裏長起的呵。他希望有很多很多的錢，在眼前閃耀着，使他眩暈，使他狂笑，可是，錢對於他並不在用，祇要讓他好好的看守着，也就知足的吧。他慣常的將錢從密藏所在，一包一包的解開，仔細的數，叮叮嚙嚙的敲出滲入他心窩的銀聲，或者拿起一張

紙幣，向着陽光作有意義的透視。他還喜於將一個珠算盤，置在手下，撥算着甚麼秘密，這頗使其他的人看了戰慄，因為一個暗算，不定又落在誰的身上。

大概除此之外，他乃是一無所長了。如果說他還精於種植，能由銀元相碰聲，可以辨出銀元的真偽，但這祇是枝枝節節，殊不值一述。如果說他還有點機智，其實他的手段，也僅能蒙過比他更平庸的人，使這容易征服的人們信服而已。然而，他終究有天賦的特質，有他的境界，有比他更愚笨的人羣，容他雕琢理想，容他把野心托於圍在羣山中的這塊肥沃的原野。

這狹小的天地，他們息息相安，也是若干年於茲了。

故事如果永遠發展下去，也許不會再有甚麼曲折，誰都可以斷言他終有一天會實現他的野心，讓後代子子孫孫守着這龐大的家業，繁榮下去，比他更勤苦的操作，比他更有精力……可是，故事偏偏有一個意外的結束，給這位暮年老人帶來不幸，帶來打擊。如果他生在他父親的時代，生在他祖父的時代，也許這故事便成為美麗的，可是，以後的幸運，不是屬於他的，命運在他面前預伏下惡意的捉弄，將使他驚愕。

如果說這不幸來得遠，那就遠在天邊，遙遙的另一個國度。那裏有繁華的市聲，有載人如飛的怪車，有撒謊的商場，有機器軋軋的工廠。那複雜聲音的交流，化作一股怒潮，向荒野捲去，也終有一天，捲到這閉落在羣山中被人遺忘的小山莊。從山外通到這座村莊的幾條黃塵路，都市偷偷伸進貪婪的罪惡之手，抓住每一個人，而他也難幸免。

如果說不幸來得近一點，那就是說村中的人，開始學來

了都市的狡狴和繁華，他上面更隱隱罩上一隻吸收他血汗的魔手。這蛻變的新局面，他已不能適應，他該歸入庸人中。他不能很容易的再有所積蓄，他不能再廉價買一畝田，不能定期取回利息，債款。有些人的手段，要比他來得高超，巧妙。他有點可憐，他仍然獨行在自己狹小的天地中，如一隻奔勞的燕子，殷勤勤的用一滴一滴泥構築他理想的巢。他的腦袋裏除去錢，算盤，田地，其餘一切，於他還是毫無所感，毫無所知。

酣睡在險惡風濤中的這位暮年人，惹龍的原野，圍在羣山中的這塊狹小的天地，在他夢中幻化着美麗的穿插，他囑強的貪婪着，聽不見隱隱四起的殺聲。

「看着吧，吝嗇之人，必出孽子，好戲還在後面呢。」這幾句話，像一陣無根的微風，流盪在每人的心裏口中，村人在噁噁陸陸給他作着預言。……

如果說這不幸來得更近，那隻這鐵掌已經擊到了。然而打的不是他，手掌一偏，落在他兒子的身上。

他唯一的獨生子，三十來歲的壯年人，受着觀視他財產的人們的誘惑，染上深深的白面嗜好。這位壯年人，偷閒躲身於陰暗的小室，將一枝紙煙端頭，放上白色的東西，悠悠然仰面深吸，快樂同麻醉，使着壯年人狂放的揮霍着資財，於是，這般有眷陰謀的人們，遂於賬簿上記下老人的名字，下面寫着累累的欠款。被這老人圍得風雨不透的財產，孜孜經營的一點積蓄，漸漸的連根搖動了。

接着第二次鐵掌，又打來了，正打在老人的致命處，還不容他注視打來的究竟是甚麼，而他也昏倒地了。

年節的時候，奔門而來的賬戶，使他明白了一切，他的

獨生子，給他拖下三千元的欠款。這巨大的數目，如一塊燒紅的鐵燙着他的心。不由得他不哀呼，不由得他不咆哮。

「你這畜生，你讓我死吧，你害得我好苦！」他揮動拳頭；沒頭沒腦的打他的兒子。咳嗽着。

「你們這羣人，沒良心，你們全害我，全害我！」他向賬戶們罵。喘息着。

然而，這筆款他終得償清，在這羣人們跟前，他是最愚蠢。他怕見官，起訴訟，他被「法律解決」這個新名詞所懾服。他無可奈何的用力捏他的手，咳嗽得更為激烈，老淚開始橫流在面上。一瞬間，憶記他歷年辛苦的經營，受了多少顛顛波波，風風雨雨，在手裏緊握着的一切，像飛塵一樣的崩散，於是辛酸咬得他心痛，強壯如他的體格，乃頹然倒地。

他病了。偶然發着哀呼：「我的錢，錢呵！……你們害苦了我，沒王法的人們，不孝的畜生。」用頭撞着牆，欲洩盡他的鬱憤。

以後呢，他也許要死的，因為他的生命生根在金錢上。即使他不死，代替他優越地位的，也將是另一種人。他已經把故事表演得盡美盡善了。

一九四一春。輔大第一宿舍

戶 書

沈寶基

張眼是光
閉眼是光

白影與白影
舞於不息的靜波
心底雪暖溶溶

頭上有雲泉下注
足證我生尚有閒

白日不做夜夢

水晶杯中

蓄太陽之奇蹟

素色的小瓶

藏世界的皎潔

此處無舊街之塵土

亦無剝落的牆陰

正戶晝春閒

遠鳥啼出我新綠

我從我深處歸來

我：又有了我

塞北春

張弓

夜里被語聲吵醒。君實直曬下雪了。大家大驚小怪的跑出去看。雪正悠悠的落着。院里白白的閃着光。回來，躺下睡不着，聊起各人的家鄉。由冬天下雪，到春日的景色，津津有味。早晨醒來，好像做過一個家鄉的夢。却記不得是什麼時候又睡着的。

誰說現在已經是春呢。——時序早被忘掉了。冬日的寒風還有偌大的尾巴殘留着。隔三五天就有一場雪。便不想到這已該是一個新的季節。君實說江南該是春三月，綠草茵茵了。無怪他驚訝于塞北春是雪來點綴。連我們這叫沙漠風壓迫慣了的，也覺得時序是要給人們造個奇蹟呢！

其實，冬日斗室中反有些寒勁氣。而日來陽光溫暖些，砂却有寒風作着伴，倒令人感到幾許委靡，焦燥。冷也不妨，溫暖些更好，何必颯着讓人睜不開眼的風。看那土黃的天空，聽那打哨的風，誰還能想到這裏有春？我怕春早給摧殘了。說起來，這也是塞北人的劫數。冬夏是南北極，春抓不到一絲影子，就已經走遠了。惟有秋天却長久，叫你凋葉枯草看個够。詩人騷客的心情不易猜，普通說起來，人們將感到多麼涼，淡，慘呢！

有人說黑紅乃生命中不可缺的色彩，我以為綠更有加上去的必要。這正為人必須水是一樣。你生命中惟一的灌溉歸之于綠——春之綠了。而塞北春給你什麼了呢？沙漠性的地帶，人們都畸形發展了。這春只使他們變得黯淡下來。什麼

是生活呢？人們心中該覺到無限空虛，失掉生命的色彩。——有着『心靈的需要』呵！

心靈的需要，這五個字似乎說得攏統着。因為抽象名詞的意思自然也是抽象的。這却要會意。你想你要活着，但是你怎樣活着呢？你吃飯，你睡覺。你是在活着了嗎？不。你該知道有什麼時候你雖然吃了飯，睡過覺，你却活得那麼無力，憂鬱，空虛。你只做着形式上的肉體生活啊！因為你缺少着精神上的動力。你缺少着『綠』的灌溉。在精神上你失去支援者。于是，你感到內心的空虛了。——一個心靈的需要呵。

你該無可奈何的想起過往了。倘若你不把鬱結同怨恨只歸給現實，還怕在將來只能撲着空！這話說的決不苟且。事實上你無法掘強的塗抹了記憶。你有時要依賴記憶的。倘在你記憶中握空了，在精神上你該缺少一個支援者。這有如欠債；記憶一天一天的堆起來充實了你的精神，而你也必須償清的，于是你把記憶再一片片剝開渡過你空虛的日子。

我懷念呵。懷念于那夏日的大江，綠洲，帆影，以及青紗幃，藍天。它使我有愛好自然，愛好美，多感的性格。而秋日的麥浪，霜林，和那冬晨的濃霧，傍晚飄飛的雪花，終日颯着的北風也使我不能忘懷呵。這造成我特有的忍耐，憂鬱，而以幻想為慰安的性格。然而，却是那春日把寒意流去的大江中閃光冰塊，它不僅帶給封固的江水以生命，而且告

知人們又是一個春到了，鼓舞起每個心弦，乃有生命的花開起了。

然而我却有着更大的鬱結。我怨恨我的記憶的每頁都不清楚。沒有一頁曾煊色而成，都不幸的只描了個輪廓而已。我有什麼法子呢？這只使我心靈上的需要加大。更有一層懷戀來苦腦着我。

于是，我好想了。我常閉了眼靜靜的想。隨着那帶哨音的風，我把思想伸展得那麼遠。我要把每個記憶朦朧的地方重描一下，煊了色。我要幻出它來，我乃又置身過往，在這沙漠質的塞北春中，姑且以『海市蜃樓』邊的水草做一次暫時的安息地。

我更願意聽到別人給我述說。來填補記憶的不清楚。我有時是閉了眼靜靜的聽。要在那述說的片刻間，重游于記憶，而對過往作一次瞻禮。有時又是睜大了眼睛，努力注視于那述說的嘴同那支閃動的眼睛。我要探視同樣的過往讓他閃着什麼樣光，怎樣佔有着他的心靈。于是，我驚訝了，驚訝于不知覺每個細小的事物，都有一種隱力在支配着失去灌溉的心，在枯燥的行程上，仍奔着想望的水草。

如今且不必說些傷春，嘆春，感春的話。春的氣味究竟在那兒？生命的描跡已經漲滿，而這綠意却仍然不曾染着。嚴密的溼鬱還不够，于是再給你些風雪。是春嗎？友人詩句有：殘斷心弦將無聲葬了。這該是沙漠氣質的造罪。置身過往吧，憧憬吧。駱駝跋涉于沙漠，是靠反芻同憧憬。則我們又如何能置身記憶之外呢？

生命的花憔悴了，則生活只是一筆無味的流水賬。孩子是天然的春意的詩，打開過往的詩集，在一行一字間尋個綠蔭，找線希望的光芒吧。

應鶯，金紗雀只在詩句中引頸。我們有沙漠質的風，雪點綴塞北春，讓生命里多個奇蹟吧。

塔

聞青

謝風媒之關懷語

隨無知塔起伏天地

歲月鈴又賦歸去了

鏗鏗鏘鏘

期杏林早日花開美

老人揮手道別離

誰說鄉間人都是忠實的

疑車上坐的姑娘有不貞

心重步輕

望晚空開無數的窗子

月還未昇呢

我路猶長且低語

有即是無無即是有

環聲門閉了

寶貨郎兒野道獨彳亍

(三月十六日)

聖灰日

唐貴珍

當聖堂中的歌聲重起，燭光再燃的時候，靈悠然的跪下，她的心充滿了寧靜，常對祭台上的主說：「耶穌：和你在一起真好！」紫色的祭衣和檯布，觸動了靈的心情，她的眼濕潤了。呀！這紫色——懺悔與賠補的表徵。

「主呵！我能為你做些什麼呢？」靈悄悄地想。

傍晚，靈回到自己屋中時，天空正洒着絲雨，她長呼了一口氣，心想「真輕快，大自然，畢竟是可愛的！」

「靈怎麼才回來？我和森等你半天」碧帶責愛嬌的樣子撥弄髮前的雨珠，半埋怨地說。

「真的，我們正準備要走呢！」森也加強了語氣。

「真歡迎妳們來，但什麼事又值得這樣急躁？女孩子總不好粗聲……」

「淺真奇怪，為什麼把特權都讓給男孩子？為什麼女孩子就不好粗聲粗氣？」森看着就要跳起來了。

淺溫和的笑了：「我不和妳吵嘴，是不是等我等煩了！讓我給你們講一個美好的故事吧！」她說完，轉身坐在森的身畔，目光觸見一張聖母的畫像，在聖母的憂戚的眸子旁，含着一滴淚珠，這一顆晶瑩的珠子，閃過了靈的心底，她猛然記起今天是聖灰日——嚴齋月的首日，神父早晨曾用灰在她的額前畫了十字，這灰提醒她「人不過出於土，將來仍要歸多於土。」

「怎麼又不說話了？靈，是不是又講彼得被倒釘十字架

的事？你說過十遍了，我不想聽。」靈看碧淘氣的樣子，忍不住要笑，但一面却很正經的說，「碧耐性些！今天改題目，好不好？」

「別管碧，我喜歡聽妳講話！」森很誠懇的求靈。

讓我告訴妳們，今天我們公教徒四十齋日的首是日，一千九百年前，天主耶穌取了小孩子的形像，到人間來，他是為救助我們，因為我們都犯了罪，他將自己交與這世界，他不會說諂媚人的話，他痛責假冒為善的人，他向着人們的罪哀哭，人們覺得他的話太鋒利，刺痛了自己的心，但是他們却任憑自己的硬心，終於拒絕了耶穌，我們的主，是一隻堅忍的羔羊，雖然他被人領到十字架下，他仍然默默無聲，口裏不吐兇惡的話，他被釘在十字架上，流出了最後的一滴寶血，這血就洗淨了一切信他名的人」靈可能再往下說了，她自覺今天有點異樣。是的，她太激動了。

「後來又怎樣呢？」森感動的說

後來主被釘死在加爾瓦略山巔，聖母和幾個其他的善良的人；埋葬了耶穌，但是第三天他從死中復活，他摔碎了死亡的鎖鏈，為我們開了天國的門，他得勝了世界，在他蒙難以前，曾有四十日在曠野禁食守齋，預備迎接自己的十字架，所以我們也有嚴齋月，特別為記念主的苦憂，同時情願為他的緣故克制自己一點。」

「我很高興知道這些事，你們守齋很嚴，我總覺得你們

有時容易太克苦自己，這樣，你們好似過於倚靠自己的功勞，這些行爲，在主看來也許是無謂的。」森好意的勸說。

「容易太克苦自己？森，你真的常這樣想啊？」聖又笑了她覺得人們總帶特殊的眼光來觀察公教徒。

「是呵！而且你少吃一塊糖，少看一次電影，這與神有什麼好處？」

「森！我們常以自己的禮物來表示我們對友人的愛心，我們說，所可珍惜的不是人的禮物，乃是人的好心，我們給神的禮物，也就是自我的犧牲，真的，天主，不會因我們少吃了一塊糖，或者少說無關緊要的一句話，而得到什麼快樂，但是這是我們做兒女的心，我得願意給主獻上一些我們所心愛的東西，所以聖教會定規成年人在嚴齋月內的星期五都當守大齋，除這以外……」

「這條規則，我就守不來！不吃飯去讀書，你們真是『超人』呀！」碧終於忍住的大聲說起來，並且在屋中走了一遭。

「聽我說完，再講你的理，這些規條，有時按情形可以更動的，假如一個人的病得快死時，妳還能讓她守齋嗎？總之這個時期，讓我們多想基督的苦難，我們陪着耶穌，從各他山，往加爾瓦略去，這一段路程，他已勇敢堅忍地踏過，我們也要隨着他的足跡，一步，一步的踏過去，在你們看，這是一件難事，一場愚論，森！克制自己並不容易，但是，因此却讓我們認識更多的事，體會更多的愛，這愛是在人間尋不到的。」

森和碧都默然了，她們得都覺得在生命中，需求一種能力，但這力量是什麼？向那裏去尋找？現在森和碧都恍然明

白，她們所渴求的力量，便是聖口中所說的「愛」，森是一個好孩子，不過有時候喜歡說言過其實的話，因之，有許多人評論森的壞處，聖偶然聽到這些輿論時，自然很難受，她愛森，也就關心森真正的幸福，聖懷着一顆溫暖的心，她不會露聲色地想將森引領到一條正確的路上去，因為聖知道森雖然有缺陷，但她的心靈仍然很坦白，只是有時森容易讓聖榮眩迷了她一雙懂事的眼睛，所以聖想，若是忍耐等待，並且用愛心來栽培，她所看護的種子，必有開花的時候。

森終於打破了靜寂。

「聖！你說得我有點明白，可是，我不配跟你學，」長長的睫毛下，閃動着兩個含淚眸子。

「爲什麼不配？我或者比你更壞，主不強迫我們做我們能力以外的事，」聖也動情的說。

「我和森早就想信教領洗了，可是我們不敢說，因爲我們太壞，別人該想你們還配做公教徒？你們的行爲都是那麼神秘，讓我不解。但是今天——聖，我才知道這教理是很清楚明白呢！你們不喜歡把凡事都放在嘴邊，所以人們覺得你們怪僻。」

「謝謝你，小碧，說得這樣痛快，爲什麼不早告訴我？你說得是，我們的教理淺顯得連村夫也能明瞭，但同時却深奧得即使天使也難測透！」聖真覺得高興。

「你知道，我以前不好意思說，現在我也願意在這四十齋日內做一點善功，爲我日後領洗的預備，好嗎？」

「森妳這樣，真讓我自豪，這種動機，不消說是好，但願我們的主祝福你，每日少做一件事，無論大小，奉獻給天上的主，這些奉獻，必須我們付代價，然而這些代價若比起

主待我們的恩情就算不得什麼了，我相信在你領洗的那天，主要因你爲他所行的一切，差遣天使賜給意料外的平安和祝福！」

「我一定聽你的話，你是我的好朋友，我深覺得安慰並鼓舞！」森面部的表情很果決。

「我也要森學！」碧也含羞的說了。

「好！讓我們三個人都奮勉的走這一段人生的旅程吧！」溼說完看了森和碧一眼，三個人的心都是滿滿的，什麼話也不能說，但一個會心的微笑，掠過了三個孩子的面頰。

當晚，溼打開了自己的日記，寫了下面的幾行：

——在主裏的工作，永遠不會落空的，我要用心守齋期，雖然，我是主內最弱小的孩子，然而因着好耶穌的幫助，我要勉勵奉獻我的心意，什麼時候跌倒，再爬起來，我總要不回頭的向前邁進我短緩的步伐，溼寶愛自己的信仰，因此也就珍惜她的生命，與我願意做主的小花匠，修理自己的庭園，供我的主來觀賞，我要安靜並忍耐地候着那榮耀自來臨，那時主要擦乾我的眼淚，撫摩我因聽力而粗糙了的雙手，那時不再有死亡，憂傷。並淚滴，因爲以前的事都過去了！……」

開頭我們應該向讀者聲明的，是預定的「創作特輯」，這次不能出了！理由是：因爲我們改組的關係，雖只是組織上稍有變改，但事情也就難免有所延擱，「創作特輯」也只有等到下輯再出了。本來，假如我們隨便一點，那末本輯的創作稿件既收到的非常之多，出一個「特輯」，似乎不成問題，但我們不願過分的疏忽，我們寧願延遲一期，再來完成這件工作。本輯雖未標明爲「創作特輯」，但創作裏却也有幾篇很出色的作品，在水平線上的東西，值得我們注意！至於是那幾篇？則請讀者自己去辨識吧。創作本來是一件難事，寫一篇好的創作，尤其是一件難事，所以我們打算出「特輯」的意思，也就是想藉此鼓舞創作界的青年朋友們，大家彼此相勉，以期能多產生出幾篇像樣的小說來。

編輯後記

論文欄承李朱郭三教授慨賜那輝煌的文字，感甚。新詩欄楊善荃先生的詩篇，有志學詩的可多讀幾遍。

本期散文欄有一篇珍貴的文字，那即是文壇上著名的女作家凌叔華女士的椰子集序。爲這小刊物增光不少；能讀到這絕妙的好文字，實是本刊讀者之幸，我們實在感激得很！又蒙李道靜石雨等先生賜稿，一併在此致謝。

有一篇李藍先生譯的戲劇「聖阿格尼的祭夕」，譯筆頗佳，原打算本輯刊出，惟因本刊篇幅關係，不得不移作下輯用。望譯者讀者原諒爲幸。

再，以後凡譯品最好請附寄原文，最低限度也要告訴我們所根據的本子，否則恕難接受了。

最後還應該鄭重聲明的，以後各欄賜稿最好在五千字左右，以便一次登完，最長也不要過一萬字，可分二次登完，因爲既係季刊，時間相隔太長，續的次數太多，實不相宜，讀到後部，前面早忘了。

文苑叢書第二種現已出版，但因爲印刷上對形式精美的講求，所以出版期太晚了，請欲購諸君原諒。

附告：

以後蒙讀者諸君訂閱時，訂費如不得已而以郵票代現款時，請用每張在一角以下者，大於一角者恕不接收，因爲大票現不能兌換小票，幾乎不容易用出去的緣故。

本刊文字

不許轉載

輔仁文苑

純文藝集刊

第七輯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四月出版

編出 印 經
輯版 刷 售

西城定阜大街輔仁

輔仁文苑編輯委員會

大學第四宿舍

琉璃廠東北園

聽鴻閣印書局

電南二四二五

輔仁大學
中大學號房

角	本
五	輯
分	三

輔仁文苑

第七輯

